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一卷

女神
星空
瓶
前茅
恢复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郭 沫 若 全 集

文学编 第一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阳 门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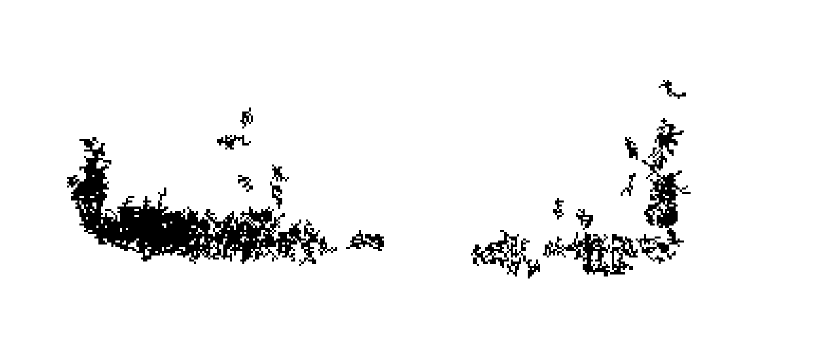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frac{5}{16}$　插页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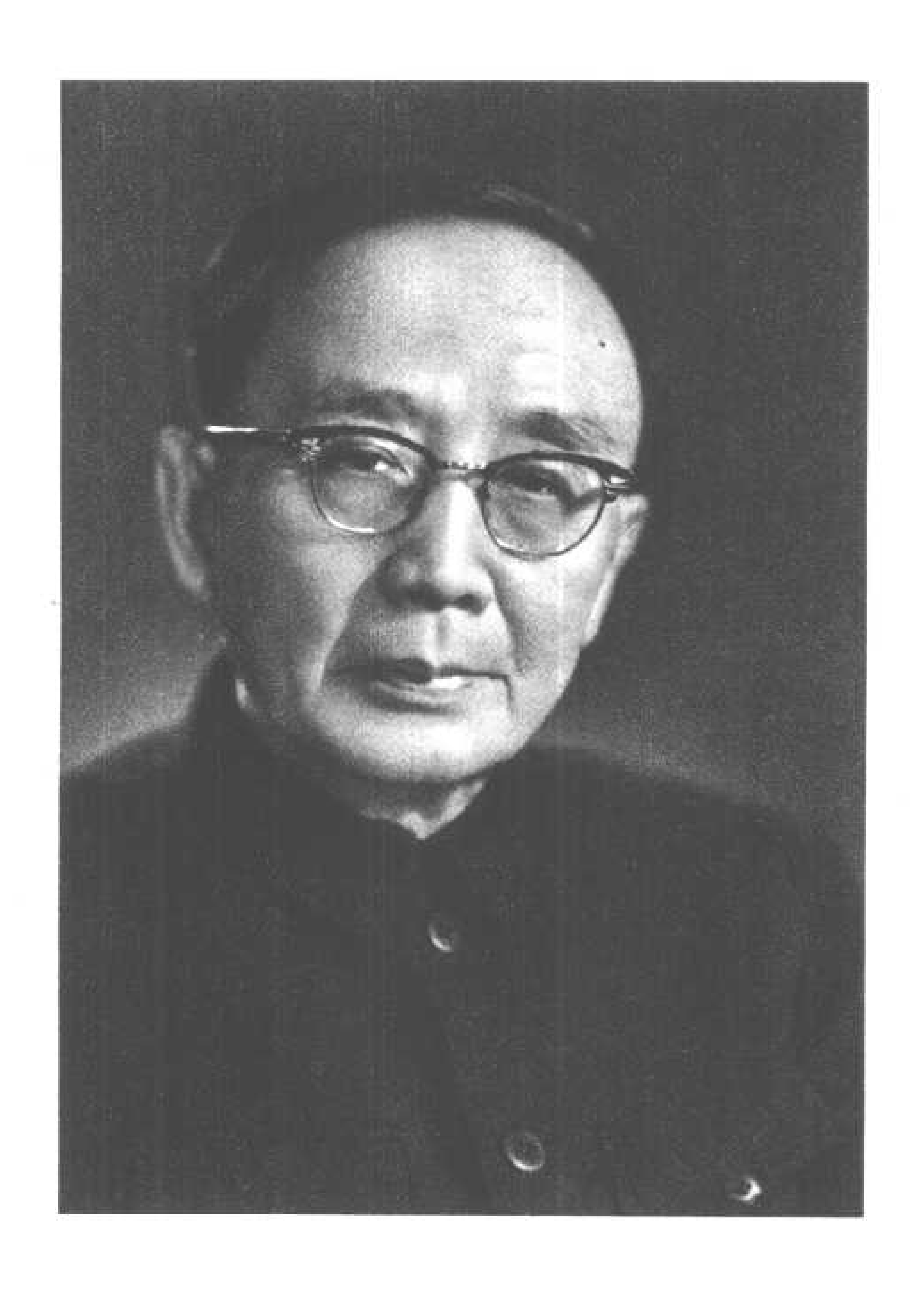
字数 246,000　印数 1—67,000

1982 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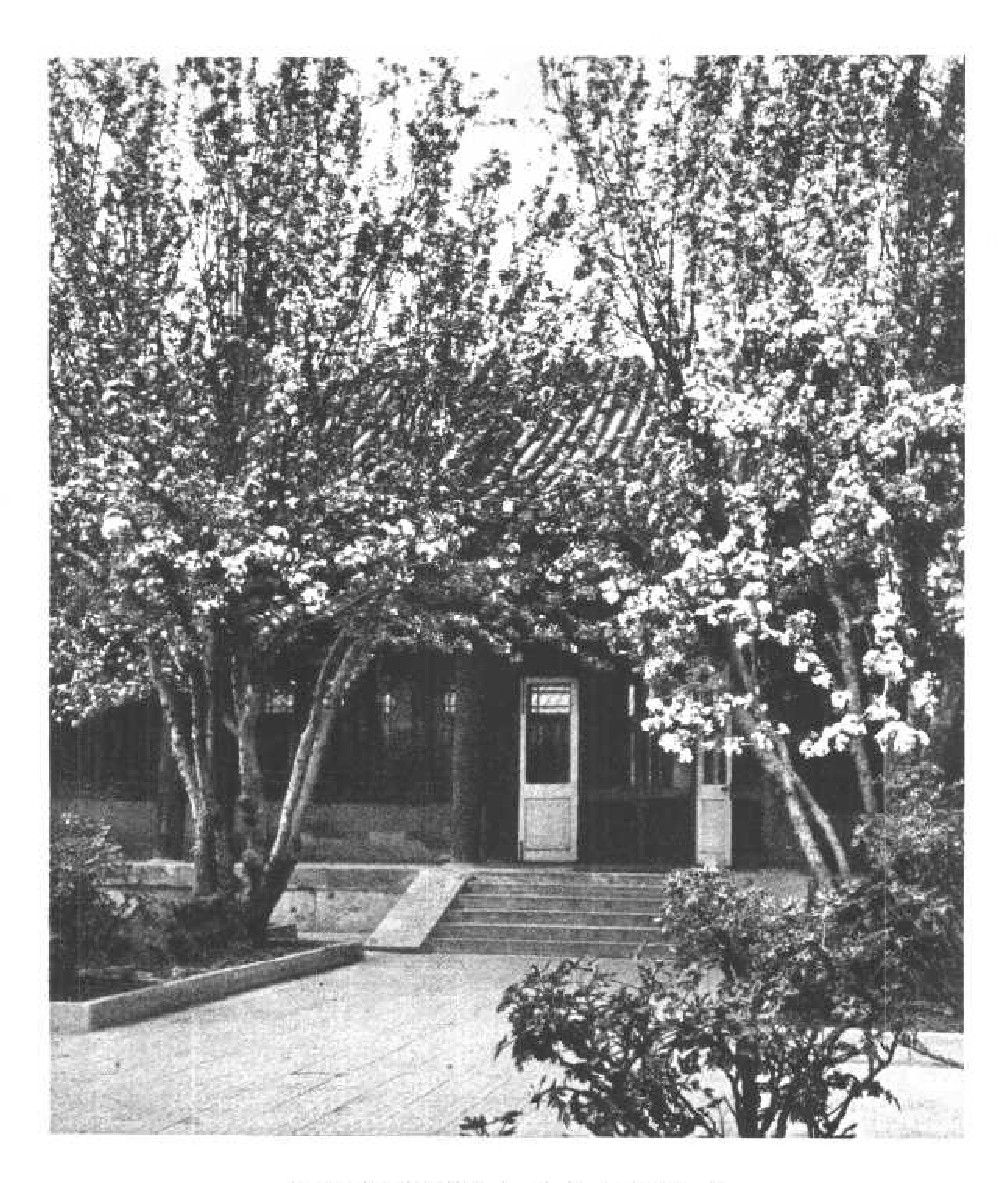
书号：10019·3350　定价：2.80 元

装帧设计： 曹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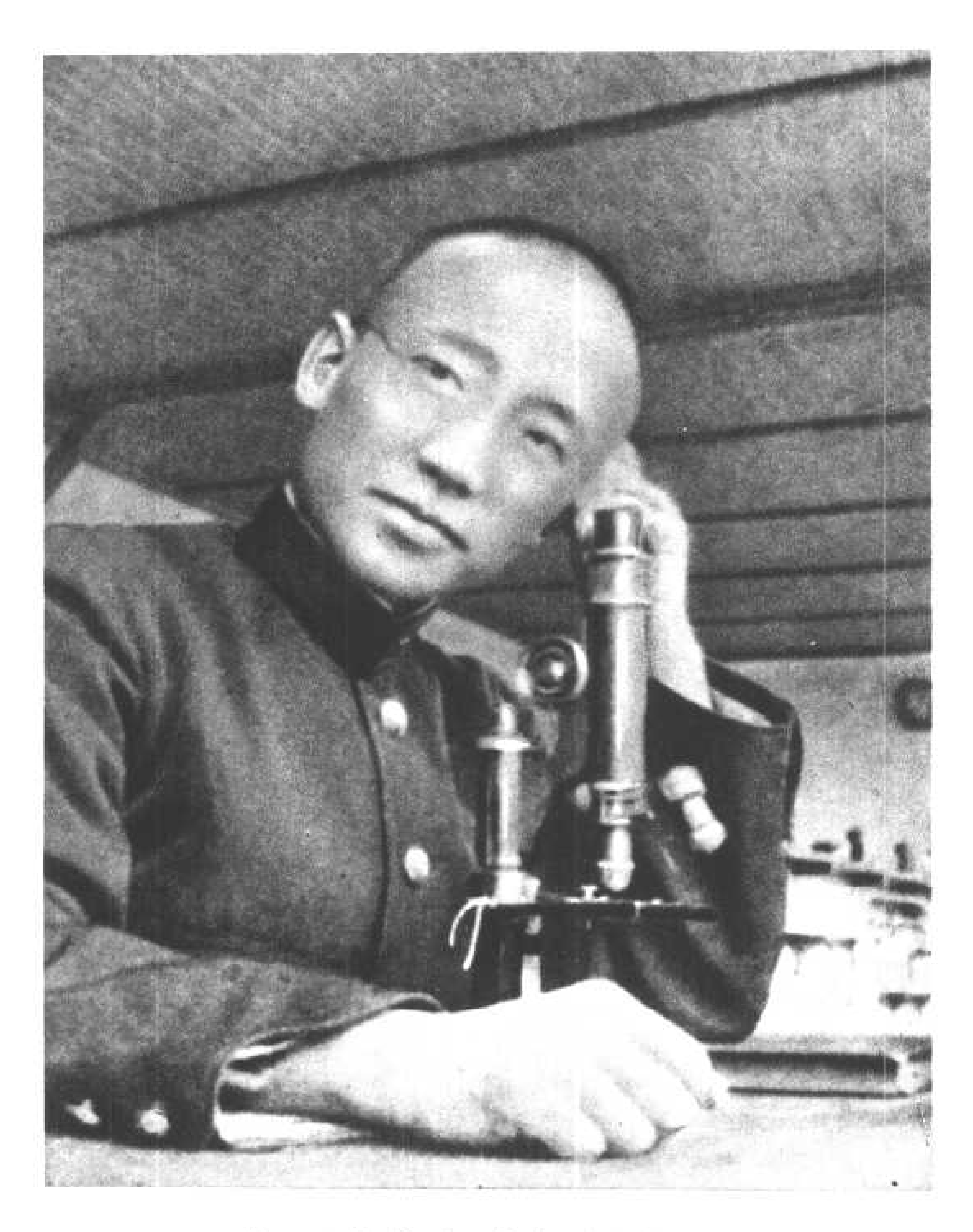




郭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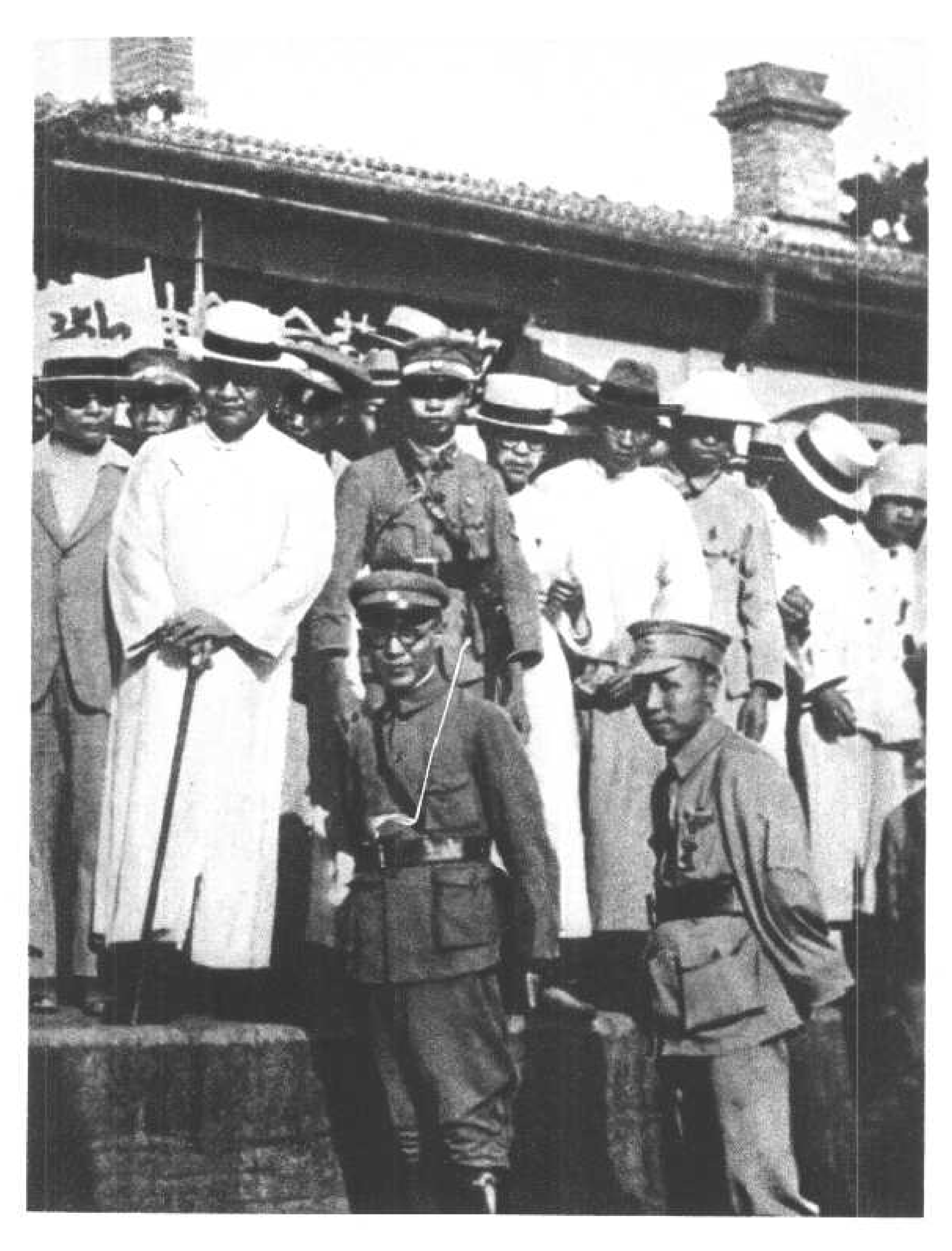
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故居外景



一九一八年摄于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等部分作品



一九二七年春摄于郑州车站（前排左起第一人为作者）



《女神》(1921 年)、《星空》(1923 年)、《瓶》(1927 年)、《前茅》(1928年)、《恢复》(1928 年)的初版本书影

《郭沫若全集》出版说明

《郭沫若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编为《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共三十八卷。各编卷序自为起讫，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全集》的著作，保留原有集名，适当地作了一些调整。

收入《全集》的著作在这次出版时，一般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进行校勘工作，个别地方在文字上作了修订；除保留作者自注之外，又增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

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将陆续收集整理、编辑出版。

编辑和出版《郭沫若全集》这是第一次。在编辑、

校勘和注释工作中，可能有一些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文学编》说明

《文学编》收入作者文学方面的著作，编为二十卷，包括：诗歌（第一、二、三、四、五卷），戏剧（第六、七、八卷），小说、散文（第九、十卷），自传（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卷），文艺论著（第十五、十六、十七卷），杂文（第十八、十九、二十卷）。

本编收入的著作，在上述六个部分中大体按时间编次。

本编收入的著作，都是作者生前出版过的，现保留原来的集名。有的著作，曾先后收入作者若干不同的集中，现只将其收在最初编成的集内。

收入本编的著作，主要根据作者修订过的最后版本，其与初版本有较大改动处，有的加注，有的作为附录。

收入本编的著作，除作者自注外，我们参考了其他版本的注文，增加了简注。

第 一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女神》、《星空》、《瓶》、《前茅》和《恢复》等五个诗集。

《女神》是作者第一部诗集。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当时在书名《女神》下注明为“剧曲诗歌集”，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后曾经作者数次修订。现在根据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第一卷版本编入。

《星空》原为诗歌、戏曲、散文集。一九二三年十月，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一九五七年编《沫若文集》时，《星空》收入第一卷，只收诗歌和《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二诗剧，散文分别编入第五卷和第七卷小说、散文部分。现在根据一九五七年《沫若文集》第一卷版本编入。

《瓶》作于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上海《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二七年，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出版发行。现在根据一九五七年《沫若文集》第一卷版本编入。

《前茅》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作品。一九二八年，

加序诗，作为创造社丛书出版发行。现在根据一九五七年《沫若文集》第一卷版本编入。

《恢复》作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至十六日。当年三月，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出版发行。各篇作品在收入诗集之前都未在报刊上发表过，现在根据一九五七年《沫若文集》第一卷版本编入。

以上各集中的诗作，都依据初版本作了校勘，其中与《沫若文集》本有较大修改的，择要在有关注释中说明或将初版本原文作为附录，附于各该篇之后，以供参考。

第一卷目录

女神

第 三 辑

星　空

恢 复

女　神

《女神》共分三辑。除《序诗》外，第一辑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

第二辑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上分为三部分。自《凤凰涅槃》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共十篇为《凤凰涅槃之什》，自《三个泛神论者》至《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共十篇为《泛神论者之什》，自《太阳礼赞》至《死》共十篇为《太阳礼赞之什》。

第三辑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上分为三部分，自《Venus》至《晚步》共十篇为《爱神之什》，自《春蚕》至《日暮的婚筵》(其中《岸上》为三篇)共十篇为《春蚕之什》，自《新生》至《西湖纪游》(其中《西湖纪游》为六篇)共十篇为《归国吟》。

序 诗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
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
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1921年5月26日

本篇曾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第　一　辑

女神之再生

Alles Vergaengliche	一切无常者
ist nur ein Gleichnis;	只是一虚影;
das Unzulaengliche,	不可企及者
hier wird's Ereignis;	在此事已成;
das Unbeschreibliche,	不可名状者
hier ist's getan;	在此已实有;
das Ewigweibliche	永恒之女性
zieht uns hinan.	领导我们走。①
——Goethe	——歌德

序幕:不周山中断处。②崚岩壁立,左右两相对峙,俨如巫峡两岸,形成天然门阙。阙后现出一片海水,浩淼无际,与天相接。阙前为平地,其上碧草芊绵,上多坠果。阙之两旁石壁上有无数龛穴。龛中各有裸体女像一尊,手中各持种种乐器作吹奏式。

山上奇木葱茏,叶如枣,花色金黄,萼如玛瑙,花大如木莲,有硕果形如桃而大。山顶白云叆叇,与天色相含混。

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一日,③晦冥。

开幕后沈默数分钟,远远有喧嚷之声起。

女神各置乐器,徐徐自壁龛走下,徐徐向四方瞻望。

女神之一

自从炼就五色彩石
曾把天孔补全，
把黑暗驱逐了一半
向那天球外边；
在这优美的世界当中，
吹奏起无声的音乐雝融。
不知道月儿圆了多少回，
照着这生命底音波吹送。

女神之二

可是，我们今天的音调，
为什么总是不能和谐？
怕在这宇宙之中，
有什么浩劫要再！——
听呀！那喧嚷着的声音，
愈见高，愈见逼近！
那是海中的涛声？空中的风声？
可还是——罪恶底交鸣？

女神之三

刚才不是有武夫蛮伯之群
打从这不周山下经过？
说是要去争做什么元首……
哦，闹得真是过火！
姊妹们呀，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这五色天球看看要被震破！
倦了的太阳只在空中睡眠，
全也不吐放些儿炽烈的光波。

女神之一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女神之二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女神之三

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其他全体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全体向山阙后海中消逝。
山后争帝之声。

颛　项

我本是奉天承命的人，
上天特命我来统治天下，
共工，别教死神来支配你们，
快让我做定元首了吧！

共　工

我不知道夸说什么上天下地，
我是随着我的本心想做皇帝。
若有死神时，我便是死神，
老颛，你是否还想保存你的老命？

颛　顼

古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你为什么定要和我对抗？

共　工

古人说：民无二王，天无二日。
你为什么定要和我争执？

颛　顼

啊，你才是个呀——山中的返响！

共　工

总之我要满足我的冲动为帝为王！

颛　顼

你到底为什么定要为帝为王？

共　工

你去问那太阳：为什么要亮？

颛　顼

那么，你只好和我较个短长！

共　工

那么，你只好和我较个长短！

群众大呼声

战！战！战！

喧呼杀伐声，武器斫击声，血喷声，倒声，步武杂沓声起。

农叟一人　（荷耕具穿场而过）

我心血都已熬干，

麦田中又见有人宣战。

黄河之水几时清？

人的生命几时完？

牧童一人　（牵羊群穿场而过）

啊，我不该喂了两条斗狗，

时常只解争吃馒头；

馒头尽了吃羊头，

我只好牵着羊儿逃走。

野人之群　（执武器从反对方面穿场而过）

得寻欢时且寻欢，

我们要往山后去参战。

毛头随着风头倒，

两头利禄好均沾！

山后闻“颛顼万岁！皇帝万岁！”之声，步武杂沓声，追呼声：“叛逆徒！你们想往哪儿逃走？天诛便要到了！”

共　工　（率其党徒自山阙奔出，断发文身，以蕉叶蔽下体，体中随处受伤，所执铜刀石器亦各鲜血淋漓）

啊啊！可恨呀，可恨！

可恨我一败涂地！

恨不得把那老狯底头颅

切来做我饮器！（舔吸武器上血液，作异常愤怒之态）

这儿是北方的天柱，不周之山，

我的命根已同此山一样中断。

党徒们呀！我虽做不成元首，

我不肯和那老狯甘休！

你们平常仗我为生，

我如今要用你们的生命！

党徒们拾山下坠果而啗食。

共　工

啊啊，饿痨之神在我的肚中饥叫！

这不周山上的奇果，听说是食之不劳。

待到宇宙全体破坏时还有须臾，

你们尽不妨把你们的皮囊装饱。

追呼之声愈迫。

共　工

敌人底呼声如像海里的怒涛，

只不过逼着这破了的难船早倒！

党徒们呀，快把你们的头颅借给我来！

快把这北方的天柱碰坏！ 碰坏！

群以头颅碰山麓岩壁，雷鸣电火四起。少时发一大雷电，山体破裂，天盖倾倒，黑烟一样的物质四处喷涌，共工之徒倒死于山麓。

颛　顼　（裸身披发，状如猩猩，率其党徒执同样武器出场）

叛逆徒！ 你们想往那儿逃跑？

天诛快……嗟呀！嗟呀！怎么了？

天在飞砂走石，地在震摇，山在爆，

啊啊啊啊！浑沌！浑沌！怎么了？怎么了？……

雷电愈激愈烈，电火光中照见共工、颛顼及其党徒之尸骸狼藉地上。移时雷电渐渐弛缓，渐就止息。舞台全体尽为黑暗所支配。沈默五分钟。

水中游泳之声由远而近。

黑暗中女性之声

——雷霆住了声了！

——电火已经消灭了！

——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已经罢了！

——倦了的太阳呢？

——被胁迫到天外去了！

——天体终竟破了吗？

——那被驱逐在天外的黑暗不是都已逃回了吗？

——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

——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他罢？

——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

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

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

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天球底界限已是莫中用了！

——新造的太阳不怕又要疲倦了吗？

——我们要时常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供给

她呀！

——哦，我们脚下到处都是男性的残骸呀！
——这又怎么处置呢？
——把他们抬到壁龛之中做起神像来吧！
——不错呀，教他们也奏起无声的音乐来吧！
——新造的太阳，姐姐，怎么还不出来？
——她太热烈了，怕她自行爆裂；
还在海水之中浴沐着在！
——哦，我们感受着新鲜的暖意了！
——我们的心脏，好像些鲜红的金鱼，
在水晶瓶里跳跃！
——我们什么都想拥抱呀！
——我们唱起歌来欢迎新造的太阳吧！
合唱：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万千金箭射天狼，④
天狼已在暗悲哀，
海水中早听着葬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我们欲饮葡萄觥，

愿祝新阳寿无疆，

海水中早听着酒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此时舞台突然光明，只现一张白幕。舞台监督登场。

舞台监督 （向听众一鞠躬）诸君！你们在乌烟瘴气的黑暗世界当中怕已经坐倦了吧！怕在渴慕着光明了吧！作这幕诗剧的诗人做到这儿便停了笔，他真正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诸君，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我们待太阳出现时再会！

〔**附白**〕此剧取材于下引各文中：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缺，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汤问篇》）

女娲氏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始制笙簧。（《说文》）

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别名蒲昌海），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黄华而赤柎，食之不劳。（《山海经·西次三经》）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上海《民铎》杂志第二卷第五号。

① 这是德国诗人歌德(J.W. von Goethe 1749—1832)的长篇诗剧《浮士德》结尾的诗句。

② 不周山，古代神话中的山名。《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③ 共工，古代神话传说中人物。颛顼，古代传说中"五帝"之一，黄帝之孙，号高阳氏。关于共工与颛顼争帝的故事，见本篇《附白》。

④ 天狼，星名。在大犬星座，是天空所见最亮的恒星。《楚辞·九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王逸注:"天狼，星名，以喻贪残。"

湘　累

女须之婵媛兮，
申申其詈予。
曰，鲧婞直以亡身兮，
终然殀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纷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
判独离而不服！

——《离骚》

序幕：洞庭湖。早秋，黄昏时分。

君山前横，①上多竹林芦薮。有银杏数株，参差天际。时有落叶三五，戏舞空中如金色蛱蝶。

妙龄女子二人，裸体，散发，并坐岸边岩石上，互相偎倚。一吹"参差"(洞箫)，一唱歌。

女　子　（歌）泪珠儿要流尽了，
爱人呀，
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水枯石烂了！

爱人呀，

回不回来呀？

棹舟之声闻，二女跳入湖中，潜水而逝。

此时帆船一只，自左棹出。船头饰一龙首，帆白如雪。老翁一人，银发椎髻，白须髯，袒上身，在船之此侧往来撑篙，口中漫作欸乃之声。

屈原立船头展望，以荷叶为冠，玄色绢衣，玉带，颈上挂一莲瓣花环，长垂至脐；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姐女须扶持之。鬒发如云，簪以象揥。耳下垂碧玉之瑱。白衣碧裳，俨如朝鲜女人妆束。

屈　原　这儿是什么地方，这么浩淼迷茫地！前面的是什么歌声？可是谁在替我招魂吗？

女　须　嗳！你总是爱说这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样痛苦！你的病，嗳！难道便莫有好的希望了吗？

老　翁　三闾大夫！② 这儿便是洞庭湖了。前面的便是君山。我们这儿洞庭湖里，每到晚来，时时有妖精出现，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永远唱着同一的歌词，吹着同一的调子。她们倒吹得好，唱得好，她们一吹，四乡的人都要流起眼泪。她们唱倦了，吹倦了，便又跳下湖水里面去深深藏着。出现的时候，总是两个女身。四乡的人都说她们是女英与娥皇，③ 都来拜祷她们：祈祷恋爱成功的也有，祈祷生儿育女的也有；还有些痴

情少年，为了她们跳水死的真是不少呢。

屈　原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她们在望我，在望我回去。唉，我要回去！我的故乡在那儿呀？我知道你们望得我苦，我快要回来了。哦，我到底是什么人？三闾大夫吗？哦，我记起来了。我本是大舜皇帝呀！从前大洪水的时候，他的父亲把水治坏了，④累得多死了无数的无辜百姓，所以我才把他逐放了，把他杀了。但是我又举了他的儿子起来，我祈祷他能够掩盖他父亲底前愆。他倒果然能够，他辛勤了八年，果然把洪水治平了。天下的人都赞奖他的功劳，我也赞奖他的功劳，所以我才把帝位禅让给了他。啊，他却是为了什么？他，他为什么反转又把我逐放了呢？我曾杀过一个无辜的百姓吗？我有什么罪过？啊，我流落在这异乡，我真好苦呀！苦呀！……嗳呀，我的姐姐！你又在哭些什么？

女　须　你总是爱说你那样疯癫识倒的话，你不知道你姐姐底心中是怎么地痛苦！

屈　原　姐姐，你却怪不得我，你只怪得我们所处的这个混浊的世界！我并不曾疯，他们偏要说我是疯子。他们见了凤凰要说是鸡，见了麒麟要说是驴马，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见了圣人要说是疯子，我也把他们莫可奈何。他们既不是疯子，我又不是圣人，我也只好疯了，疯了，哈哈哈哈哈，疯了！疯了！（歌）

惟天地之无穷兮，

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
来者吾不闻。
吾将纠思心以为纕兮，
编愁苦以为膺，
折若木以蔽光兮，
随飘风之所仍！⑤

啊啊！我倦了，我厌了！这漫漫的长昼，从早起来，便把这混浊的世界开示给我，他们随处都叫我是疯子，疯子。他们要把我这美洁的莲佩扯去，要把我这高岌的危冠折毁，要投些粪土来攻击我。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象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象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哦，太阳往那儿去了？我好容易才盼到，我才望见他出山，我便盼不得他早早落土，盼不得我慈悲的黑夜早来把这浊世遮开，把这外来的光明和外来的口舌通同掩去。哦，来了，来了，慈悲的黑夜渐渐走来了。我看见她，她的头发就好象一天的乌云，她有时还带着一头的珠玉，那却有些多事了；她的衣裳是黑绢做成的，和我的一样；她带着一身不知名的无形的香花，把我的魂魄都香透了。她一来便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便到了

一个绝妙的境地，哦，好寥廓的境地呀！（歌）

下峥嵘而无地兮，
上寥廓而无天。
视儵忽而无见兮，
听惝恍而无闻。
超无为以至清兮，
与泰初而为邻。⑥

嗳！这也不过是一个梦罢了！我周围的世界其实何曾改变过来！便到晚来，我睡在床席上又何尝能一刻安寝？我怕，我怕我睡了去又来些梦魔来苦我。他来诱我上天，登到半途，又把梯子给我抽了。他来诱我去结识些美人，可他时常使我失恋。我所以一刻也不敢闭眼，我翻来复去，又感觉着无限的孤独之苦。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好破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啊，但是，我这深心中海一样的哀愁，到头能有破灭的一天吗？哦，破灭！破灭！我欢迎你！我欢迎你！我如今什么希望也莫有，我立在破灭底门前只待着死神来开门。啊啊！我，我要想到那"无"底世界里去！（作欲跳水势）

女　须　（急挽勒之）你究竟何苦呢？你这么任性，这么激烈，对于你的病体真是不好呀！夏禹王底父亲正象你这样性情激烈的人，所以他终竟……

屈　原　不错，不错，他⑦终竟被别人家拐骗了！他把国家弄坏了，自以为去谄媚下子邻国便可以保全他的位置，

他终竟被敌国拐骗了去了。这正是他“愚而好自用”底结果。于我有什么相干？他们为什么又把我放逐了呢？他们说我害了楚国，害了他的父亲；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这样的冤狱，要你们才知道呀！

女　须　你精神太错乱了，你总要自行保重才行。只要留得你健康，什么冤枉都会有表白的一天，你何以定要自苦呢？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量的涌泉，想同江河一样自由流泻。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无限的潜热，想同火山一样任意飞腾。但是你看湘水、沅水，遇着更大的势力扬子江，他们也不得不隐忍相让，才汇成这样个汪洋的洞庭。火山也不是时常可以喷火，我们姐弟生长了这么多年，几曾见过山岳们喷火一次呢？我想山岳们底潜热，也怕是受了崖石底压制，但他们能常常地流泻些温泉出来。你权且让他们一时，你自由的意志，不和他们在那膻秽的政界里驰骋，难道便莫有向别方面发展的希望了吗？

屈　原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叫我把这莲佩扯坏，你要叫我把这荷冠折毁，这我可能忍耐吗？你怎见得我便不是扬子江，你怎见得我只是些湘沅小流？我的力量只能汇成个小小的洞庭，我的力量便不能汇成个无边的大海吗？你怎这么小视我？哦，你是要叫我去做个送往迎来的娼妇吗？娼妇——唔，她！她，郑袖！⑧是她一人害了我！但是，我，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在恋慕我，她并且很爱诵我的诗歌。

唔，那倒怕是个好办法。我如做首诗去赞美她，我想她必定会叫楚王来把我召回去。不错，我想回去呀！但是，啊！但是，那个是我所能忍耐的吗？我不是上天底宠儿？我不是生下地时便特受了一种天惠？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⑨我这么正直通灵的人，我能忍耐得去学娼家惯技？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拿来自行蹂躏，任人蹂躏吗？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一身难道只是些臙脂、水粉底材料，我只能学做些臙脂、水粉来，把去替女儿们献媚吗？哼！你为什么要小视我？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你为什么要叫我"呢訾栗斯，喔咿儒儿，如脂如韦，突梯滑稽"⑩以偷生全躯呢？连你也不能了解我，啊！我真不幸！我想不到才有这样一位姐子！

女　须　（掩泣）……

屈　原　（倾听）哦，刚才的歌声又唱起来了呀！

水中歌声：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早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⑪上的白云哟！

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

屈　原　哦,她们在问我的所在!我站在这儿,你们怎么看不见呀?

水中歌声: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屈　原　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流吧!流吧!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了出来,好象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我感觉着我少年时分,炎天烈日之中,在长江里面游泳着一样的快活。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苏活转来了!哦,我的姐姐!你也在哭吗?你听见了刚才的那样哀婉的歌声吗?

女　须　我也听见的,怕是些渔家娘子在唱晚歌呢!

屈　原　不然,不然,我不相信人们底歌声有那样泪晶一样地莹澈。

屈原自语时,老翁时时驻篙倾听,舟行甚缓。

老　翁　这便是娥皇、女英底哀歌了。这歌儿似乎还长,我在

湖中生活了这么一辈子，听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虽是不知道是些什么意思，但是我听了总也不知不觉地要流下泪来。

屈　原　能够流眼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诗之感人有这么深切，我如今才知道诗歌底真价了。幽婉的歌声呀！你再唱下去吧。我把我的莲佩通同赠你，（投莲瓣花环入湖中）你请再唱下去吧！

水中歌声：

太阳照着洞庭波，
我们魂儿战栗不敢歌。
待到日西斜，
起看篁中昨宵泪
已经开了花！
啊，爱人呀！
泪花儿怕要开谢了，
你回不回来哟？

老　翁　呢呀！天色看看便阴了下来，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我怕达不到目的地方，天便会黑了！我要努力撑去！我要努力撑去！……

老翁尽力撑篙，从君山右侧，转入山后。花环在水上飘扬。帆影已不可见，远远犹闻欸乃之声。

——幕下

1920年12月27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出版的上海《学艺》杂志第二卷第十号。

湘累，指屈原投湘水而死。《汉书·扬雄传》："钦吊楚之湘累。"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被放逐后怀石自沉汨罗而死。汨罗，江名，是湘水支流。

① 君山，在洞庭湖中。《水经注·湘水》："(洞庭)湖中有君山……是山，湘君所游处，故曰君山矣。"

② 三闾大夫，春秋战国时楚国官名。这里指屈原。王逸《离骚经章句》："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③ 娥皇、女英，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即舜的二妃。相传舜南巡死于苍梧，二妃追至，投湘水而死，成为湘水之神。

④ 他，指禹。他的父亲，指鲧。以下一段，指传说中禹治水和舜禹"禅让"的故事。

⑤ 这首歌前四句引自《楚辞·远游》；后四句除"吾将"二字外，引自《楚辞·九章·悲回风》，可参阅作者《〈屈原赋〉今译》的《九章·悲回风》第九段。

⑥ 这首歌引自《楚辞·远游》。

⑦ 他，指楚怀王熊槐。以下这一段是指楚怀王被骗入秦和囚死的事。

⑧ 郑袖，楚怀王的宠妃。据《史记》的《楚世家》和《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她曾受秦国使臣张仪的贿赂，劝说楚怀王放走张仪。

⑨ 屈原在《离骚》中自叙出生年月日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等据此认为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作者更进一步考定为公元前三四〇年正月初七日。详见《蒲剑集》的《屈原考》、《今昔集》的《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和《历史人物》的《屈原研究》等文。又《离骚》中还有"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等语，可参阅《〈屈原赋〉今译》的《离骚》第一、二、三节。

⑩ 见《楚辞·卜居》。原文为："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这四句可参阅《〈屈原赋〉今译》的《卜居》第六和第七节。

⑪ 九嶷山，也作九疑山，又作苍梧山，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南。《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棠棣之花

人　物：聂政（年二十岁）

其姐嫈（年二十二岁）

布　景：一望田畴半皆荒芜，间有麦秀青青者，远远有带浅山环绕。山脉余势在左近田畴中形成一带高地，上多白杨。白杨树上归鸦噪晚；树下一墓，碑题"聂母之墓"四字，侧向右。右手一条陇道，远远斜走而来，与墓地相通。

聂嫈荷桃花一巨枝，聂政旅装佩剑，手提一竹篮，自陇道上登场。

内

聂　政　（指点）姐姐，你看这一带田畴荒芜到这么个田地了！

聂　嫈　（叹息）暧暧！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后年丰收，望了将近十年，这目前的世界成为了乌鸦与乱草底世界。（指点）你听，那白杨树上的归鸦噪得煞是逆耳，好象在嘲弄我们人类底运命一样呢！

聂　政　人类底肺肝只供一些鸦鹊加餐，人类底膏血只供一些乱草滋荣，——乱草呀，乌鸦呀，你们究竟又能高兴得到几时呢？

聂　嫈　（指点）你看，那不是母亲底墓碑吗？母亲死去不觉满了三年。死而复生的只有这些乱杂的败草。永逝不

返的却是我们相依为命的慈母。我们这几年来久已饥渴着生命底源泉了呀！

聂　政　战争不熄，生命底泉水只好日就消逝。这几年来今日合纵，明日连衡，① 今日征燕，明日伐楚，争城者杀人盈城，争地者杀人盈野，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的是什么。近来虽有人高唱弭兵，② 高唱非战，然而唱者自唱，争者自争。不久之间，连唱的人也自行争执起来了。

聂　嫈　自从夏禹传子，天下为家；井田制废，土地私有；已经种下了永恒争战底根本。根本坏了，只在枝叶上稍事剪除，怎么能够济事呢？

此时欲圆未圆的月儿自远山升上。姐弟二人已步入墓场。聂政置篮墓前，拔剑斫白杨一枝，在墓之周围打扫。聂嫈分桃枝为二，分插碑之左右。插毕，自篮中取酒食陈布，篮底取出洞箫一枝来。

聂　嫈　呢呀，你把洞箫也带来了吗？

聂　政　唉，我三年不吹了，今晚想在母亲墓前吹弄一回。

聂　嫈　很好，我也很想倾听你的雅奏呢。（陈设毕，在墓前拜跪。）

聂政也来拜跪。拜跪毕，聂嫈立倚墓旁一株白杨树下。

聂　政　（取箫，坐墓前碧草上）姐姐，月轮已升，群鸦已静，茫茫天地，何等清寥呀！

聂　嫈　你听，好像有种很幽婉的哀音在这天地之间流漾。你快请吹箫和我，我的歌词要和眼泪一齐迸出了！（唱。

聂政吹箫和之）

别母已三载，
母去永不归。
阿侬姐与弟，
愿随阿母来。

春桃花两枝，
分插母墓旁。
桃枝花谢时，
姐弟知何往？

不愿久偷生，
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
救彼苍生起！

苍生久涂炭，
十室无一完。
既遭屠戮苦，
又有饥馑患。

饥馑匪自天，
屠戮咎由人。
富者余粮肉，

强者斗私兵。

侬欲均贫富，
侬欲茹强权，
愿为施瘟使，
除彼害群遍！

聂　政　姐姐，你的歌词很带些男性的音调，倘若母亲在时，听了定会发怒呢。

聂　嫈　母亲在时，每每望我们享得人生底真正的幸福。我想此刻天下底姐妹兄弟们一个个都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假使我们能救得他们，便牺牲却一己底微躯，也正是人生底无上幸福。所以你今晚远赴濮阳，我明知前途有多大的牺牲，但我却是十分地欢送你。我想没有牺牲，不见有爱情；没有爱情，不会有幸福的呀！

聂　政　（吹箫）姐姐，你还请唱下去吧！

聂　嫈　（唱）明月何皎皎，
白杨声萧萧。
阿侬姐与弟，
离别在今宵。

今宵离别后，
相会不可期。
多看姐两眼，

多听姐歌词。

聂　政　（拭泪）姐姐，你怎这么悲抑呀？

聂　嫈　（唱而不答）

汪汪泪湖水，

映出四轮月。

俄顷即无疆，

月轮永不灭。

聂　政　（拭泪）姐姐，夜分已深，你请回去了吧。

聂　嫈　（唱而不答）

姐愿化月魂，

幽光永照弟。

何处是姐家？

将回何处去？

聂　政　（起立）姐姐，你这么悲抑，使我烈火一样的雄心，好象化为了冰冷。姐姐，我不愿去了呀！（挥泪）

聂　嫈　二弟呀，这不是你所说的话呀！我所以不免有些悲抑之处，不是不忍别离，只是自恨身非男子。……二弟，我也不悲抑了，你也别流泪吧！我们的眼泪切莫洒向此时，你明朝途中如遇着些灾民流黎、骷髅骴骨，你请替我多多洒雪些吧！我们贫民没有金钱、粮食去救济同胞，有的只是生命和眼泪。……二弟，我不久留你了，你快努力前去！莫辜负你磊落心怀，莫辜负姐满腔勗望，莫辜负天下苍生，莫辜负严仲子知遇，③你努力前去吧！我再唱曲歌来壮你的行色。（唱）

去吧，二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二弟呀，去吧！

月轮突被一朵乌云遮去，舞台全体暗黑如漆，只闻歌词尾声。

1920年9月23日脱稿

〔**附白**〕此剧本是三幕五场之计划，此为第一幕中之第二场，曾经单独地发表过一次，又本有独幕剧之性质，所以我就听它独立了。④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增刊》。

棠棣：《诗·小雅》有《常棣》一诗，"常棣"，亦作"棠棣"。毛《传》："常棣，周公燕兄弟也。"燕，通宴。后因以常棣或棠棣指兄弟情谊。"常（棠）棣之华（花）"是这篇诗的首句。

① 战国时，秦国日渐强大，齐楚韩魏燕赵六国或联合交结以抗秦，或屈从秦国以自保。六国联合抗秦为合纵，西向事秦国为连横。

② 弭兵，停止战争。春秋后期，晋楚两大国争霸中原，各小国为求自身安全，力图调和双方结盟友好，停止战争。公元前五四六年，宋国的向戌说服晋楚两国执政大夫以弭兵为名，在宋国会盟。史称"弭兵之会"。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③ 作者原注：严仲子名遂，战国时韩人，痛恶韩相侠累无道；严仲子与聂政交善，聂政受其委托，前去刺侠累。

④ 作者原注：此"附白"中所谓"三幕五场之计划"是原有计划，并未完成。最后完成者为五幕剧，此为第一幕，但内容略有不同。请参看同名剧本《棠棣之花》。

第 二 辑

凤 凰 涅 槃

天方国①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②《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③

序 曲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

天色昏黄了，
香木集高了，
凤已飞倦了，
凰已飞倦了，
他们的死期将近了。

凤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
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
凰又扇，
山上的香烟弥散，
山上的火光弥满。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凤已啄倦了，
凰已扇倦了，
他们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凤凰！
凤起舞，低昂！
凰唱歌，悲壮！
凤又舞，
凰又唱，
一群的凡鸟，
自天外飞来观葬。

凤　　歌

即即！　即即！　即即！
即即！　即即！　即即！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自从哪儿来？
你坐在哪儿在？
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拥抱着你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
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
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
他从哪儿来？
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

昂头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
海正扬声而呜唈。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凰　　歌

足足! 足足! 足足!
足足! 足足! 足足!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到底要向哪儿安宿？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象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漶漫，
右也是漶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樯已断，
楫已飘流，
柁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象这黑夜里的酣梦。
前也是睡眠，
后也是睡眠，
来得如飘风，
去得如轻烟，

来如风，
去如烟，
眠在后，
睡在前，
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
一刹那的风烟。

啊啊！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痴！痴！痴！
只剩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
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

啊啊！
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青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们也要去了，

你们也要去了，

悲哀呀！烦恼呀！寂寥呀！衰败呀！

凤凰同歌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气蓬蓬了。

时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内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请了！请了！

群鸟歌

岩鹰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该我为空界的霸王！

孔雀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花翎上的威光！

鸱　枭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哦！是哪儿来的鼠肉的馨香？④

家　鸽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驯良百姓的安康！

鹦　鹉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听我们雄辩家的主张！

白　鹤

哈哈，凤凰！凤凰！

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

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

从今后请看我们高蹈派⑤的徜徉！

凤凰更生歌

鸡　鸣

昕潮涨了，
昕潮涨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涨了，
春潮涨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涨了，
生潮涨了，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凤凰和鸣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一切的一，和谐。
一的一切，和谐。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1920年1月20日初稿
1928年1月3日改削

附　录：

本篇末段“凤凰更生歌”的“凤凰和鸣”各节歌词，与《女神》初版本有较大不同。今本仅五节，初版则有十五节。除第一节相同外，其余十四节均不同。现将这十四节歌词附录如下：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新鲜呀！
我们新鲜呀！
一切的一，新鲜呀！
一的一切，新鲜呀！
新鲜便是你，新鲜便是我！
新鲜便是“他”，新鲜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华美呀！
我们华美呀！
一切的一，华美呀！
一的一切，华美呀！
华美便是你，华美便是我！
华美便是“他”，华美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芬芳呀！
我们芬芳呀！
一切的一，芬芳呀！

一的一切，芬芳呀！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和谐呀！
我们和谐呀！
一切的一，和谐呀！
一的一切，和谐呀！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乐呀！
我们欢乐呀！
一切的一，欢乐呀！
一的一切，欢乐呀！
欢乐便是你，欢乐便是我！
欢乐便是“他”，欢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热诚呀！
我们热诚呀！
一切的一，热诚呀！
一的一切，热诚呀！
热诚便是你，热诚便是我！
热诚便是“他”，热诚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雄浑呀！
我们雄浑呀！
一切的一，雄浑呀！
一的一切，雄浑呀！
雄浑便是你，雄浑便是我！
雄浑便是“他”，雄浑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生动呀！
我们生动呀！
一切的一，生动呀！
一的一切，生动呀！
生动便是你，生动便是我！
生动便是“他”，生动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自由呀！
我们自由呀！
一切的一，自由呀！
一的一切，自由呀！
自由便是你，自由便是我！
自由便是“他”，自由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恍惚呀！
我们恍惚呀！

一切的一，恍惚呀！
一的一切，恍惚呀！
恍惚便是你，恍惚便是我！
恍惚便是"他"，恍惚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神秘呀！
我们神秘呀！
一切的一，神秘呀！
一的一切，神秘呀！
神秘便是你，神秘便是我！
神秘便是"他"，神秘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悠久呀！
我们悠久呀！
一切的一，悠久呀！
一的一切，悠久呀！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我们欢唱！
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有副题：“一名‘菲尼克司的科美体’。”科美体，英语喜剧 Comedy 的音译。

涅槃，梵语 Nirvana 的音译，意即圆寂，指佛教徒长期修炼达到功德圆满的境界。后用以称僧人之死，有返本归真之义。这里以喻凤凰的死而再生。

① 我国古代称阿拉伯半岛一带伊斯兰教发源地为天方或天房。

② 《孔演图》应作《演孔图》，汉代纬书名。原书已佚，后来有辑本。据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春秋纬·演孔图》：“凤，火之精也，生丹穴，”《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

名曰凤凰。"

③ 《广雅》，三国时魏人张揖著。这里所引见《广雅·释鸟》。

④ 《庄子·秋水》篇记载：有一种叫鹓鶵的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有鸱鸟得一腐鼠，看到鹓鶵飞过，以为要来抢它的腐鼠，就仰头对鹓鶵"吓"了一声。这里引用《庄子》这则寓言，以喻鸱枭看到凤凰死时的得意神情。

⑤ 高蹈派，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诗歌的一个流派，宣扬"为艺术而艺术"。

天　　狗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①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 X 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 ②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 年 2 月初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原注写于一月三十日。

① 我国旧时迷信,以为日月蚀是天狗吞食日月,遇日蚀或月蚀时就敲锣打鼓驱赶天狗。

② 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

心　　灯

连日不住的狂风，
吹灭了空中的太阳，
吹熄了胸中的灯亮。
炭坑中的炭块呀，凄凉！

空中的太阳，胸中的灯亮，
同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一样：
太阳万烛光，我是五烛光，
烛光虽有多少，亮时同时亮。

放学回来我睡在这海岸边的草场上，
海碧天青，浮云灿烂，衰草金黄。
是潮里的声音？是草里的声音？
一声声道：快向光明处伸长！

有几个小巧的纸鸢正在空中飞放，
纸鸢们也好象欢喜太阳：
一个个恐后争先，争先恐后，

不断地努力、飞扬、向上。

更有只雄壮的飞鹰在我头上飞航，
他在闪闪翅儿，又在停停桨，
他从光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
我想到我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

1920年2月初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原注写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炉 中 煤

——眷念祖国的情绪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1920年1、2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无　烟　煤

“轮船要煤烧，
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
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①

Stendhal 哟！②
Henri Beyle 哟！
你这句警策的名言，
便是我今天装进了脑的无烟煤了！

夹竹桃底花，
石榴树底花，
鲜红的火呀！
思想底花，
可要几时才能开放呀？

云衣灿烂的夕阳
照过街坊上的屋顶来笑向着我，
好象是在说：

"沫若哟！你要往哪儿去哟？"

我悄声地对她说道：

"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去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这三句是司汤达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一日在被任为驻罗马教廷辖区契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现属意大利)领事时致狄·费奥尔(di Fiore)信中的话。

② Stendhal(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 Henri Beyle，1783—1842)，法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等。

日　出

哦哦，环天都是火云！
好象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
赤的鲸鱼，赤的象，赤的犀。
你们可都是亚坡罗① 的前驱？

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
你二十世纪底亚坡罗！
你也改乘了摩托车吗？
我想做个你的助手，你肯同意吗？

哦哦，光的雄劲！
玛瑙一样的晨鸟在我眼前飞腾。
明与暗，刀切断了一样地分明！
这正是生命和死亡的斗争！

哦哦，明与暗，同是一样的浮云。
我守看着那一切的暗云……
被亚坡罗的雄光驱除干净！

是凯旋的鼓吹呵，四野的鸡声！

1920年3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原注写于二月二十九日。

① 亚坡罗(Apollo)，现通译为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晨　安

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平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

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所畏敬的 Pioneer 呀！①

晨安！雪的帕米尔呀！②

晨安！雪的喜玛拉雅呀！③

晨安！Bengal 的泰戈尔翁呀！④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晨安！恒河呀！⑤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红海呀！苏彝士的运河呀！⑥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⑦

啊啊！你早就幻想飞行的达·芬奇呀！⑧

晨安！你坐在万神祠前面的“沉思者”呀！⑨

晨安！半工半读团的学友们呀！

晨安！比利时呀！比利时的遗民呀！

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⑩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⑪

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ésamé 呀！⑫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1920年1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Pioneer，先驱者。

② 帕米尔，即帕米尔高原，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及苏联、阿富汗边界一带，我国亦称为葱岭，是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交汇而成的高原，位于亚洲中部最高处，终年积雪，有世界屋顶之称。

③ 喜玛拉雅，即喜马拉雅山，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与印度、不丹、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边界上，是世界最大的山系，高峰林立，终年积雪，其中珠穆朗玛峰，海拔八千八百多公尺，是世界第一高峰。

④ 作者原注：泰戈尔（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和哲学家，曾在孟加拉省显替尼克丹森林中创设和平大学，主张将生活与教育融化在自然中，并以为调和东西文化可以为国际和平制造基础。

⑤ 恒河，南亚的大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大部分流经印度境内，至孟加拉国流入孟加拉湾。恒河在印度被看作"圣河"，人们常在恒河中作"圣水浴"。根据佛教和印度教的宗教神话和传说，恒河水可以涤除罪孽，使人们脱离苦海，超升天国。

⑥ 苏彝士（Suez，现通译苏伊士）的运河，在埃及东北部，贯通亚非两洲分界线上的苏伊士地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为沟通印度洋经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重要国际航运通道。

⑦ 尼罗河（Nile），世界最大的河流之一，在非洲东北部。其上游为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至苏丹境内汇合后，为尼罗河主流，经埃及境内至开罗附近，形成三角洲分流入地中海。

金字塔，古埃及帝王的陵墓，为巨石砌成的方锥形建筑物，形如汉字的"金"字，因称为"金字塔"，分布在尼罗河两岸。

⑧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期中的大画家，曾拟制造飞行工具。

这一句在发表时和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作：

"啊啊！你在一个炸弹上飞行的 D'annunzio 呀！"

按 D'annunzio，（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其早期作品在西欧文艺界有较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自愿入伍，到前线作战，担任过空军飞行员。一九二六年，墨索里尼发动法西斯政变后，他积极拥护墨索里尼独裁统治，赞扬侵略战争，成为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

⑨ 作者原注：法国近代雕刻家罗丹的作品，安置在巴黎万神祠前。

⑩ 华盛顿(G. Washington, 1732—1799)，北美独立战争中起义军的总司令，后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林肯(A.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他主张解放黑奴，遭到南方奴隶主反对，引起南北战争。北方军队获胜后，奴隶制度废除，但他则被南方奴隶主指使暴徒刺杀而死。

惠特曼(W.Whitman, 1819—1892)，美国诗人，提倡自由诗，他的诗多歌颂自由、理想，诗风热情奔放，著有《草叶集》等。

⑪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有扶桑，十日所浴。"《梁书·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后来因称日本为扶桑。

⑫ Mésamé，日文汉字"目觉"的读音，意为醒。

笔立山头展望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①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② 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沈沈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
　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1920年6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作者原注：笔立山在日本门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陆船廛，了如指掌。

① Symphony，交响乐。

② Cupid（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手持弓箭，背生双翼的童子。

浴　　海

太阳当顶了!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我的心和日火同烧,
我有生以来的尘垢、粃糠
早已被全盘洗掉!
我如今变了个脱了壳的蝉虫,
正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弟兄们! 快快!
快也来戏弄波涛!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1919年9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
　吕哟！①

1919年9、10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律吕，节奏、音律。最初发表时作 Rhythm。

三个泛神论者

一

我爱我国的庄子,①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②
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③

二

我爱荷兰的 Spinoza,④
因为我爱他的 Pantheism,
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⑤

三

我爱印度的 Kabir,⑥
因为我爱他的 Pantheism,
因为我爱他是靠编鱼网吃饭的人。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题为《三个 Pantheism》。按"Pantheism"应为"Pantheists"。

①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人,与老子同为道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所著有《庄子》。

② 作者原注:Pantheism 即泛神论。这种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本体的表相,本体是无乎不在的,不受时空的限制。有所谓神,那就是这个本体。在十六、十七世纪,泛神论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成为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先导。

③ 关于庄子靠打草鞋吃饭的传说,可参看《庄子·列御寇》篇和作者《蒲剑集·庄子与鲁迅》一文中的论述。

④ 作者原注: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著名的荷兰唯物论哲学家。本为犹太人,犹太教会以其背叛教义,驱逐出境;后卜居于海牙,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不承认神是自然的创造主,认为自然本身就是神。他的唯物论学说,对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论者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有着颇大的影响。

⑤ 指斯宾诺莎被驱逐出教会后,曾以磨制镜片为生。

⑥ 作者原注:加皮尔(Kabir,1440—1518),印度的神学家和诗人。

电 火 光 中

一 怀古——贝加尔湖畔之苏子卿①

电灯已着了光，
我的心儿却怎这么幽暗？
我孤独地在市中徐行，
想到了苏子卿在贝加尔湖湖畔。
我想象他披着一件白羊裘，
毡履，毡裳，毡巾复首，
独立在苍茫无际的西比利亚②荒原当中，
有雪潮一样的羊群在他背后。
我想象他在个孟春的黄昏时分，
待要归返穹庐，
背景中贝加尔湖上的冰涛，
与天际的白云波连山竖。
我想象他向着东行，
遥遥地正望南翘首；
眼眸中含蓄着无限的悲哀，
又好象燃着希望一缕。

二 观画——Millet的《牧羊少女》③

电灯已着了光,
我的心儿却怎这么幽暗?
我想象着苏子卿的乡思,
我步进了街头的一家画馆。
我赏玩了一回四林湖④畔的日晡,
我又在加里弗尼亚州⑤观望瀑布——
哦,好一幅理想的画图! 理想以上的画图!
画中的人! 你可不便是胡妇吗? 胡妇!⑥
一个野花烂缦的碧绿的大平原,
在我的面前展放。
平原中立着一个持杖的女人,
背后也涌着了一群归羊。
那怕是苏武归国后的风光,
他的弃妻,他的群羊无恙;
可那牧羊女人的眼中,眼中,
那含蓄的是悲愤? 怨望? 凄凉?

三 赞像——Beethoven的肖像⑦

电灯已着了光,
我的心儿却怎这么幽暗?

我望着那弥勒的画图，

我又在《世界名画集》中寻检。

圣母，耶稣的头，抱破瓶的少女……

在我面前翩舞。

哦，贝多芬！贝多芬！

你解除了我无名的愁苦！

你蓬蓬的乱发如象奔流的海涛，

你高张的白领如象戴雪的山椒。

你如狮的额，如虎的眼，

你这如象"大宇宙意志"⑧自身的头脑！

你右手持着铅笔，左手持着原稿，

你那笔尖头上正在倾泻着怒潮。

贝多芬哟！你可在倾听什么？

我好象听着你的 symphony 了！

1919年年末初稿

1928年2月1日修改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原注写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① 贝加尔(Байкал)湖，现在苏联西伯利亚境内，中国古称北海。苏武，字子卿。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在北海放牧十九年。

② 西比利亚(Сибирь)，现通译为西伯利亚。

③ Millet，现通译米勒。作者原注：弥勒(Millet, 1814—1875)，法国名画家。大部分作品描写农民生活，充满对劳动的赞美。

④ 四林湖，在瑞士琉森(Lucerne)州，阿尔卑斯山下。

⑤ 加里弗尼亚(California)，现通译为加利福尼亚，美国西部的一个州。

⑥ 苏武在匈奴曾娶妻生子，见《汉书·李广苏建传》。

⑦ 作者原注：贝多芬(Beethoven, 1770—1827)，德国伟大音乐家。家贫，幼年以善奏钢琴著名。三十岁后，耳渐聋。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名曲，对后来的音乐界影响很大。

⑧ 大宇宙，德文为 Makrokosmos，见歌德长篇诗剧《浮士德》第一部《夜》的一幕。大宇宙意志，意即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体系。

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

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①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②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
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们的赋生。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

地球，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
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地球，我的母亲！
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个梦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个妄执无明。③

地球，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④
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
还有位什么父亲。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缥缈的天球，是你化妆的明镜，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
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过是我们生物的眼球的虚影；
我只相信你是实有性的证明。

地球，我的母亲！
已往的我，只是个知识未开的婴孩，
我只知道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饮一杯水，纵是天降的甘霖，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亲！
我听着一切的声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动，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感觉着一切的芬芳采色，
我知道那是你给我的玩品，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
用来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⑤

1919年12月末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普罗美修士(Prometheus)，现通译为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他曾以粘土造人，教以各种技艺，并曾把天上的火种偷给人间，因而触怒天帝，被缚在高加索(Caucasus)山上，每天受着鹫鸟啄食肝脏的痛苦。

② 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在这一节下尚有一节，文为：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
我也是你不肖的儿孙。

③ 妄执无明，佛家语。妄执，虚妄的意念。无明，心地痴暗。

④ 伊尹，商代大臣，辅佐成汤建立商王朝，传说他生于空桑。《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空桑，中空的桑树。

⑤ 本篇一九二〇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最后尚有两节，文为：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
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
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雪　朝

——读 Carlyle:《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①

雪的波涛!
一个银白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象要化为了光明流去,
Open-secret哟!②

楼头的檐霤……
那可不是我全身的血液?
我全身的血液点滴出律吕的幽音,
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

哦哦! 大自然的雄浑哟!
大自然的 symphony 哟!
Hero-poet 哟!③
Proletarian poet哟!④

1919年12月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原题即今副题。一九二一年收入《女神》时另标今题。

①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十九世纪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The Hero as Poet"《作为诗人的英雄》是他的一篇论文。

② Open-secret，公开的秘密。

③ Hero-poet，英雄诗人。

④ Proletarian Poet，无产阶级诗人。

登　临

终久怕要下雨吧，
我快登上山去！
山路儿淋漓，
把我引到了山半的庙宇，
听说是梅花的名胜地。

哦，死水一池！
几匹游鳞，
喁喁地向我私语：
“阳春还没有信来，
梅花还没有开意。”

庙中的铜马，
还带着夜来的清露。
驯鸽儿声声叫苦。
驯鸽儿！你们也有什么苦楚？

口箫儿吹着，

山泉儿流着，
我在山路儿上行着，
我要登上山去。
我快登上山去！
山顶上别有一重天地！

血潮儿沸腾起来了！
山路儿登上一半了！
山路儿淋漓，
粘蜕了我脚上的木履。
泥上留个脚印，
脚上印着黄泥。

脚上的黄泥！
你请还我些儿自由，
让我登上山去！
我们虽是暂时分手，
我的形骸终久是归你所有。

唉，泥上的脚印！
你好象是我灵魂儿的象征！
你自陷了泥涂，
你自会受人蹂躏。
唉，我的灵魂！

你快登上山顶!

口箫儿吹着,
山泉儿流着,
伐木的声音丁丁着。
山上的人家早有鸡声鸣着。
这不是个交响乐团么?
司乐的人! 你在哪儿藏着?

啊啊!
四山都是白云,
四面都是山岭,
山岭原来登不尽。
前山脚下,有两个行人,
好象是一男一女,
好象是兄和妹。
男的背着一捆柴,
女的抱的是什么?
男的在路旁休息着,
女的在兄旁站立着。
哦,好一幅画不出的画图!

山顶儿让我一人登着,
我又感觉着凄楚,

我的安娜！我的阿和！①
你们是在家中吗？
你们是在市中吗？
你们是在念我吗？
终久怕要下雨了，
我要归去。

本篇原载作者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致田寿昌（即田汉）的信中（此信见一九二〇年亚东图书局出版的《三叶集》）。后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及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有副题："一名'独游太宰府'"。

① 安娜，作者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阿和，作者的儿子郭和夫。

光　海

无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个光海了。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到处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阳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翡翠一样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们手招。
银箔一样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们拥抱。
我们来了。

你快拥抱！
我们要在你怀儿的当中，
洗个光之澡！

一群小学的儿童，
正在沙中跳跃：
你撒一把沙，
我还一声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搵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旧我了。

十五年前的旧我呀，
也还是这么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①
我住在至乐山②下的高小。
至乐山下的母校呀！
你怀儿中的沙场，我的摇篮，
可还是这么光耀？
唉！我有个心爱的同窗，
听说今年死了！

我契己的心友呀！
你蒲柳一样的风姿，

还在我眼底留连，
你解放了的灵魂，
可也在我身旁欢笑？
你灵肉解体的时分，
念到你海外的知交，
你流了眼泪多少？……

哦，那个玲珑的石造的灯台，
正在海上光照，
阿和要我登，
我们登上了。
哦，山在那儿燃烧，
银在波中舞蹈，
一只只的帆船，
好象是在镜中跑，
哦，白云也在镜中跑，
这不是个呀，生命底写照！

阿和，哪儿是青天？
他指着头上的苍昊。
阿和，哪儿是大地？
他指着海中的洲岛。
阿和，哪儿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只飞鸟。

哦哈，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要同白云比飞，
我要同明帆赛跑。
你看我们哪个飞得高？
你看我们哪个跑得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青衣江，在四川西部，古称沫水，是大渡河的支流，在四川省乐山市和大渡河会合后流入岷江。嘉州，南北朝时北周置，隋废，唐复置。这里指当时的乐山县，今四川省乐山市。

② 至乐山，在乐山市内。

梅花树下醉歌

——游日本太宰府①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自我当中
吐露出清淡的天香，
开放出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赞美你！
我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
还有什么你？
还有什么我？

还有什么古人?
还有什么异邦的名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本篇初见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上海亚东图书局出版的《三叶集》作者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致宗白华的信中。(这封信写作日期,《三叶集》原注为:"三月三日作",据信中所述日期推算,应为三月三十日。)

① 这个副题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作"偕田寿昌兄再游太宰府"。太宰府,在日本北九州福冈市。

演 奏 会 上

Violin同 Piano① 的结婚，
Mendelssohn 的《仲夏夜的梦》② 都已过了。
一个男性的女青年
独唱着 Brahms 的《永远的爱》，③
她那 soprano④ 的高音，
唱得我全身的神经战栗。
一千多听众的灵魂都已合体了，
啊，沈雄的和雝，神秘的渊默，浩荡的爱海哟！
狂涛似的掌声把这灵魂的合欢惊破了，
啊，灵魂解体的悲哀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Violin，小提琴。Piano，钢琴。

② 作者原注：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是德国的音乐名家，其曲品典雅而富诗趣。《仲夏夜的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本诸莎士比亚，其序曲一阕，乃门氏十七岁时(一八二六年八月六日)所作。

③ 作者原注：波拉牟士(Johannes Brahms，1833—1897)，十九世纪后半德国乐坛之名家，且兼长文艺。生平作曲在五百品以上，曲品以理智胜，而伟丽的感情复洋溢于其中，歌词多取材于传说与情话，其颂美恋爱之悃忱，三昧，可称古今独步云。《永远的爱》原文是"Von ewiger Liebe"。

④ Soprano，女高音。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涛声波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沈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十里松原，即千代松原，在博多湾畔。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①、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1920年5、6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苏彝士、巴拿马，指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见前《晨安》注。巴拿马运河(Canel de Panamá)，在巴拿马共和国中部，贯通巴拿马地峡，为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国际航运通道。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都是人工开凿的巨大工程。

太 阳 礼 赞

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
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

天海中的云岛都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碍一概划平！

出现了哟！出现了哟！耿晶晶地白灼的圆光！
从我两眸中有无限道的金丝向着太阳飞放。

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你。
太阳哟！你不把我照得个通明，我不回去！

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
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
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沤！

太阳哟！我心海中的云岛也已笑得来火一样地鲜明了！

太阳哟！你请永远倾听着，倾听着，我心海中的怒涛！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沙上的脚印

一

太阳照在我右方，
把我全身的影儿
投在了左边的海里；
沙岸上留了我许多的脚印。

二

太阳照在我左方，
把我全身的影儿
投在了右边的海里；
沙岸上留了我许多的脚印。

三

太阳照在我后方，
把我全身的影儿

投在了前边的海里；
海潮哟，别要荡去了沙上的脚印！

四

太阳照在我前方，
太阳哟！可也曾把我全身的影儿
投在了后边的海里？
哦，海潮儿早已荡去了沙上的脚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原题为《岸》。作者自注写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日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改题为《沙上的脚印》。

新阳关三叠

一

我独自一人，坐在这海岸边的石梁上，
我要欢送那将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阳。
汪洋的海水在我脚下舞蹈，
高伸出无数的臂腕待把太阳拥抱。
他，太阳，披着件金光灿烂的云衣，
要去拜访那西方的同胞兄弟。
他眼光耿耿，不转睛地，紧觑着我。
你要叫我跟你同路去吗？太阳哟！

二

我独自一人，坐在这海岸边的石梁上，
我在欢送那正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阳。
远远的海天之交涌起蔷薇花色的紫霞，
中有黑雾如烟，仿佛是战争的图画。
太阳哟！你便是颗热烈的榴弹哟！

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开出血红的花朵。
你眼光耿耿，不转睛地，紧觑着我，
我也想跟你同路去哟！太阳哟！

三

我独自一人，坐在这海岸边的石梁上，
我已欢送那已经西渡的初夏的太阳。
我回过头来，四下地观望天宇，
西北南东到处都张挂着鲜红的云旗。
汪洋的海水全盘都已染红了！
Bacchus① 之群在我面前舞蹈！
你眼光耿耿，可还不转睛地紧觑着我？
我恨不能跟你同路去哟！太阳哟！

1920 年 4、5 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有副题“宗白华兄砚右”；篇前并有小序：“白华，你走了之后，我沉默多时了。此诗是我破默底第一声。”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删去小序，副题改作“此诗呈宗白华兄”。

阳关，古地名，在今甘肃省西北部敦煌县境，汉、唐时为从中原往西域各地的通道。《阳关三叠》，古乐曲名。唐代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采入乐以为送别之曲。其歌法今已不传，一般认为歌至“阳关”句，反复歌之，因此谓之阳关三叠。

① Bacchus，巴克科斯，罗马神名，即古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倪索斯（Dionysus），是酒神与欢乐之神。

金　字　塔

其　一

一个，两个，三个，三个金字塔的尖端
排列在尼罗河畔——是否是尼罗河畔？——
一个高，一个低，一个最低，
塔下的河岸刀截断了一样地整齐，
哦，河中流泻着的涟漪哟！塔后汹涌着的云霞哟！
云霞中隐约地一团白光，恐怕是将要西下的太阳。
太阳游历了地球东半，又要去游历地球西半，
地球上的天工人美怕全盘都已被你看完！
否，否，不然！是地球在自转，公转，
就好象一个跳舞着的女郎将就你看。
太阳哟！太阳的象征哟！金字塔哟！
我恨不能飞随你去哟！飞向你去哟！

其　二

左右蓊郁着两列森林，

中间流泻着一个反写的“之”字，
流向那晚霞重叠的金字塔底。
伟大的寂寥哟，死的沈默哟，
我凝视着，倾听着……
三个金字塔的尖端
好象同时有宏朗的声音在吐：
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
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与神祇比伍！
不信请看我，看我这雄伟的巨制吧！
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呀！
哦哦，渊默的雷声！我感谢你现身的说教！
我心海中的情涛也已流成了个河流流向你了！
森林中流泻着的“之”江可不是我吗？

1920年6、7月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有副题“白华自佛郎克府（德国城市名，现通译为法兰克福——注释者）惠赐金字塔画片两张，赋此二诗以鸣谢”。篇后并有注：“金字塔本是太阳底象征。埃及艺术多取几何学的直线美，其表现浑圆的太阳竟用四面方锥体表现，正其美术之特点。盖取象太阳四方普照之意。”

巨炮之教训

博多湾①的海岸上，
十里松原的林边，
有两尊俄罗斯的巨炮，
幽囚在这里已十有余年，
正对着西比利亚的天郊，
比着肩儿遥遥望远。

我戴着春日的和光，
来在他们的面前，
横陈在碧荫深处，
低着声儿向着他们谈天：

"幽囚着的朋友们呀，
你们真是可怜！
你们的眼儿恐怕已经望穿？
你们的心中恐怕还有烟火在燃？
你们怨不怨恨尼古拉斯？②
忏不忏悔穷兵黩战？

思不思念故乡？
想不想望归返？

“幽囚着的朋友们呀，
你们为什么都把面皮红着？
你们还是羞？
你们还是怒？
你们的故乡早已改换了从前的故步。
你们往日的冤家，
却又闯进了你们的门庭大肆屠刳，③
可怜你们西比利亚的同胞
于今正血流漂杵。
…………”

我对着他们的话儿还未说完，
清凉的海风吹来了些睡眠，
轻轻地吻着我的眉尖。
我刚才垂下眼帘，
有两个奇异的人形前来相见：
一个好象托尔斯泰，④
一个好象列宁，
一个涨着无限的悲哀，
一个凝着坚毅的决心。

"托尔斯泰呀，哦！
你在这光天化日之中，
可有什么好话教我？"

"年轻的朋友呀，你可好？
我爱你是中国人。
我爱你们中国的墨与老。⑤
他们一个教人兼爱，节用，非争；
一个倡道慈，俭，不敢先的三宝。
一个尊'天'，一个讲'道'，
据我想来，天便是道！"
"哦，你的意见真是好！"

"我还想全世界便是我们的家庭，
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
我主张朴素，慈爱的生涯；
我主张克己，无抗的信条。⑥
也不要法庭；
也不要囚牢；
也不要军人；
也不要外交。
一切的人能如农民一样最好！"
"哦，你的意见真是好！"

"唉！我可怜这岛邦⑦的国民，
他们的眼见未免太小！
他们只知道译读我的糟粕，
不知道率循我的大道。
他们就好象一群猩猩，
只好学着人的声音叫叫！
他们就好象一群疯了的狗儿，
垂着涎，张着嘴，
到处逢人乱咬！"

"同胞！同胞！同胞！"
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喊叫，
"为阶级消灭而战哟！
为民族解放而战哟！
为社会改造而战哟！⑧
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
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
同胞！同胞！同胞！……"
他这霹雳的几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了。

1920年4月初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作者原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八日于福冈”。

① 博多湾,日本九州岛北端福冈市的海湾。

② 尼古拉斯,指沙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

③ 指十月革命后日本与美国出兵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

④ 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俄国文学家、思想家。著述丰富,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⑤ 墨与老,指我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墨子与老子。墨子即墨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思想见于《墨子》一书,兼爱、节用、非攻、尊天都是他的学说主张。老子即老聃,道家学派尊之为创始人。相传为他所著的《道德经》,多处谈到他所倡导的“道”;又其下篇第六十七章说:“夫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托尔斯泰晚年曾致力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研究,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编辑过论墨子兼爱学说的书。

⑥ 托尔斯泰早期站在自由派贵族立场揭露社会矛盾,后期站在宗法农民立场,一方面批判统治阶级,另一方面宣扬“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修养”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⑦ 岛邦,指日本。

⑧ 以上四句,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作:

列宁先生却在一旁酣叫,
“为自由而战哟!
为人道而战哟!
为正义而战哟!”

一九二八年编入《沫若诗集》时作者改如今本。

匪　徒　颂

匪徒有真有假。

《庄子·胠箧》篇里说："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象这样身行五抢六夺，口谈忠孝节义的匪徒是假的。照实说来，他们实在是军神武圣的标本。

物各从其类，这样的假匪徒早有我国的军神武圣们和外国的军神武圣们赞美了。小区区非圣非神，一介"学匪"，只好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来赞美一番吧。

一

反抗王政的罪魁，敢行称乱的克伦威尔呀！①
私行割据的草寇，抗粮拒税的华盛顿呀！
图谋恢复的顽民，死有余辜的黎塞尔呀！②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二

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③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④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三

反抗婆罗门的妙谛，倡导涅槃邪说的释迦牟尼呀！⑤
兼爱无父、禽兽一样的墨家巨子呀！⑥
反抗法王的天启，开创邪宗的马丁路德呀！⑦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四

倡导太阳系统的妖魔，离经畔道的哥白尼呀！⑧
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毁宗谤祖的达尔文呀！⑨
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尼采呀！⑩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五

反抗古典三昧的艺风，丑态百出的罗丹呀！⑪

反抗王道堂皇的诗风，饕餮粗笨的惠特曼呀！

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⑫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六

不安本分的野蛮人，教人“返自然”的卢梭呀！⑬

不修边幅的无赖汉，擅与恶疾儿童共寝的丕时大罗启呀！⑭

不受约束的亡国奴，私建自然学园的泰戈尔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1919年年末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克伦威尔（O. Cromwell, 1599—1653），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领袖，曾率领起义军战胜王党军队，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建立共和国。

② 黎塞尔（J. Rizal, 1861—1896），现通译为黎萨尔，菲律宾的爱国诗人和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他以诗文作号召，为争取菲律宾的自由、民主，从事反抗当时菲律宾统治者西班牙的斗争，后被西班牙殖民统治当局枪杀。

③ 克绍箕裘，继承祖先的事业。《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恩格斯的父亲是工厂主，后来又曾在英国经商，属于资产级级。"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反语，意指恩格斯背叛了他的父亲所属的阶级，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④ 以上三句，在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中作：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一九二八年编入《沫若诗集》时，作者改如今本。

⑤ 释迦牟尼，佛教的创始者，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现在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佛经说他年青时不满当时流行的婆罗门教教义，创立了佛教。他倡导长期修行，灭绝一切人世烦恼，以达到功德圆满所谓"涅槃"的最高境界。

⑥ 《孟子·滕文公》篇："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巨子，墨家学派对其领袖的尊称。

⑦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倡导者。他否定教皇权威，反抗陈规和天主教旧的教义，创立新教，成为基督教路德派的创始人。

⑧ 哥白尼（N. Copernic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始人。他创立了地球绕日运行的学说，推翻了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是天文学上一次重大的革命，也是对基督教传统教义的背叛。

⑨ 达尔文（C. R.Darwin, 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说创始人。他提出人类由古猿进化的理论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

⑩ 尼采（F.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倡导"超人"哲学，认为"超人"创造历史，而普通人只是实现"超人"事业的工具。

⑪ 罗丹（A. Rodin, 1840—1917），法国雕塑家。他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出许多风格新颖、生动有力的艺术形象，对近代雕塑艺术有较大的影

响。由于他在艺术上的创新，不受传统的约束，曾受到法国正统学派的抨击。

⑫ 托尔斯泰晚年厌弃贵族生活，弃家出走，途中患肺炎，死于阿斯塔波沃车站。

⑬ 卢梭(J.J. Rousseau, 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主张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让他们身心自由发展的教育学说。

⑭ 丕时大罗启(J.H. Pestalozzi, 1746—1827)，现通译为裴斯泰洛齐，瑞士的教育家，曾建立学校，根据卢梭的教育理论教育贫苦儿童。

胜 利 的 死

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①党员马克司威尼，②自八月中旬为英政府所逮捕以来，幽囚于剥里克士通监狱中，耻不食英粟者七十有三日，终以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死于狱。

其 一

Oh! once again to Freedom's cause return,
The patriot Tell-the Bruce of Bannockburn!
爱国者兑尔——邦诺克白村的布鲁士，③
哦，请为自由之故而再生！

——Thomas Campbell④

哦哦！这是张"眼泪之海"的写真呀！
森严阴耸的大厦——可是监狱的门前？可是礼拜
  堂的外面？
一群不可数尽的儿童正在跪着祈祷呀！

"爱尔兰独立军的领袖马克司威尼，
投在英格兰，剥里克士通监狱中已经五十余日了，

入狱以来耻不食英粟；
爱尔兰的儿童——跪在大厦前面的儿童
感谢他爱国的至诚，
正在为他请求加护，祈祷。”

可敬的马克司威尼呀！
可爱的爱尔兰的儿童呀！
自由之神终会要加护你们，
因为你们能自相加护，
因为你们是自由神的化身故！

10月13日

其　二

Hope, for a season, bade the world farewell,
And Freedom shrieked—as Kosciuszko fell!
希望，暂时向世界告别了，
自由也发出惊叫——当珂斯修士哥死了！⑤
——Thomas Campbell

爱尔兰的志士！马克司威尼！
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我壁上的日历永不曾引
　我如此注意)
你囚在剥里克士通监狱中可还活着在吗？
十月十七日伦敦发来的电信

说你断食以来已经六十六日了，
然而容态依然良好；
说你十七日的午后还和你的亲人对谈了须臾，
然而你的神采比从前更加光辉；
说你身体虽日渐衰颓，
然而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
爱尔兰的志士！马克司威尼呀！
此时此刻的有机物汇当中可还有你的生命存在吗？
十月十七日你的故乡——可尔克市——发来的电信⑥
说是你的同志新芬党员之一人，匪持谢乐德，
囚在可尔克市监狱中断食以来已六十有八日，
终以十七日之黄昏溘然长逝了。
——啊！有史以来罕曾有的哀烈的惨死呀！
爱尔兰的首阳山！爱尔兰的伯夷、叔齐哟！⑦
我怕读得今日以后再来的电信了！

10月22日

其　三

Oh! sacred Truth! thy triumph ceased a while,
And Hope, thy sister, ceased with thee to smile.
哦，神圣的真理！你的胜利暂停了一忽，
你的姊妹，希望，也同你一道停止了微笑。

——Thomas Campbell

十月二十一日伦敦发来的电信又到了!
说是马克司威尼已经昏死了去三回了!
说是他的妹子向他的友人打了个电报:
望可尔克的市民早为她的哥哥祈祷,
祈祷他早一刻死亡,少一刻痛伤!
不忍卒读的伤心人语哟! 读了这句话的人有不流眼
　泪的吗?
猛兽一样的杀人政府哟! 你总要在世界史中添出一
　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
冷酷如铁的英人们呀! 你们的血管之中早没有拜
　伦、⑧康沫尔的血液循环了吗?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 我希望我们这阴莽莽的地
　球,就在这一刹那间,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10月24日

其　四

Truth shall restore the light by Nature given,
And, like Prometheus, bring the fire of
Heaven!
真理,你将恢复自然所给予的光,
如象普罗美修士带来天火一样!

——Thomas Campbell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他悲壮的哀歌,

穹窿无际的青天已经哭红了他的脸面，
远远的西方，太阳沈没了！——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
  胜利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暨的
  马克司威尼早早救了！
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
  的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

10月27日

〔**附白**〕这四节诗是我数日间热泪的结晶体。各节弁首的诗句都是从苏格兰诗人康沫尔（Thomas Campbell, 1777—1844）二十二岁时所作《哀波兰》（The Downfall of Poland）一诗引出，此诗余以为可与拜伦的《哀希腊》一诗并读。拜伦助希腊独立，不得志而病死；康氏亦屡捐献资金以惠助波兰，两诗人义侠之气亦差堪伯仲。如今希腊、波兰均已更生，而拜伦、康沫尔均已逝世；然而西方有第二之波兰，东方有第二之希腊，我希望拜伦、康沫尔之精神“Once again to Freedom's cause return!”（请为自由之故而再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新芬，爱尔兰语 Sinn Fein 的音译，意为“我们自己”，引申为“爱尔兰人之爱尔兰”的意思。新芬党是一九〇五年建立的主张爱尔兰独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后分化，它的左翼曾参加反英起义并领导反英游击战争，右翼则同英国统治者妥协。

② 马克司威尼（T. Macswiney，1879—1920），早年曾写过诗歌、剧本多

种。一九一三年创建科克郡义勇军，积极从事爱尔兰独立运动，曾多次被英国政府逮捕。一九一七年当选为爱尔兰议会下院议员。一九二〇年三月，他的好友、科克市前市长麦考登被英政府杀害，他继任市长。八月十二日科克市新芬党法庭开庭审询英政府警察，法庭遭政府军袭击，马克司威尼被捕。他进行绝食斗争，虽经市民游行示威和世界舆论强烈要求，英政府仍不予释放。马克司威尼终于在绝食七十三天后逝世。

③ 作者原注：威廉·克尔（Wilhelm Tell，现通译为威廉·退尔。——注释者）是十四世纪瑞士的爱国者。布鲁士是十四世纪苏格兰的爱国者。原诗在此是直喻十八世纪波兰爱国志士珂斯修士哥。

④ Thomas Campbell，即本篇"附白"中的康沫尔，现通译为坎贝尔。

⑤ 珂斯修士哥（Thaddeus Kosciuszko 1746—1817），十八世纪波兰爱国志士，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一七九四年三月，在克拉科夫发动和领导了反对俄国占领军的起义，解放了华沙。起义军后在俄、普、奥三国军队镇压下失败，珂斯修士哥被关入狱，后获释流亡国外，客死瑞士。

⑥ 可尔克（Cork），现通译科克，爱尔兰南部重要海港和工业城市。

⑦ 首阳山和伯夷、叔齐，见本卷《星空·孤竹君之二子》注。

⑧ 拜伦（G. G.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参见本篇"附白"。

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

一

“先生辍课了！”
我的灵魂拍着手儿叫道：好好！
我赤足光头，
忙向自然的怀中跑。

二

我跑到松林里来散步，
头上沐着朝阳，
脚下濯着清露，
冷暖温凉，
一样是自然生趣！

三

我走上了后门去路，

后门儿……呀！你才紧紧锁着！
咳！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自作囚徒？
啊！那门外的海光远远地在向我招呼！

四

我要想翻出墙去；
我监禁久了的良心，
他才有些怕惧。
一对雪白的海鸥正在海上飞舞，
啊！你们真是自由！
咳！我才是个死囚！

五

我踏只脚在门上，
我正要翻出监墙，
“先生！你别忙！”
背后的人声
叫得我面皮发烧，心发慌。

六

一个扫除的工人，

挑担灰尘在肩上，
慢慢地开了后门，
笑嘻嘻地把我解放……

七

工人！我的恩人！
我在这海岸上跑去跑来，
我真快畅！
工人！我的恩人！
我感谢你得深深，
同那海心一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夜

夜！黑暗的夜！
要你才是“德谟克拉西！”①
你把这全人类来拥抱：
再也不分甚么贫富、贵贱，
再也不分甚么美恶、贤愚，
你是贫富、贵贱、美恶、贤愚一切乱根苦蒂的大熔炉。
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脂乐慈的大工师。
黑暗的夜！夜！
我真正爱你，
我再也不想离开你。
我恨的是那些外来的光明：
他在这无差别的世界中
硬要生出一些差别起。

1919年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

死

嗳！

　　要得真正的解脱吓，

　　还是除非死！

死！

　　我要几时才能见你？

　　你譬比是我的情郎，

　　我譬比是个年轻的处子。

　　我心儿很想见你，

　　我心儿又有些怕你。

我心爱的死！

　　我到底要几时才能见你？

1919年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第 三 辑

Venus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沈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1919年间作①

本篇收入《女神》前未见发表过。Venus（维纳斯），罗马神话中司美与恋爱的女神。

①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在作者其他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载。据作者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所写《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说，这诗（文中诗题作《维奴司》）是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夏秋之交与《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等诗先后作的，而在《学生时代·创造十年》第三节中则说《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离别》等诗是一九一八年做的。

别　离

残月黄金梳，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桥下流泉声如泫。

晓日月桂冠，
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
生离令我情惆怅。

〔**附白**〕此诗内容余曾改译如下：

一弯残月儿
　还高挂在天上。
一轮红日儿
　早已出自东方。
我送了她回来，
　走到这旭川桥上；

应着桥下流水的哀音，
　我的灵魂儿
　向我这般歌唱：

月儿啊！
　你同那黄金梳儿一样。
　我要想爬上天去，
　把你取来；
　用着我的手儿，
　插在她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呀！
　你今儿到了哪方？

太阳呀！
　你同那月桂冠儿一样。
　我要想爬上天去，
　把你取来；
　借着她的手儿，
　戴在我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呀！

　你今儿到了哪方？

一弯残月儿

　还高挂在天上。

一轮红日儿

　早已出自东方。

我送了她回来

　走到这旭川桥上；

应着桥下流水的哀音，

　我的灵魂儿

　向我这般歌唱。

1919年3、4月间作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这里所注写作时间与作者其他著作中所记载的有出入。请参看前首《Venus》注。又一九四一年作者所写《五十年简谱》也说《残月黄金梳》(即本篇)及《死的诱惑》等诗为一九一六年作。

春　愁

是我意凄迷？
是天萧条耶？
如何春日光，
惨淡无明辉？
如何彼岸山，
低头不展眉？
周遭打岸声，
海兮汝语谁？
海语终难解，
空见白云飞。

1919年3、4月间作

本篇收入《女神》前未见发表过。

司健康的女神

Hygeia哟！①
你为什么弃了我？
我若再得你蔷薇花色的脸儿来亲我，
我便死——也灵魂安妥。
Hygeia 哟，
你为什么弃了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Hygeia，希腊文为 Hygieia（许癸厄亚），古希腊神话中司健康的女神。

新月与白云

月儿呀！你好象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1919年夏秋之间作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新月与白云分别为二题。

① 这里写作时间与作者其他著作中所记载的有出入。请参看前首《Venus》注。

死 的 诱 惑

一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边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二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声地也向我叫号。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附白〕这是我最早的诗，大概是一九一八年初夏作的。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作者在其他著作中所说与这里所注有出入。请参看前首《Venus》注和《别离》题注。

火　葬　场

我这瘟颈子上的头颅
好象那火葬场里的火炉；
我的灵魂呀，早已被你烧死了！
哦，你是哪儿来的凉风？
你在这火葬场中
也吹出了一株——春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鹭　鸶

鹭鸶！鹭鸶！
你自从哪儿飞来？
你要向哪儿飞去？
你在空中画了一个椭圆，
突然飞下海里，
你又飞向空中去。
你突然又飞下海里，
你又飞向空中去。
雪白的鹭鸶！
你到底要飞向哪儿去？

1919年夏秋之间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鸣　　蝉

声声不息的鸣蝉呀！
秋哟！时浪的波音哟！
一声声长此逝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原注写作日期为十月二日。

晚　　步

松林呀！你怎么这样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
从也不曾看见
这沙路儿这样平平！

两乘拉货的马车从我面前经过，
倦了的两个车夫有个在唱歌。
他们那空车里载的是些什么？
海潮儿应声着：平和！平和！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春　蚕

蚕儿呀，你在吐丝……
哦，你在吐诗！
你的诗，怎么那样地
纤细、明媚、柔腻、纯粹！
那样地……嗳！我已形容不出你。

蚕儿呀，你的诗
可还是出于有心？无意？
造作矫揉？自然流泻？
你可是为的他人？
还是为的你自己？

蚕儿呀，我想你的诗
终怕是出于无心，
终怕是出于自然流泻。
你在创造你的“艺术之宫”，
终怕是为的你自己。

本篇最初见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七日出版的上海《新的小说》二卷一期。在这一期中载有作者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致陈建雷的《论诗》通信，信中录有题为《春蚕》的诗，但与收入《女神》的本诗在字句上有较大的不同。

蜜桑索罗普之夜歌

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地，遥遥地，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①
返向那沈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象那个坠落了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前进！……前进！
莫辜负了前面的那轮月明！

1920年11月23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北京《少年中国》(季刊)第二卷第九期田汉所译《沙乐美》之译文前。发表时和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另有副题:“此诗呈 Salomé 之作者与寿昌”。Salomé (《莎乐美》),英国诗人王尔德(O.Wilde,1856—1900)所作剧本。作者原注:密桑索罗普(Misanthrope),厌世者。

① 鲛人,神话中的人鱼,泣泪成珠。见三国魏曹植《七启》和《文选》晋代左思《吴都赋》及注。

霁　月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

云母面就了般的白杨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导引，
引我向沈默的海边徐行。
一阵阵的暗香和我亲吻。

我身上觉着轻寒，
你偏那样地云衣重裹，
你团圞无缺的明月哟，
请借件缟素的衣裳给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样地雾帷深锁。

你渊默无声的银海哟，
请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晴　　朝

池上几株新柳，
柳下一座长亭，
亭中坐着我和儿，
池中映着日和云。

鸡声、群鸟声、鹦鹉声，
溶流着的水晶一样！
粉蝶儿飞去飞来，
泥燕儿飞来飞往。

落叶蹁跹，
飞下池中水。
绿叶蹁跹，
翻弄空中银辉。

一只白鸟
来在池中飞舞。

哦，一湾的碎玉！

无限的青蒲！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九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岸　　上

其　一

岸上的微风
早已这么清和！
远远的海天之交，
只剩着晚红一线。
海水渊青，
沈默着断绝声哗。
青青的郊原中，
慢慢地移着步儿，
只惊得草里的虾蟆四窜。
渔家处处，
吐放着朵朵有凉意的圆光。
一轮皓月儿
早在那天心孤照。
我吹着支
小小的哈牟尼笳，①
坐在这海岸边的破船板上。

一种寥寂的幽音
好象要充满那莹洁的寰空。
我的身心
好象是——融化着在。

1920年7月26日

其　二

天又昏黄了。
我独自一人
坐在这海岸上的渔舟里面，
我正对着那轮皓皓的月华，
深不可测的青空！
深不可测的天海呀！
海湾中喧豗着的涛声
猛烈地在我背后推荡！
Poseidon 呀，②
你要把这只渔舟
替我推到那天海里去？

1920年7月27日

其　三

哦，火！

铅灰色的渔家顶上，
昏昏的一团红火！
鲜红了……嫩红了……
橙黄了……金黄了……
依然还是那轮皓皓的月华！
“无穷世界的海边群儿相遇。
无际的青天静临，
不静的海水喧豗。
无穷世界的海边群儿相遇，叫着，跳着。”③
我又坐在这破船板上，
我的阿和
和着一些孩儿们
同在沙中游戏。
我念着泰戈尔的一首诗，
我也去和着他们游戏。
嗳！我怎能成就个纯洁的孩儿？

1920年7月29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时和一九二一年《女神》初版本题为《岸上三首》。

① 哈牟尼笳（Harmonica），口琴。

② Poseidon，波塞冬，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③ 这是泰戈尔的长诗《吉檀迦利》中的诗句。

晨兴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这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交横着迷离的疏影。

松林外海水清澄，
远远的海中岛影昏昏，
好象是，还在恋着他昨宵的梦境。

携着个稚子徐行，
耳琴中交响着鸡声、鸟声，
我的心琴也微微地起了共鸣。

本篇收入《女神》前未见发表过。

春之胎动

独坐北窗下举目向楼外四望：
春在大自然的怀中胎动着在了！

远远一带海水呈着雌虹般的彩色，
俄而带紫，俄而深蓝，俄而嫩绿。

暗影与明辉在黄色的草原头交互浮动，
如象有探海灯在转换着的一般。

天空最高处作玉蓝色，有几朵白云飞驰；
白云的缘边色如乳縻，叫人微微眩目。

楼下一只白雄鸡，戴着鲜红的柔冠，
长长的声音叫得已有几分倦意了。

几只杂色的牝鸡偃伏在旁边的沙地中，
那些女郎们都带着些娇慵无力的样儿。

海上吹来的微风才在鸡尾上动摇，
早悄悄地偷来吻我的颜面，又偷跑了。

空漠处时而有小鸟的歌声。
几朵白云不知飞向何处去了。

海面上突然飞来一片白帆……
不一刹那间也不知飞向何处去了。

2月26日

本篇收入《女神》前未见发表过。

日暮的婚筵

夕阳，笼在蔷薇花色的纱罗中，
如象满月一轮，寂然有所思索。

恋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装出个平静的样儿，
可他嫩绿的绢衣却遮不过他心中的激动。

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笑语娟娟地，
在枯草原中替他们准备着结欢的婚筵。

新嫁娘最后涨红了她丰满的庞儿，
被她最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

2月28日

本篇收入《女神》前未见发表过。

新　　生

紫萝兰的，
圆锥。
乳白色的，
雾帷。
黄黄地，
青青地，
地球大大地
呼吸着朝气。
火车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黄……
向着黄……
向着黄金的太阳
飞……飞……飞……
飞跑，
飞跑，

飞跑。

好！好！好！……

1921年4月1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原题《归国吟》。

海舟中望日出

铅的圆空，
　蓝靛的大洋，
四望都无有，
　只有动乱，荒凉，
黑汹汹的煤烟
　恶魔一样！

云彩染了金黄，
　还有一个爪痕露在天上。
那只黑色的海鸥
　可要飞向何往？

我的心儿，好象
　醉了一般模样。
我倚着船栏，
　吐着胆浆……

哦！太阳！

　白晶晶地一个圆珰！
在那海边天际
　黑云头上低昂。
我好容易才得盼见了你的容光！
　你请替我唱着凯旋歌哟！
我今朝可算是战胜了海洋！

4月3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黄浦江口

平和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

我倚着船栏远望，
　平坦的大地如象海洋，
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波，
　全没有山崖阻障。

小舟在波上簸扬，
　人们如在梦中一样。
平和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4月3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上 海 印 象

我从梦中惊醒了！
　Disillusion① 的悲哀哟！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闯，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我从梦中惊醒了。
　Disillusion 的悲哀哟！

4月4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Disillusion，幻灭。

西湖纪游

沪杭车中

一

我已几天不见夕阳了，
那天上的晚红
不是我焦沸着的心血吗？
我本是“自然”的儿，
我要向我母怀中飞去！

二

巨朗的长庚①
照在我故乡的天野，
啊！我所渴仰着的西方哟！
紫色的煤烟
散成了一朵朵的浮云
向空中消去。
哦！这清冷的晚风！
火狱中的上海哟！

我又弃你去了。

三

火车向着南行，
我的心思和他成个十字：
我一心念着我西蜀的娘，
我一心又念着我东国的儿，
我才好象个受着磔刑的耶稣哟！

四

唉！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
你们有的只拚命赌钱，
有的只拚命吸烟，
有的连倾啤酒几杯，
有的连翻番菜几盘，
有的只顾酣笑，
有的只顾乱谈。
你们请看哟！
那几个肃静的西人
一心在勘校原稿哟！
那几个骄慢的东人
在一旁嗤笑你们哟！
啊！我的眼睛痛呀！痛呀！
要被百度以上的泪泉涨破了！

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

4月8日

雷峰塔下②

其一

雷峰塔下
一个锄地的老人
脱去了上身的棉衣
挂在一旁嫩桑的枝上。
他息着锄头，
举起头来看我。
哦，他那慈和的眼光，
他那健康的黄脸，
他那斑白的须髯，
他那筋脉隆起的金手。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其二

菜花黄，
湖草平，

杨柳毵毵，
湖中生倒影。

朝日曛，
鸟声温，
远景昏昏，
梦中的幻境。

好风轻，
天宇莹，
云波层层，
舟在天上行。

4月9日

赵公祠畔

钟声，
鸦鸟鸣，
赵公祠畔
朝气氤氲。
儿童的歌声远闻。

醉红的新叶，
青嫩的草藤，

高标的林树
都含着梦中幽韵。
白堤前横，
湖中柳影青青。
两张明镜！

草上的雨声
打断了我的写生。
红的草叶不知名，
摘去问问舟人。

雨打平湖点点，
舟人相接殷勤。
登舟问草名，
我才不辨他的土音。
汲取一杯湖水，
把来当作花瓶。

三潭印月

一

沿堤的杨柳
倒映潭心，

苍黄、绿嫩。
不须有月来，
已自可人。

二

缓步潭中曲径，
烟雨溟溟，
衣裳重了几分。

雨中望湖

——湖畔公园小御碑亭上

雨声这么大了，
湖水却染成一片粉红。
四围昏蒙的天
也都带着醉容。

浴沐着的西子哟，③
裸体的美哟！
我的身中……
这么不可言说的寒噤！
哦，来了几位写生的姑娘，
可是，unschoeh。④

4月10日

司春的女神歌

司春的女神来了。
提着花篮来了。
散着花儿来了。
唱着歌儿来了。

“我们催着花儿开，
我们散着花儿来，
我们的花儿
只许农人簪戴。”

红的桃花，白的李花，
黄的菜花，蓝的豆花，
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草花，
散在树上，散在地上，
散在农人们的田上。
沿路走，沿路唱：

“花儿也为诗人开，
我们也为诗人来，
如今的诗人
可惜还在吃奶。”

司春的女神去了。
提着花篮去了。
散完花儿去了。
唱着歌儿去了。

4月11日，游西湖归，沪杭车中作。

本篇最初分别以《沪杭车中》、《雷峰塔下》、《赵公祠畔》、《三潭印月》、《雨中望湖》和《司春的女神歌》为题，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日和五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① 长庚，即金星。我国古代称金星为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

② 雷峰塔，在杭州西湖南岸夕照山上，五代吴越王钱俶时建。“雷峰夕照”，是“西湖十景”之一。此塔已于一九二四年倾圮。

③ 西子，原指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宋代诗人苏轼用她比拟风光秀丽的杭州西湖。有诗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因此后人也称西湖为西子湖。这里是用双关语意，代指杭州西湖。

④ unschoen，不美丽、不漂亮。

〔本集注释者：鲁　歌〕

星　　空

Zwei Dinge erfuellen das Gemuth mit immer neuer und zunehmender Bewunderung und Erfurcht, je oefter und anhaltender sich die Nachdenkung damit beschaeftigt, der besternte Himmel ueber mir und das moralische Geselz in mir.

——Kant

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康 德

这段话引自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参见商务印书馆一九六〇年版关文运译本第164页。

献　　诗

啊，闪烁不定的星辰哟！
你们有的是鲜红的血痕，
有的是净朗的泪晶——
在你们那可怜的幽光之中
含蓄了多少沉深的苦闷！

我看见一只带了箭的雁鹅，
啊！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
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
仰望着那闪闪的幽光，
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

眼不可见的我的师哟！
我努力地效法了你的精神：
把我的眼泪，把我的赤心，
编成了一个易朽的珠环，
捧来在你脚下献我悃忱。

1922年12月24日夜，星影初现时作此。

本篇收入《星空》前未见发表过。一九二八年，作者曾以《星影初现时》为题编入《沫若诗集》。

星　空

美哉！美哉！
天体于我，
不曾有今宵欢快！
美哉！美哉！
我今生有此一宵，
人生诚可赞爱！
永恒无际的合抱哟！
惠爱无涯的目语哟！
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

哦，你看哟！
你看那双子①正中，
五车②正中，
W形的Cassiopeia③
横在天河里。
天船积尸的Perseus④
也横在天河里。
半钩的新月

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
绰约的 Andromeda,⑤
低低地垂在西方,
乘在那有翼之马的
Pegasus⑥ 背上。
北斗星低在地平,
斗柄,好象可以用手斟饮。
斟饮呀,斟饮呀,斟饮呀,
我要饮尽那天河中流荡着的酒浆,
拚一个长醉不醒!
花毡一般的 Orion⑦ 星,
我要去睡在那儿,
叫织女⑧ 来伴枕,
叫少女⑨ 来伴枕。

唉,可惜织女不见面呀,
少女也不见面呀。
目光炯炯的大犬,小犬,⑩
监视在天河两边,
无怪那牧牛的河鼓,⑪
他也不敢出现。

天上的星辰完全变了!
北斗星高移在空中,

北极星依然不动。
正西的那对含波的俊眼，
可便是双子星吗？
美哉！美哉！
永恒不易的天球
竟有如许变换！
美哉！美哉！
我醉后一枕黑酣，
天机却永恒在转！
常动不息的大力哟，
我该得守星待旦。

我迎风向海上飞驰，
人籁无声，
古代的天才
从星光中显现！
巴比仑的天才，
埃及的天才，
印度的天才，
中州⑫的天才，
星光不灭，
你们的精神
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
泪珠一样的流星坠了，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⑬
悲哉! 悲哉!
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泪……

哦,亲惠的海风!
浮云散了,
星光愈见明显。
东方的狮子⑭
已移到了天南,
光琳琅的少女哟,
我把你误成了大犬。
蜿蜒的海蛇⑮
你横亘在南东,
毒光熊熊的蝎与狼,⑯
你们怕不怕 Apollo的金箭?
哦,Orion 星何处去了?
我想起《绸缪》⑰一诗来了。
那对从昏至旦地

欢会着的爱人哟！
三星在天[18]时，
他们邂逅山中；
三星在隅时，
他们避人幽会；
三星在户时，
他们犹然私语！
自由优美的古之人，
便是束草刈薪的村女山童，
也知道在恒星的推移中
寻觅出无穷的诗料，
啊，那是多么可爱哟！
可惜那青春的时代去了！
可惜那自由的时代去了！
唉，我仰望着星光祷告，
祷告那青春时代再来！
我仰望着星光祷告，
祷告那自由时代再来！
鸡声渐渐起了，
初升的朝云哟，
我向你再拜，再拜。

1922年2月4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因故延误，实际出版于九月上旬）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① 双子，星座名，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② 五车，中国古星名。即今御夫座的 ι、α、β、θ 星和金牛座 β 星。

③ Cassiopeia，仙后座。拱极星座之一。

④ Perseus，英仙座，北天星座之一。座内包括中国古名为天船、大陵和卷舌等星座。积尸是大陵中一星名。

⑤ Andromeda，仙女座。北天星座之一。

⑥ Pegasus，飞马座。北天星座之一。

⑦ Orion，猎户座。赤道带星座之一。

⑧ 织女，中国古星名，也称"天孙"。即今天琴座 α、ε、ζ 星。

⑨ 少女，通称室女座。日本译名"少女"，是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⑩ 大犬，南天星座之一。小犬，赤道带星座之一。

⑪ 河鼓，中国古星名，即天鹰座 β、α、γ 星。"牧牛的河鼓"，当指河鼓三星中最大、最亮、俗称牛郎星的 α 星。

⑫ 中州，指中国。

⑬ 参商，指参星和商星。参星是二十八宿中白虎七宿的末一宿。商星，也称心宿，是二十八宿中苍龙七宿的第二宿。参商二星此出彼没，两不相见。井鬼，二十八宿中朱雀七宿的第一、二宿。

⑭ 狮子，黄道十二星座之一。

⑮ 海蛇，通称长蛇座。日本译名"海蛇"，是赤道带星座之一。它蜿蜒于巨蟹、狮子、室女、天秤等星座之南，所占经度达100°。

⑯ 蝎，通称天蝎座。日本译名"蝎"，是黄道十二星座中最显著的星座。狼，指天狼星。

⑰ 《绸缪》，《诗·唐风》篇名。

⑱ "三星在天"和下面的"三星在隅"、"三星在户"，是《诗·唐风·绸缪》篇三章的首句。关于"三星"，过去注疏家的解释各有不同。据作者《卷耳集·唐风·绸缪》的译文，是指参宿三星，即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汉书·天文志》所说"参白虎宿三星"。

洪 水 时 代

一

我望着那月下的海波，
想到了上古时代的洪水，
想到了一个浪漫的奇观，
使我的中心如醉。
那时节茫茫的大地之上
汇成了一片汪洋；
只剩下几朵荒山
好象是海洲一样。
那时节，鱼在山腰游戏，
树在水中飘摇，
孑遗的人类
全都逃避在山椒。

二

我看见，涂山之上

徘徊着两个女郎：
一个抱着初生的婴儿，
一个扶着抱儿的来往。
她们头上的散发，
她们身上的白衣，
同在月下迷离，
同在风中飘举。
抱儿的，对着皎皎的月轮，
歌唱出清越的高音；
月儿在分外扬辉，
四山都生起了回应。

三

"等待行人呵不归，
滔滔洪水呵几时消退？
不见净土呵已满十年，
不见行人呵已满周岁。
儿生在抱呵儿爱号咷，
不见行人呵我心寂寥。
夜不能寐呵在此徘徊，
行人何处呵今宵？——
唉，消去吧，洪水呀！
归来吧，我的爱人呀！

你若不肯早归来，
我愿成为那水底的鱼虾！”

四

远远有三人的英雄
乘在只独木舟上，
他们是椎髻、裸身，
在和激涨的潮流接仗。
伯益① 在舟前撑篙，
后稷② 在舟后摇艄，
夏禹手执斧斤，
立在舟之中腰。
他有时在斫伐林树，
他有时在开凿山岩。
他们在奋涌着原人的力威
想把地上的狂涛驱回大海！

五

伯益道："好悲切的歌声！
那怕是涂山上的夫人？"
后稷道："我们摇船去吧，
去安慰她耿耿的忧心！"

夏禹，只把手中的斤斧暂停，
笑说道："那只是虚无的幻影！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还有甚么个私有的家庭。
我手要胼到心，
脚要胼到顶，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苍生？"……

六

哦，皎皎的月轮
早被稠云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闭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刚毅的精神
好象是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

1921年12月8日作

〔**附注**〕此诗出典见《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篇中有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此外《尚书·咎繇谟》据今文《尚书》有"娶于嵞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数语。禹父治水九年不成，禹娶后三日而出，迄启呱呱坠地时当已一年，故上有"不见净土呵已满十年"之语，非系杜撰也。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上海《学艺》杂志第三卷第八号。

① 伯益，传说是虞舜的臣，曾佐禹治水。

② 后稷，传说是周的始祖，名弃。因善农作，尧使任稷官，封于邰，号后稷。

月下的司芬克司

——赠陶晶孙

夜已半，
一轮美满的明月
露在群松之间。

木星照在当头，
照着两个“司芬克司”在走。
夜风中有一段语声泄漏——

一个说：
好象在尼罗河畔
金字塔边盘桓。

一个说：
月儿是冷淡无语，
照着我红豆子的苗儿。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原题《月下的Sphinx》。据希腊神话，司芬克司(Sphinx)是人头狮身的女怪物。它要求人回答它的谜语，答不出来就要把人杀死。

陶晶孙(1897—1952)，江苏无锡人。早期创造社成员。

苦味之杯

啊啊，苦味之杯哟，
人生是自见此地之光
不得不尽量倾饮。
呱呱坠地的新生儿的悲声！
为甚要离开你温暖的慈母之怀，
来在这空漠的、冷酷的世界？

啊啊，天光渐渐破晓了，
群星消沉，
美丽的幻景灭了。
晨风在窗外呻吟，
我们日日朝朝新尝着诞生的苦闷。

啊啊，
人为甚么不得不生？
天为甚么不得不明？
苦味之杯哟，
我为甚么不得不尽量倾饮？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静　夜

月光淡淡
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
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
对月流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原题《静夜吟》。

偶　　成

月在我头上舒波，
海在我脚下喧豗，
我站在海上的危崖，
儿在我怀中睡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南　风

南风自海上吹来，
松林中斜标出几株烟霭。
三五白帕蒙头的青衣女人，
殷勤勤地在焚扫针骸。

好幅典雅的画图，
引诱着我的步儿延伫，
令我回想到人类的幼年，
那恬淡无为的太古。

1921年10月10日

本篇和后面的《白云》、《新月》、《雨后》、《天上的市街》等篇，最初以《诗五首》为总题，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因故延误，实际出版于五月一日）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白　云

鱼鳞斑斑的白云，
波荡在海青色的天里；
是首韵和音雅的，
灿烂的新诗。

听哟，风在低吟，
海在扬声唱和；
这么冰感般的，
幽缭的音波。

本篇最初发表时，曾注明写作时间为十月十三日。

新　月

小小的婴儿，
坐在檐前欢喜，
拍拍着两两的手儿，
又伸伸着向天空指指。

夕阳的返照，
还淡淡地晕着微红，
原来是黄金的月镰，
业已现在西空。

1921年10月14日

雨　后

雨后的宇宙，
好象泪洗过的良心，
寂然幽静。

海上泛着银波，
天空还晕着烟云，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渔舟一列地骈陈，
无人踪印。

有两三灯火，
在远远的岛上闪明——
初出的明星？

1921年10月20日

天上的市街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象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象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921年10月24日

黄海中的哀歌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乡,
本在那峨眉山的山上。
山风吹我,
一种无名的诱力引我,
把我引下山来;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里,
　　流落在扬子江里,
　　流过巫山,
　　流过武汉,
　　流通江南,
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
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
　　浪又浊,
　　漩又深,
　　味又咸,
　　臭又腥,
险恶的风波

没有一刻的宁静，
滔滔的浊浪
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
我要几时候
才能恢复得我的清明哟？

本篇和后面的《仰望》、《江湾即景》、《吴淞堤上》、《赠友》、《夜别》、《海上》、《灯台》、《拘留在检疫所中》、《归来》等篇，最初以《彷徨（诗十首）》为总题，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注“9月20日清书”，《沫若文集》作“9月20日清晨”。

仰　望

污浊的上海市头，
干净的存在
只有那青青的天海！

污浊了的我的灵魂！
你看那天海中的银涛，
流逝得那么愉快！

一只白色的海鸥飞来了。
污浊了的我的灵魂！
你乘着它的翅儿飞去吧！

江 湾 即 景

蝉子的声音！

一湾溪水，
满面浮萍。

郊原的空气——
这样清新！

对岸的杨柳
摇…摇…

白头鸟！
十年不见了！

柳阴下，
浮着一群鸭子呀！

吴淞堤上

一道长堤
隔就了两个世界。
堤内是中世纪的风光，
堤外是未来派① 的血海。
可怕的血海，
混沌的血海，
白骨翻澜的血海，
鬼哭神号的血海，
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在。
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
大陆，陆沉了吗！

① 未来派，二十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流派之一。创始人是意大利马利奈蒂(Emilio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它否定一切文化遗产和传统，认为艺术应该具有现代感觉，要把现代机械文明的速度、音响，暴力，激烈的运动，以及艺术家创作时复杂的思想状况等等都表现出来。参阅第十五卷《文艺论集·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

赠　友

吴淞堤上的晚眺，
吴淞江畔的夜游，
多情的明月与夕阳
把我们的影儿
写在水里，印在沙上。
沙与水上的影儿
是容易消灭的，
我心眼中的一个影儿
是永不消灭的。

火星从窗外窥人，
月儿在白杨树外偷听，
偷听你那么清婉的歌音。
星与月的影儿
有离去的时候，
我心耳中的一段歌声
永没有离去的时候。

朋友！

我读你的诗，

我是多么荣幸哟！

你读我的诗，

我又是多么荣幸哟！

宇宙中好象只有我和你，

宇宙万汇都有死，

我与你是永远不死。

夜　　别

轮船停泊在风雨之中，
你我醉意醺浓，
在暗淡的黄浦滩头浮动。
凄寂的呀，
我两个飘蓬！

你我都是去得匆匆，
终个是免不了的别离，
我们辗转相送。
凄寂的呀，
我两个飘蓬！

海　　上

夕阳，
瞬刻万变的霞光！
西方的那朵木星哟，
又巨，又朗！
那儿的下面
便是昨儿别了的
风吹雨打的故乡。
故乡！
你虽是雨打风吹，
我总觉心儿惆怅。

徬徨，徬徨，
欲圆未圆的月儿
已高高露在天上。
旷渺无际的光波！
旷渺无际的海洋！
大海平铺，
大船直往。

我愿我有限的生涯，
永在这无际之中徬徨！

灯　台

那时明时灭的，
那是何处的灯台？
陆地已近在眼前了吗？
转令我中心不快。

啊，我怕见那黑沉沉的山影，
那好象童话中的巨人！
那是不可抵抗的，
陆地已近在眼前了！

拘留在检疫所中

隔海的尘肆那样辉煌！
夜中的海色那样迷茫！
St. Helena 上的拿翁① 哟，
高加索斯山下的 Prometheus 哟，
你们的悲哀我知道了！

---

① 拿翁，指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1769—1827）。他失败后被囚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St·Helena）岛，并死于该岛。

归　来

游子归来了，
在这风雨如晦之晨，
游子归来了。
虽说不是，不是故乡，
也和我，和我的故乡一样。
我的爱人无恙，
爱子无恙，
一切的风光无恙；
只有儿们大了！
他们畏畏缩缩地，
怕是我也老了！
可喜的成长哟，
可惧的成长哟，
大海开张在我前面！
拥抱，拥抱，拥抱，
胸儿压着胸，
脸儿亲着脸……

9月20日清晨

Paolo之歌

好象是但丁① 来了！
风在哀叫，
海在怒号，
周遭的宇宙——
地狱底的深牢！

“Francesca da Ramini② 哟，
你的身旁，
便是地狱里的天堂！
我不怕净罪山的艰险，
我不想上那地上乐园！”

本篇原题《好象是但丁来了》，和后面的《暗夜》、《冬景》、《夕暮》、《春潮》、《新芽》、《大鹫》、《地震》、《两个大星》、《石佛》等篇，最初以《好象是但丁来了（诗十首）》为总题，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时有“附注”：“这些诗是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做的，全体本没有什么连络，只是我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罢了。11年12月8日志”。

①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代

表作《神曲》由《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篇组成，叙述诗人在幻游中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 前70—前19）引导，游历了地狱和炼狱。在地狱的第二圈，但丁曾与弗朗切斯卡（Francesca）和保罗（Paolo）的灵魂相遇，并对他们表示同情。后来，在炼狱的净罪山顶的地上乐园，但丁与青年时期理想中的爱人贝娅特丽齐（Beatrice）相会，并由她引领进入天堂。

② Francesca 乃 de Polenta（达·波伦塔）之女。其父将她嫁给有勇而貌丑的 Gianciotto（吉昂乔托），吉弟 Paolo 貌美，与 Francesca 相欢爱。二人为 Gianciotto 所杀。请参看《神曲·地狱篇》第五章。

冬　　景

海水怀抱着死了的地球，
泪珠在那尸边跳跃。
白衣女郎的云们望空而逃，
几只饥鹰盘旋着飞来吊孝。

尸体中涌出的一群勇蛆，
高兴着在作战中的儿戏；
我不知道还是该唱军歌？
我不知道还是该唱薤露？①

---

① 薤露，乐府《相和曲》名，古代送葬时的挽歌。

夕　暮

一群白色的绵羊，
团团睡在天上，
四围苍老的荒山，
好象瘦狮一样。

昂头望着天
我替羊儿危险，
牧羊的人哟，
你为甚么不见？

暗　　夜

天上没有日光，
街坊上的人家都在街上乘凉。
我右手抱着一捆柴，
左手携着个三岁的儿子，
我向我空无人居的海屋走去。

——妈妈哪儿去了呢？
——儿呀，出去帮人去了。
——妈妈帮人去了吗？
——儿呀，出去帮人去了。

远远只听着海水的哭声，
黑魆魆的松林中也有风在啜泣。
儿子不住地咿咿哑哑地哀啼……
儿子抱在我手里，
眼泪抱在我眼里。

春　潮

睡在岸舟中望着云涛，
原始的渔人们摇着船儿去了。
阳光中波涌着的松林，
都在笑说着阳春已到！

我的灵魂哟！阳春已到！
你请学着那森森的林木高标！
自由地、刚毅地、稳慎地，
高标出，向那无穷的苍昊！

新　芽

新芽！嫩松的新芽！
比我拇指还大的新芽！
一尺以上的新芽！
你是今年春天的纪念碑呀！
生的跃进哟！
春的沉醉哟！
哦，我！
我是个无机体吗？

大　　鹫

西比利亚的大鹫！
你大比肥鹅而瘦，
你囚在个庞大的铁网笼中，
笼中有一只家兔，两匹驯鸠！

西比利亚的大鹫！
你喙如黄铜，爪如铁钩，
你棱眼望着天空，
拍拍地鼓着翅儿怒吼。

西比利亚的大鹫！
你不搏家兔，不击驯鸠，
你是圣雄主义① 的象征哟，
哦，西比利亚的大鹫！

---

① 圣雄主义，即甘地主义。甘地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主张“非暴力抵抗”，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开展“不合作运动”，在印度被尊为圣雄。

地　震

地球复活了！
一切的存在都在动摇！
但是只有一瞬时
又归沉静了。——

摇动后的沉静，
死灭一般的沉静，
阳光在向着儿们微笑，
向着惊骇了的儿们微笑。

回想起我的幼年，
母亲说是鳌鱼眨眼；
地底果有鳌鱼吗？
我幼时的心眼中是曾看见。

如今是鳌鱼死了：
我知道地在空中盘旋，
我知道是由地陷或是火山，
但我何曾更见聪明半点？

两 个 大 星

婴儿的眼睛闭了，
青天上现出了两个大星。
婴儿的眼睛闭了，
海边上坐着个年少的母亲。

“儿呀，你还不忙睡吧，
你看那两个大星，
黄的黄，青的青。”

婴儿的眼睛闭了，
青天上现出了两个大星。
婴儿的眼睛闭了，
海边上站着个年少的父亲。

“爱呀，你莫用唤醒他吧，
婴儿开了眼睛时，
星星会要消去。”

石　佛

海雾蒙蒙，
松林清净，
小鸟儿的歌声，
鸡在鸣。
松林顶上，
盘旋着一只飞鹰。

我沿着古寺徐行。
古寺内石佛一尊。
佛哟，痴人！
你出了家庭做甚？
赢得个石头冰冷，
锁着了你的灵魂。

孤竹君之二子

开幕。

渤海北岸，海水平静，直与天接，天上云峰怒涌。

海滨后段为沙岸，前段为草坪，坪中杂色草花点缀。右翼临海处岩石嶙峋，高低不等；稍前垂柳一株。左翼一带为原始的森林。

初夏的正午时分，时阴时晴。

土人女子年二十四五，装束如印度风，以黄衣蒙头裹身，耳上垂大铜环，赤足，倚睡柳树荫下，抱一婴儿在怀中哺乳。

女　子　（口中低低唱歌）

日头高，柳丝长，
柳丝牵儿入梦乡，
梦乡便在娘身上。
娘在望你爹爹呢，
儿呀，儿呀，
你在望他吗？

暖风吹，笑纹涨，
涨在婴儿脸儿上，
涨在海洋水面上。

海水贪着午睡了，

儿呀，儿呀，

你也睡睡吧！

女　子　（边唱歌，边自言自语）今天他怎么回来得这么迟呢？午饭时分了，还不见回来，怕他到上湾去了。……等人真是难等呀！（连掩口作几次呵欠。）

母子在柳树下睡去。

有顷，渔父一人年纪三十上下，裸身赤足，皮色如赤铜，腰部以茶色布片遮褢，头发蓬茸，须髯满颊，左耳上亦贯一大铜环。右肩搭鱼网，左手提鱼篮，自林中走出。

渔　父　（自语）世道不好，连海里的鱼都去逃难去了。打了半天的鱼，才打了两匹大鱼秧子……（瞥见柳树下母子两人）哦，他们早在那儿等我了，他们是睡熟了的吗？……哈哈，真好稳熟地安睡！青草面着这么柔软的寝床，杨柳张着那么轻轻的罗帐，听着海水的睡歌，盖着温暖的阳光，他们真是安稳，稳睡得如象死人一样！……好，我不用惊醒他们，等我采些野花来替他们作葬礼吧。（置鱼网、鱼篮于草坪上）他们能得这么死去，他们真是幸福：免得恶魔来吃他们的心，免得恶魔来吃他们的肉。（弓背在草原中采花，时时抬头看母子两人）啊，他们真是睡得安稳！……花已采了这么一大把了，等我拿去散在他们身上吧！（低唱）

青天呀！你在头上照临，

太阳呀，你请倾耳静听！

这儿安睡着两个无垢的人，

我采摘花儿来把他们埋殡。(散花母子身上。)

女　子　(醒)哦，爸爸，你回来了。嗳哟，你又在做甚么玩意儿哟？

渔　父　(狂笑)哈哈，我以为你们是死了，我在替你们散花作葬礼呢。

女　子　(抱婴儿起)你总爱这么作玩笑呀。你还在，我们那便会死呢？

渔　父　儿子醒了吗？哦，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抱过婴儿来连连接吻。)

女　子　我等了你多一阵了，你到甚么地方去了来？

渔　父　今天运气不好，我在这里打了一阵鱼，连一尾鱼秧子也没打到，我便到上湾去了来。你们怕在等我回去吃午饭吧？呵，今天又会吃不饱饭了，打了半天只打了两尾小鱼儿，我们回去的时候，你还得送一尾到柳孤儿家里去才好。

女　子　(攀折杨柳两枝，纽成小环，拾取地上落花，穿缀环上)柳孤儿的父亲，算起来快要满两周年了呢。

渔　父　可不是吗！他不该要到那都会地方去。他到了朝歌①，依然还是打鱼；他有天早晨在结了冰的河里打鱼，被殷王受辛②看见了，怪他不怕冷，说他骨髓里一定有甚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把他捉去，把脚胫斫了。唉，可怜他就是那么死了。他真是睁起眼睛，到都会地方去寻死的呢。

女　子　（编花环成，戴在婴儿头上）我把这顶花圈戴在我儿子的头上，祝他长大了不要学那柳孤儿的父亲一样。

渔　父　等到他长大了，我们还能够在这平安的乡下生活，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可惜我们这种生活，同这柳枝草花一样，是容易败坏的。如今，我们已隐隐感受着一种威胁了。

女　子　有甚么灾难吗？

渔　父　我早就想对你说，但是我又怕你担心。你须知担心也是无益的，你请不要空担心。你还不曾知道，近来的殷王受辛更是暴虐得没有边际了。我听说他近来喜欢吃起人肉来。他爱把婴儿的肉蒸来吃，爱把人的心脏烧来吃。朝歌里的小孩子们快要被他吃干净了，他便把些怀了胎的女人的肚腹来剖开，把胎儿取出来吃。他把他叔父的心脏也剖开，烧来吃了。

女　子　呵，天地间有这样的人吗？

渔　父　这样的人正是多着呢。听说他的部下那些有爵位的人，那些有爪牙的人，都是和他一样吃人的魔鬼。他们把都会的人吃干净了，不消说就要吃到我们乡里来。如今乡里的人见机的都逃走了。他们都是逃往岐山③下面的周国去的。听说那儿的周王④爱老百姓就如象我们爱我们的儿子一样啦，……你看，我们这个儿子，他是多么可爱！假如有人要来挖他的心，我是要和他拚命！

女　子　我要叫他先来把我的心挖去！

渔　父　等得他们来挖去你的心，那是我早已不在这人间了。——但是我是不想逃走的。我不相信如今有爵位的人真会爱我们如象我们爱我们的儿子。我想那些都是假的。他们不过是披着人皮的鳄鱼，他们不过想利用我们的生命去巩固他们的爵位罢了。即使他们能够把那些吃人的魔鬼除去，也不过另外换一批鳄鱼来，我们依然要被他们吃。我和部落里的人前几天已经商量过了，我们绝对不逃走，不去依赖鳄鱼。我们在部落里大家相辅相卫，等有吃人的魔鬼来，我们便和他决一死战。……

女　子　（呈惊愕状，向右方指示）爸爸，哦，你看！你看！那儿来的是甚么？

渔　父　唔，唔，那象是位……。你看他的装束，那的确是……唔，唔，说不定怕就是吃人的魔鬼来了。……你去，你快去，你抱着儿子快往林子里去躲藏，我随后便来。（授儿与其妻。）

女　子　（抱儿飞跑入林中，回呼）爸爸，你也快来，不用和他争斗吧！

渔父点头，收拾鱼篮鱼网，向右探望一回，旋即躲入林中。

伯夷年三十上下，装如朝鲜上流人风度，戴笠着屦，徐徐自右翼走出。伫立四顾，呈欣悦态。俄而脱笠露髻，引臂作鸟伸势，放歌。——太阳光线，分外晴明。

伯　夷　（放歌）

呵呵，寥寂庄严的灵境，
这般地雄浑、坦荡、清明！
地上是百花灿烂的郊原，
眼前是原始的林木萧森；

无边的大海璀璨在太阳光中，
五色的庆云在那波间浮动：
哦哦，天际簇涌着的云峰哟，
那是自由的欢歌，箫韶的九弄！⑤

我这尘寰中三十年的囚俑，
到今天才得解放了五官的闭壅，
我俯仰在天地之间呼吸乾元⑥，
造化的精神在我胸中溃涌！

三十年来的新我方庆诞生，
三十年前的生涯真如一梦！
啊啊，我回顾那堕落了的人寰，
我还禁不住愤怒重重，痛定思痛。

那儿是奴役因袭的铁狱铜笼，
那儿有险狠、阴贼、贪婪，涌聚如蜂。
毒蛇猛兽之群在人上争搏雌雄，
奴颜婢膝者流在脓血之间争宠。

啊啊，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
是几时便那样地消磨罄尽？
我如今离开了那罪和不幸之门，
我可在这高天大地之中瞑目而殁。

啊啊，我自从离开了孤竹，计算起来，昼夜已交替了十次了。我随着辽河南下，我终竟到了这寥无人迹的境地上来，我逃人如象逃影一般，我终竟到了这寥无人迹的境地来了！我幼时所景慕、所渴念、所萦梦的大海，如今浮泛着五色的庆云在我眼前灿烂。我好象置身在唐虞时代以前；在那时代的自由纯洁的原人，都好象从岩边天际笑迎而来和我对语。啊，我此刻真是荣幸呀！

我的周遭没一样不是新奇的现象：我头上穹窿着的苍天，我脚下净凝着的大地，我眼前生动着的自然，我心中磅礴着的大我！啊，我污池中的白莲，如今才移根在瑶池里来了！

我回想到唐虞以前的人，那是何等自由、纯洁、高迈哟！他们是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别，没有奴役因袭的束累，他们与其受人爵禄，宁肯负石投河，牺牲一己的生命而死。如今呢？啊，如今的人是不惜牺牲人的生命以求尊宠了！堕落了的人类哟！不可挽救的人类哟！可那不是同受高天厚地的复载，同受浩气的嘘息，同受原人血液的流灌？却怎

堕落成私欲的集团，如牛马屎的混积一样去了？归究起来，还是要怪那万恶不赦的夏启！一切的罪恶和不幸的根芽，都是从他那家天下的制度⑦种下，是他把人类浊化了呀！（扬歌而放歌）

啊啊，你万恶不赦的夏启呀！
我们古人本来没有国家，本来没有君长，
偶尔应时势的要求，
才由多数人民选出个贤者在上。
伏羲之后不知历多少年代才有神农，
神农之后又不知历多少年代才有黄帝，
他们何尝是酒池肉林琼台玉食的专擅魔王？
他们不过是我们古人的看牛的牧夫，
耕地的农人，缝衣制车的工匠。
唐虞时代洪水横流，
便是治水有功的你的父亲，
也不过是我们古人选出的治水的工头。
不幸他才生了你，
你不肖的儿子哟，你万恶不赦的夏启！

你敢在公有的天下中创下家天下的制度。
你擅自捏造个人形的上帝顶在头颅。
你说天下是上帝传给你的父亲，
是你夏家的私有财产；
该你传子传孙，该你分封功臣，

由你把整洁的寰中纵横宰砍。
你说你是万民的父母，你是上帝的代身，
该你作福作威，寿夭人的生命。
到如今你的血食何存？
你徒使后人效尤，
制出了许多礼教，许多条文，
种下了无穷无际的罪和不幸。
啊，你私产制度的遗恩！
你偶像创造的遗恩！
比那洪水的毒威还要剧甚！
惨毒的洪水怎不曾把个呱呱堕地的婴儿，
你生在涂山未曾毒祸人类的婴儿，
从人类的命运之中解救了去？

啊，滔滔不尽的夏启的追随者哟！
人类的祸灾是万劫不能解救！
我在这高天厚地之中发誓宣明：
我只能离群索居，独善吾身！
你们屈服在奴役积威之下的人们哟，
囚笼中的小鸟还想飞返山林，
豢池中的鱼鳞还想逃回大海；
你们如不甘那样的奴隶生涯，
你们还请在这"独善的大道"上大胆徘徊！
你们踏蹋在牢狱之中还嫌身太自由，

你们顶戴着暴君还要供献羔羊、春酒，
你们男耕女织替他衣食爪牙，
你们献税纳租向着蝗虫求报，
你们养虎自毙，作茧自缠，
你们步着死路的屠羊，为甚帖耳不返？

可怜无告的人类哟！
他们教你柔顺，教你忠诚，
教你尊崇名分，教你牺牲，
教你如此便是礼数，如此便是文明；
我教你们快把那虚伪的人皮剥尽！
你们回到这自然中来，
过度纯粹赤裸的野兽生涯，
比在囚牢之中做人还胜！
宇宙中有不尽的资源，
我们各尽所能足以滋乳生生；
我们各有理性天良足以扶危济困；
我们何有于君长神圣？何有于礼教文明？
可怜无告的人们哟！快醒！醒！
我在这自然之中，在这独善的大道之中，
高唱着人性的凯旋之歌，表示欢迎！（浩歌独白中，初犹沉毅，继则渐激渐烈，挥笠振衣，在岸上手舞足蹈，状如发狂。）

渔父夫妇在林中时隐时现，男者间或出头窥听，俄复隐去。至此始大胆走出，两人趋伯夷前伏地施礼。

渔　父　哦，人类的教化者！我们的上帝！你恕我们渎亵了你！我们刚才把你当成那吃人的魔鬼，你恕我们渎亵了你！请你眷顾我们！你的启示，我们句句都听得很明白了。

伯　夷　（和婉）我说的话，你们听见了吗？

女　子　上帝！你的启示，我们句句都听明白了。

伯　夷　（扶渔人夫妇起）你们起来，起来。我并不是甚么上帝，我同你们一样只是一个人。假使是有上帝，我们只要能够循着自己的本性生活，不为一切人为的桎梏的奴隶的时候，那便甚么人都是上帝了。我们的本性，原来是纯真无染的。你看你们这个婴儿，他何曾带着点人类的一切罪恶的烙印呢？他只有完全整块的一个浑圆的自我！（抚摩幼儿头额）啊啊，你们这个小上帝快满一岁了吗？

女　子　已经十一个月了。

伯　夷　我祝他永远是个孩子，我平生最厌恶俗人，我只爱无知的婴孩，无知的草木，我还单爱我一个兄弟，因为他便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可怜我忍心，把他丢在牢笼里了。

渔　父　啊，你真的是个人吗？

伯　夷　你看我和你有甚么不同呢？我不瞒你们，我自己本是孤竹国的王子。我的父亲不久才死了，我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才逃走了出来。我一逃走了出来，我倒自由了，可怜我的兄弟他便不能不作孤竹国的国君。

但是我的兄弟他是很聪明的人。聪明人是只想支配自己不想支配别人的。我想他一定也会和我一样，寻个机会逃走。

渔　父　啊，你这位难得的王子！如今的人谁个不想支配人？谁个不想争权夺禄？偏你把应当享受的王位也同丢个臭鱼一样丢弃了。你真难得呢！

伯　夷　没有甚么难得，不过如你所说，丢了个臭鱼罢了。

渔　父　如果一切在上位的人都和你一样，把自己的爵禄抛弃了，真真做个自食其力的平民，那可就好了。

女　子　那是望石头开花，马生角呢！他们不是还要来剜我们的心脏，吃我们的肉吗？

渔　父　怕他们不来！他们来我总先叫他们的心脏和肉让给海里的鱼吃！

此时右翼起哄闹之声："不要把他放走了！""朋友们！朋友们！快赶上去！快赶上去！""他分明说他是王子呢，快追赶上去！快追赶上去！"……多人脚步杂乱声。

伯　夷　（惊愕）哈哈，他们追赶我来了吗？我才好象一个罪人一样，连一个王位也逃不掉！我……

叔齐年纪二十六七光景，装束与伯夷相似，怆惶自右翼跑出。

叔　齐　（瞥见伯夷，突前捉臂牵曳）哦哦！哥哥，你才在这儿！他们追赶来了，快走！快走！

伯　夷　（拒绝）叔齐呀，我想不到你还会率领人们来追赶我啦。我既不愿意，并且又是父亲死时的遗嘱，你为甚

么要率领着他们来追赶我？你是空费心血了。

叔　齐　（摇头强曳）哥哥，不是，不是，我也不愿意呢。他们追赶得很紧了，快走！快走！

追呼之声愈近。

伯　夷　你要叫我往哪儿走？你想叫我回孤竹去吗？你毕竟还是不了解我！

叔　齐　（摇头强曳）不是呀，哥哥，总之你跟着我走吧！我也是不愿意的。

伯　夷　你也不愿意，你为甚么不叫他们任意选择一个？为甚么要率领他们来追赶我？啊啊，我始终把你误解了。我才在庆幸我出了牢笼，你们真象追捕逃犯一样又要来促我去投入罗网？我在人世中只挂念着你，如今我一点挂念也没有了。（脱身驰向海边欲投海。）

叔齐及渔人夫妇趋前挽勒之。

叔　齐　啊啊，哥哥，你误会了我，你误会了我，我不是来追你的。我……

野人一群手中各持铜器或石器，自右翼跑出。

叔　齐　啊，他们已经追赶到了！哥哥，……

野人甲　好了，他在这儿了，哈哈，还是两个！

野人乙　凌渔父夫妇也在这儿。

群人蜂涌围集。

渔　父　你们怎这么大惊小怪的？为的是甚么事情？

野人甲　（指叔齐）我们追赶这位自称王子的恶魔！他是吃人的殷王受辛的儿子，他胆敢到我们部落里来了。

野人丙　他到柳孤儿家里去讨茶水，柳孤儿的母亲问他是甚么人，他起初还支吾，后来他说他自己是出外游历的王子。柳孤儿的母亲问他要往甚么地方去，他说要往朝歌。柳孤儿的母亲才忽然想起他是杀她丈夫的仇人的儿子，她便来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就来捉他。他见不是势头，便乘机逃跑到这儿来。

伯　夷　哈哈，你们误会了，我也误会了。这是我的兄弟……

野人丁　哦，你也是殷王受辛的儿子吗？

野人乙　好，我们一并结果了他。

渔　父　（制止众人）你们不得胡闹！你们听这位孤竹国的王子说话！

伯　夷　我听了这几位朋友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渔父！我刚才对你说过我有一个兄弟，这便是我的兄弟叔齐了。我的名字叫伯夷。——朋友们，你们误解了。我们不是殷王的儿子，我们是那辽河上流的孤竹国的人。不错，我们也是两个王子，但是我们不是那吃人肉的魔王。——叔齐，我不想你便也早早得手逃出来了呢。

叔　齐　哥哥，自从父亲死的那晚上你失踪了，国内的人骚乱得甚么似的。他们有人说你是孝子，怕因为太伤心，跳进辽河里面淹死了，他们第二天清早便在辽河一带洮河，想洮得你的尸首。只有我自己是明白的。我知道你一定是不想做国王，悄悄地逃走了。所以他们在洮你尸首的时候，我乘着机会便也逃走了出来。

我出国的时候，不知你的去向，但是我们对于西方的景仰，好象是我们先天的遗传。我们的祖先是从西方来的。我们常常所梦想的华胥国，[8]也是在远远的西方。我想你一定也是向着西方去的，所以我沿着辽河走到海上来，我没想到在这儿遇着你。

渔　父　难得你们这两位贤德的王子！

野人甲　我们真冒失了。

野人乙　请这两位王子到我们部落里去。我们要多捕些海鱼来款待他们。

凌　妻　柳孤儿和他的妈妈也赶来了！

柳孤儿十岁光景的孩子，柳妈四十上下的妇人，从右翼匆匆出。舞台变成绿光，表示太阳阴去。

野人丙
野人丁　柳妈妈，你错认了人呢！他不是殷王受辛的儿子，他是孤竹国的王子呢。

柳　妈　怎么？他不是说的出外来游历，现刻要往西方，要往朝歌去的吗？如今不是殷王的亲人，只有从朝歌出来的人，没有人会往朝歌去的。他怎么不会是殷王的儿子呢？你们不要受了他的欺骗。

叔　齐　啊，这是我说话失了检点，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委曲。

伯　夷　你怎么说你要到朝歌去呢？

叔　齐　哥哥，我的心事只有你一人知道。我原是顺路想往岐山访个友人。说不定要向朝歌去一趟。

伯　夷　你这意思连我也不知道了。你在岐山有甚么个

友人？

叔　齐　哥哥，你忘记了么？十几年前周君姬昌被殷王受辛幽囚在羑里⑨的时候，他的臣下不是有一个人到了我们孤竹国来征求过宝物吗？他要征求些宝物去献给殷纣王，赎回他们的主子。

伯　夷　哈哈，闳夭⑩吗？是，是，我记起来了。那要算是十四年前的故事了。那时候你才十三岁啦，闳夭到我们国里来，我们国里没有宝物给他。他看见我们父亲的侍女，才满十五岁的孟姜⑪——啊啊，可怜的孟姜！她便在那年离开了我们了——闳夭向我们父亲要她，要把她带去献给殷纣王。我们那顽梗的父亲，会拿人的生命来做礼品的父亲，他公然答应了。可怜孟姜离开我们走的时候，她流了多少眼泪呵。你喜欢孟姜，孟姜也喜欢你。孟姜走了之后，你还时常向我哭。后来你不哭了，我以为你是忘了。你现在说要去访闳夭，你是要去问孟姜的下落吗？

叔　齐　我自从离开了孟姜，哥哥，你是晓得的，我就好象失了我的魂一样。

柳　妈　你们说起孟姜来，我的仇人也就是你们的仇人了。说起孟姜，这在朝歌城里，甚么人都是知道的。

叔　齐　啊，妈妈，你知道孟姜的下落吗？千万请你告诉我们。

柳　妈　是的，孟姜，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她才到朝歌的时候，听说是周国的人献来的美女。每年献进朝歌城

的美女，不知道有多少人呵，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象孟姜一样，人人都称赞她，人人都替她流泪。人们称赞她，说她的面貌就好象木槿花，说她的声音就好象玉磬的声音，说她的身材就好象翩飞着的燕子。人们说她献进宫里去的时候，那淫虐的殷王受辛真是十分宠爱她，比爱苏妲己⑫还要爱。但是孟姜她总是哭，她总不爱殷王受辛。殷纣王千方百计想安慰她，给她做玉石砌成的宫殿，象牙的寝床，珊瑚树的妆台，赤金的照面，但是她总不爱他。倒是苏妲己生了嫉妒了。说是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好的晚上，苏妲己把孟姜诱引到后花园里去。孟姜一走到花园里，月亮见了她便分外放出了一段光耀；池塘里睡了的莲花又开起花来，放出异样的清香。花园中睡了的鸟儿也唱起歌来，唱得非常清婉。因此苏妲己愈见嫉妒她，诱引她到一眼古井旁边去。井旁边立着一株梧桐，梧桐叶里也发出一段幽扬的琴音。苏妲己便对孟姜说："孟姜，我想你一定是齐国的人；你一定是想回你的故乡。这眼古井是和东海的海水相通的，你假如肯跳了下去，……"孟姜不等她的话说完，便如象一个燕子一样，飞下井里去了……

叔　齐　咗？孟姜她飞下井里去了！

柳　妈　她飞下井里去，月亮被乌云遮了，莲花也闭了，群鸟的歌声也息了，梧桐的琴音也断了，只有苏妲己在黑暗中痴笑。后来便没有人知道孟姜的下落了。

叔　齐　（在岸上徘徊，扬声悲歌）

月儿收了光，
莲花凋谢了，
凋谢在污浊的池中。

燕子息了歌，
琴儿弦断了，
弦断了枯井上的梧桐。

我是那枯井上的梧桐，
我这一张断弦琴
弹得出一声声的哀弄：

丁东，琤琮，玲珑，
一声声是梦，
一声声是空空。

同歌往复歌唱，边唱边在岸上盘旋。
余人伫立岸上，俯首无语。

伯　夷　（沉抑）叔齐！我们不能长在这儿缠绵，你还是想到朝歌去吗？

叔　齐　（止步）唉？我不，不想到甚么地方去了。

伯　夷　啊啊，我们不幸生为了王子！一出了宫庭连自食其力的本领也没有。我刚才的一片狂欢，你现在的一片哀情，这就是我们的本领。我听说首阳山上，薇草

甚多；我们往那儿去，靠着自然的恩惠过活吧。叔齐，你肯和我往那儿去吗？

叔齐颔首。

伯　夷　（向众人）列位兄弟们、妈妈们，祝你们多打些大鱼，我们走了。（向众人揖别后，携叔齐手向林中隐去。）

凌妻置婴儿草地上，随众人步往林边默送。

柳孤儿在一旁逗婴儿发笑。

林中叔齐歌声复起，渐渐隐微，渐渐消逝。

——幕　下

1922年11月23日脱稿

附　录：

《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所载本篇《幕前序话》和《附白》：

一、幕前序话

前舞台：青年作家之书斋。

青年作家偃卧地上展读原稿。

同志一人从作家背面走入。

同志　（默立良久）啊，你真专心，你在读甚么？

作家　（惊愕回顾）哦，C君！你几时来的？（作欲起状）

同志　（制止之）你不用起来！（说着盘坐作家旁）你读的是原稿，是你自己做的吗？

作家　（以稿授之）唉，我是才做好。我正想拿来找你，你偏是先来的，你真来得恰好呢。

同志　我正是来找你做戏本的呢。（阅稿）哦哦，《孤竹君之二子》，你这

又是一篇古事剧了，是一幕吗？

作家　唉。

同志　很长呢，一时读不完，你请先把梗概说给我听罢。

作家　你这是苦人所难了。大凡一种作品，无论它是好是坏，假如只是听得一个梗概时，就好象不见女人只见一架骸骨一样：那怕她便是西施，便是 Cleopatra（克莉奥帕特拉，现通译为“克娄巴特拉”，古埃及女王。——注释者），也是只有使你失望的了。你如不愿读时，倒不如不读的好。

同志　哪有不读的道理！……唔，你一说起骸骨来，我倒连想起一句毒评来了。近来有人说你是“迷恋骸骨”的，你听见说过没有？我想来怕是因为你爱做古事剧的原故吧。

作家　我早就知道了，说我尽他说，我不能做万人喜悦的乡愿！宇宙中一切的森罗万象，斡旋无已，转相替禅：一切无形的能和有形的质，从古以来，只有变形，没有增减。植物吸收动物的死骸以为营养；动物也摄取植物的死骸以维持生存，大冶造器，溶化许多古铜烂铁而成新钟。造物生人，只把陈死的原素来辗转搏拟。天地间没有绝对的新，也没有绝对的旧。一切新旧今古等等文字，只是相对的，假定的，不能作为价值批判的标准。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他们不能禁止我，他们也没有那种权力来禁止我。他们如说我做的古事剧不好，他们能够指摘出我的不好处来，那还可以佩服！如说是我做了古事剧便不好，那譬如一支盲犬在深夜里狂吠，我只好替他可怜了。——

同志　老实，我要问你一句，我觉得做古事剧好象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自己去替古人说话，譬如莎士比亚的史剧之类。还有一种是借古人来说自己的话，譬如歌德的《浮士德》之类。我读你从前做的一些古事剧，你好象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呢？

作家　也不尽然，便是歌德自身，他的《浮士德》虽是如你所说是一种自传的史剧，但是他的《依斐更尼》(«Iphegenie») 便不然了。我自己的态度，对于古人的心理是想力求正当的解释；于我所解释得的古人的心理中，我能寻出深厚的同情的内部的一致时，我受着一种不能止遏的动机，便造出一种不能自已的表现。譬如我这

篇独幕剧，这伯夷叔齐两位古人，我们如是不善读《史记》的人，便容易把他们误解。《史记》上说，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说他“以臣弑君”。象这句话，我只怕是太史公或者太史公以前的人添的蛇足。我们的伯夷叔齐，是视君位如敝屣的人，他们绝不会有那样保皇党、复辟党般的口吻。他们在首阳山饿死的时候，唱的一首《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莫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我们读他们这首歌，可以见得他们反对周武王用兵，并不是出于尊王；并不是在替殷纣王作辩护；他们反对的是那种以暴易暴的战争，那种不义的战争，那种家天下的私产制度下的战争。他们反对家天下的制度，他们所景仰的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神农虞夏的时代。《庄子》的《让王篇》上有一段他们的逸话说得最好，他们说：“昔者神农之有天下，……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我们可见得神农时代的政长，只是对于人民忠信尽治的公仆，群众乐与为政的时候为政，乐与为治的时候为治；政治是可有可无，政长也不过是随遇而设的。神农时代的史迹，我们现在不能明了，比较明了的是虞夏之际，那的确是一种哲人政治的楷模。舜是由农民选出来的，禹是罪人的儿子，他们都是以自己的贤能，由群众推举的共主。伯夷叔齐景仰这种时代，正是他们敝屣君位的根据，反对战争的根据。所以我们考察他们的言论，综核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确是他们古代的非战主义者，无治主义者。他们的精神和我们近代人是深相契合的。我把他们来做题材，也犹如把 Kropotkin，Bakunin（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注释者）拿来做题材的一样；在我的眼中，他们这样古人才是永远有生命的新人，而我们现代一些高视阔步空无所有的自命为新人的青年，才是枯槁待朽的骸骨呢！

同志　(猛起，右手握原稿连连打击左手)啊啊，痛快！痛快！你替我们古人雪了不白之冤，也为我们今人吐了不平的气。你这篇剧稿，我现在不用读了，我们快拿去上演吧。走！走！快到我们“自由戏场”里去！非我们亲自去演不可。

作家　(起身)我那剧中有几首歌。应该要有乐谱才能上演。

同志　(捉作家右臂边走边说)那是很容易的，我走着一面读，一面和你制谱，我此刻只要坐上比牙琴(英语钢琴 Piano 的音译——注释者)立地和你谱得出来。走！走！我们现代即使没有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我们在舞台上也要演给他们看看。

(二人同下)

台上另换一白幕。正中横书金色的“自由”两大字。幕后比牙琴的独奏，弹 Beethoven 的 “Moonlightvsonata” (贝多芬的《月光曲》——注释者)。

二、附 白

这篇戏剧本已构想一年多了。原拟作成三幕：第一幕北海之滨，第二幕岐山之阳，第三幕首阳山下；原是想照史事按实发挥，时作时辍，总是不易成就。《北海之滨》是从《孟子》引出。《孟子》上有“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的一段逸话，我想这“北海之滨”大约就是渤海北岸了，我国古时的疆土说不到贝加尔湖(苏武牧羊的北海)，更说不到北冰洋去。伯夷叔齐离去孤竹之后，大约在渤海边上住居过一晌，但是他们在渤海边上的生活是怎样，古书没有说得有。

《岐山之阳》是打算借《庄子·让王篇》中的一段故事来发展，《让王篇》中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禧；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

为政，好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这段逸事，在《吕氏春秋·季冬纪》的《诚廉篇》也有，措语稍稍有点不同。《韩诗外传》中也有同意的语句。

《首阳山下》便想专叙他们的饿死情况了，《史记·伯夷列传》中有一首《采薇歌》，这是一般的人大概都是知道的。

我起初打算做三幕的时候，原想在第三幕上尽力。叙述他们饥饿中生理的和心理的状态，打算构成种种幻觉（hallucination，这是饥饿中常有的现象）。我在今年暑中曾立志断食七天，想去自行体验，可怜我的意志薄弱，才断食一天便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在那断食的一天之中，做了九首《哀时古调》，那也可算是这一次小失败的成绩了。断食一失败了之后，三幕的计划便同受动摇，终觉没有成就的希望。

一礼拜前偶染伤寒，夜中发热至摄氏三十九度。终夜辗转床席，不能成寐；然在病热郁集之中，想象力乃突然加了异样的速度，竟构出本篇的一幕情景。病愈之后，在昨夜中始偷暇着手缮写，参著旧稿，居然成了一篇独幕剧来。今晨自行阅读一遍，粗率不堪卒读之处甚多，又重新毁稿一次，缮写成现在的这一篇，依我现有的能力，现有的时间看来，我对于这一篇，也只好权自满足了。

本篇的人物除伯夷叔齐而外，概系出自虚构。读者不能以读历史的眼光读人的创作。创作家与历史家的职分不同：历史家是受动的照相器，留声机；创作家是借史事的影子来表现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譬如一部《水浒》的事实，在历史上不过一两句，而施耐庵便把他发展成一部宏大的奇书。历史家的叙述也有时不是全部正确的。即如太史公的《伯夷列传》，便有不正确的地方三处。（一）他叙述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夷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云云，姑无论他这段是否事实，然文王之死在武王伐殷之前十一年，亦不会有停丧至十一年而犹不葬之理——这一着前人已有人指摘过了。（二）又如"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的一句话，也只是太史公的杜撰——序幕中已经说明了，此处不再说。（三）据《竹书纪年》在殷纣王二十一年记"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距文王之死在二十年之前；然《史记》则云"及至，西伯卒，"好象夷

齐之归周是在周文王之死后。此条据前引《庄子》之文，《史记》所说似觉较为可靠。

诸如上述，已可见历史之不可尽信。《孟子》于《周书》之《武成》只取二三策，创作家便想从这二三策中构出一座蜃气楼台。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稿成志成）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时，篇前有《幕前序话》，篇后有《附白》。《星空》初版本收《幕前序话》，《沫若文集》全未收，现附录于篇后。正文部分，文字有较大改动。

孤竹君之二子，指伯夷叔齐。孤竹国，传说是商汤时封的一个属国，其地约在今河北卢龙县南。孤竹君在位时，立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去世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逃走，叔齐亦不即位而去。路遇周武王伐纣，他们"叩马而谏"。后商为武王所灭，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① 朝歌，商朝后期的都城，在今河南省淇县。

② 殷王受辛，即殷纣王。

③ 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周王朝发源地。《诗·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④ 周王，指周文王姬昌。

⑤ 箫韶的九弄，即韶乐九成。韶，舜乐名。韶乐中用箫，所以也叫箫韶。《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传》："言箫见细器之备。"乐一终，为一成，九成即九次变化。

⑥ 乾元，乾，《周易》卦名。孔颖达疏："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乾"有元亨利贞四德），故以元德配乾释之。"《易·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认为乾之象为天，代表阳性势力，其作用是使万物发生。

⑦ 我国古史传说，在禹以前，帝位都不是一家一姓相传的，到禹死时，帝位由他儿子启继承，才开始了世袭制度，所以称为家天下。

⑧ 华胥国，神话传说中的国名。《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寰宇记》："陕西蓝田县有华胥氏陵。"

⑨ 羑里，古城名，其地约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史记·殷本纪》："纣囚西伯羑里。"

⑩ 闳夭，周文王的臣子。纣王囚文王于羑里，闳夭求得有莘氏的美女、骊

戎的文马、有熊的九驷，以及其它奇珍异宝，献给纣王，赎回了文王。后来，闳夭曾随武王伐纣。

⑪ 孟姜，《诗·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鄘风·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姜矣。"陈奂传疏："孟姜，世族之妻。"

⑫ 苏妲己，传说中纣王的宠妃。周武王伐纣，并杀死妲己。

广　寒　宫

时：地上黑暗与睡眠支配着的时候。

地：月里广寒宫嫦娥们读书之别院。

景：一片冰岩雪窟，正中簇拥书院一椽，以碧玉为阶，以朱玉为柱，无窗户门壁，以云母为帘，垂而未卷，屋瓦凝冰，一片皑白。

院前广地，上积冰雪。中央有桂树一株，大可合抱，高与屋齐，枝叶畅茂。群叶如玉片纷披，枝干如青铜滑腻。

上有一片蔚蓝色的天空，明星点点。

嫦娥二人自右翼负书笈而出。散发，勒以金环，额前着银星一朵。衣色纯白，长袖宽博，裾长曳地。

嫦娥一　妹妹，地上的嚣声，已如远潮一样，渐渐消退，群星都已醒来，这正是我们歌舞的时候了。

嫦娥二　我们来得太早，姊妹们都还没有起来呢。

嫦娥一　她们总爱贪睡，不怕天鸡叫得多么高，总不容易把她们叫醒。等她们醒来的时候，张果老① 先生又要起来干涉我们了。

嫦娥二　可不是吗！我们那张果老先生，真是令人讨厌。我们唱歌时，群星也在同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时，群星也在同我们跳舞。那是多么高兴！他总要来管束我们，要叫我们去读那不可了解的怪书。我们真是把

他没办法呢。我们能得想个法子出来，把他拘束着，听随我们自由，那是多么好啦！

嫦娥一　可不是吗！但是我们想不出法子来，也就只好偷着空儿取乐，可惜她们偏偏又要贪睡呢。

两人走至桂花树下，攀吊树枝，作秋千舞。

嫦娥二　姐姐，你可知道，这株树子是甚么名儿？

嫦娥一　这是地上的桂花树儿，我是昨天才听见张果老先生讲的。

嫦娥二　地上的树木，为甚么能够生长在我们月宫里呢？

嫦娥一　他说是在不知道多少年辰以前，那银河东岸住着的织女姑娘，无端想和对岸的牵牛童子相会。但是因为有天河隔着他们，他们不能渡河。织女姑娘是很灵巧的人，她用黑白丝绢，剪成十三只鸟儿，向他们叹道：啊，去呀！它们也就“啊去呀！啊去呀！”地叫着飞起去了。它们飞到地上去，采集许多香木来，在银河上面架了一道桥儿。因此织女和牵牛，便得在桥头相会。但是地上的东西是不能经久的。等他们会了一刻之后，那鸟儿们便要把桥拆毁，含飞到尘世去。听说自从那时起，尘世上才有那种鸟儿，因为它们只是“啊去呀！啊去呀！”地叫，所以地上的人都叫它们是“鸦鹊”。这些鸦鹊们每到一定的时候，总要飞来天上架一次桥，架了又拆含回去。有一次，它们衔来的树枝落了一枝到我们月宫里来。张果老先生把它插在我们学堂门前，便长成这么大的一株桂树

了。——这些话真确不真确我不知道，但是是他亲自对我说的。

嫦娥二　哦，原来还有这么一段稀奇的故事！无怪这桂花树儿，总有些不同。我们月中的桫椤树儿们，都是青翠透明的。这株桂花树儿，他偏会多生枝叶，并且在这明净的地方，偏会生出些阴影来。这真是株不好的东西啦。你看，它又不开花，又不结子。

嫦娥一　妹妹，你倒错怪了它了。听说它在地上原是顶珍贵的树子。它每年要开一次香花。落到我们月宫里来，因为气候不同，所以它便永远不能开花，只好多生枝叶了。

嫦娥二　那么，它倒可怜了。

嫦娥一　可怜它离却故乡，孤身独自。

嫦娥二　姐姐，它这样不言不语，怕它心中在暗暗地怨恨那织女姑娘呢！我倒很想做首诗来替它申诉，可惜我又做不好。

嫦娥一　妹妹，你做吧！你快做吧！你做出来念给我听听咧！

嫦娥二　(绕树沈吟一会)姐姐，我有了，可是不好。

嫦娥一　你快念给我听听咧！不要踌躇呀！我们姊妹间还害甚么羞呢？

嫦娥二　(朗吟)

天河涓涓水在流，
怨她织女恋牵牛。
为多一片殷勤意，

惹得香花失故丘。

嫦娥一　妹妹，你这不是一首好诗吗？你的心机真灵敏呀！……

嫦娥二　嗳哟，姐姐，你总爱奉承！

嫦娥一　我却不是奉承，我想这不言不语的树儿，怕在暗暗地向你道谢呢！你等我把你这诗，刻在这树皮儿上吧。

（自书笈中取出裁纸刀儿一柄，走至树下。）

嫦娥二　（拦阻）姐姐，你不要刻呀！

嫦娥一　（不应，用刀刻树，念出）天河涓涓……（刀刻不进）哦呀！这株树儿真是奇怪！我的刀儿刻不进呀！我们月中的树儿都是鲜葳葳的、嫩禾禾的，便用指甲儿也可以掐弹得破，偏这树儿才这么顽皮呢！

嫦娥二　刻不进正好！刻不进正好！免得我露丑。

唱歌之声起。

嫦娥二　哦呀，姐姐！她们都醒来了！她们唱起歌儿来了！

嫦娥一　来了！她们来了！我们藏在这株树儿背后，骇她们一下吧。

嫦娥二　那很有趣，很有趣。

两人躲入树后。

歌声——女儿数人合唱：

地上夜深时，月中朝日起。
天鸡叫遥空，笙歌漾天宇。

天宇色青青，星星次第明。

姊妹月中人，云彩衣上生。

嫦娥数人，与前两人作同样装束，自右侧鱼贯而出。

我们今天来得却是太早，张果老先生他还没有醒来呢。

我们往常来的时候，他总在这株树子下坐着等我们，想起他那样儿来，我真想笑死了。

往常来得很早的两位姐姐，今天怎么不见人呢？怕她们在睡懒觉了。

今早等她们来时，我们好取笑她们一场。

怕她们早早进学堂去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她们便早早进了学堂，她们平时都不是很讨厌张果老先生的吗？

我想不恨张果老先生的人不会有。

张果老先生他真是讨厌的人，你看他耳朵又聋，眼睛又瞎，背又驼，脚又短。他走起路来，倒是非常之快。别人家正在欢乐的时候，他就好象一颗流星一样，一溜地就跳起来了。

我最讨厌的是他那个样儿。你看，他那对眉毛，长得来快要吊到嘴角了；他那簇胡子，翘在嘴下，就象只兔子的尾巴。

他身上的穿著，又不逗人笑吗？一件黄棉袄儿，袖子又长，腰身又短。腿套也是黄的，鞋袜也是黄的。他

又戴一顶红耳绊儿的黄风帽儿。你看，他一弓起背儿走来，那才不象一个人样儿呢！

我前两天做了两首可笑的歌儿，我怕你们告我，我不敢对你们讲。

你做的是甚么可笑的歌儿？你讲吧！

你讲吧！谁会告你？你说话才叫希奇！

你念出来，让我们大家听听！

我做的是《张果老的歌》，请你们大家围成一个圈，等我唱两句，你们跟着我唱。

那很有趣！那很有趣！

众嫦娥排成一个圆形，提头者站立在中央，调好声息，唱：

张果老，
逗人笑……

才唱两句，便自行发起笑来。

你自己便笑了，还有甚么趣味呢？

提头者调好声息再唱，每唱两句，其余同声和之。

张果老，
逗人笑！
眉长长过眼，
背驼高过脑。
目眇耳又聋，
胡须嘴下翘。
黄风帽儿红耳绊，
身上穿件黄棉袄。

黄棉袄，

短又小。

身长不过膝，

袖长长过爪。

一对鸭儿鞋，

一双黄腿套。

弓起背儿走起来，

就象一个猴儿跳。

最后两句，众人不能唱和，喧笑起来。

张果老的声音（在树后）："你们这些顽皮的丫头！你们不进学堂来读书，还在那儿取笑我啦！"

众嫦娥惊惶失措，纷纷向学堂跑去。

二嫦娥扬笑声自树后掩出。

你这两个顽皮丫头！你们真骇得我们不浅！

我们要惩罚你们！我们要惩罚你们！

群扭二人而膈肢之，笑声杂沓，在树下群相追逐。

嫦娥一　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嫦娥二　我们本来没有罪过，是你们自己虚了心。

嫦娥一　是你们自己糊涂了。

众　人　你们还说是我们自己糊涂吗？

嫦娥一　嗳哟，不要膈肢得人这么怪难过的。

嫦娥二　你们总不该背着先生说坏话啦！不是自己糊涂，是谁个糊涂呢？

数　人　就算是我们错了，我们糊涂了，你们总不该骗人，你

们做出鬼鬼祟祟的事。

嫦娥三　姐姐妹妹们，你们等我来和解吧！你们大家都松了手吧！

众嫦娥各各松手听命。

数　人　姐姐！你要怎么和解呢？

嫦娥三　今朝总算是她们错了，她们不该欺诈我们，我们罚她们唱曲歌儿来赎罪，你们看好不好？

嫦娥四　好便是好，但是我想应该加个条件。

嫦娥三　加个甚么条件呢？

嫦娥四　我们要叫她们唱一曲新鲜的歌儿，歌着一段新鲜的故事。要她们轮流地接着唱，不准她们先商量。那就是说要她们临时合作一首歌曲，边作边唱。看她们情愿不情愿？

嫦娥三　嗳哟，你这样是苦人的难题了！

其　他　不苦不成刑罚呢！

嫦娥三　（对二人）你们情愿不情愿呢？

两人相视而颔首。

嫦娥一　不要紧，不说只是一曲歌子，……

嫦娥二　就是十曲百曲，我们也情愿。

嫦娥三　那么，你们就请唱吧！唱得不好的时候，再罚你们十曲百曲！

众嫦娥排成新月形，两人在前方交互歌唱，唱时做出种种姿势，表现歌中情节。最后两人重复合唱一遍。

天河涓涓水在流，

隔河织女恋牵牛。
可怜身无双飞翼，
可怜水上无行舟。

可怜水上无行舟，
窈窕心中生暗愁。
愁到清辉减颜色，
愁如流水之悠悠。

愁如流水之悠悠，
悠悠此恨何时休？
织就绢丝三百两，
织成鸦鹊十三头。

织成鸦鹊十三头，
放入尘寰大九州。
采来地上之香木，
采来天上效绸缪。

采来天上效绸缪，
天河之上鹊桥浮。
桥头牛女私相会，
桥下涓涓水在流。

众嫦娥听毕鼓掌。

好极了！ 好极了！

那来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

两位姐姐，是你们自己编出来的吗？

嫦娥一　不是的，是我们听来的呢。

姐姐们是从甚么地方听来的？

嫦娥二　是她从张果老先生那儿听来的呢。她刚才才对我讲起，还有更有趣的，就是这株树儿，（指桂树）它正是鸦鹊们从地上衔来的香木呢！

这么大的一株树子，怎么能从地上衔来？

嫦娥一　嗳哟，你们真是聪明！它被衔来的时候，只不过是枝枯枝，张果老先生把它插在这儿，它便活了，不知道长了多少年辰，才长到这么大的呢。

哈哈，真的吗？这真奇怪啦！

嫦娥二　这还不算奇怪，还有更奇怪的呢！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想在这树皮儿上刻几个字儿，我们的裁纸刀儿才刻不进呢。

有那样的事情？我们不信！

我们不信有那样的事情！

嫦娥们自书笈中取出裁纸刀儿，走至树下刻试。

呢呀，真的刻不进呢！

真的刻不进呢！

我们月宫中会有这样顽皮的树儿！

哈哈，我倒想出一个计策来了！

是甚么计策呢？

是甚么计策呢？

我想起张果老先生他前几天讲过，他说他眼睛不好，这株树儿长得太高太大了，把学堂遮得怪黑暗的。他要把它斫掉。他前几天不是这么说过吗？

嫦娥一　不错，不错，他是这么说过。我懂得你的计策了。我们今天等他出来的时候，就叫他把这树儿斫倒，要是他不斫倒的时候，我们便再不进那黑漆漆的学堂里面去读书了。

嫦娥二　不错，不错。他自然是不会斫倒，我们去叫他来吧。

嫦娥们聚议之时，张果老半揭书院正中一帘，弓背而出，走至树前。嫦娥们与之壁面相遇，各各肃然裣揖。

众嫦娥　先生起来了，先生早安！

张果老　你们早来，怎么还不进学堂，还在这儿做甚？

众嫦娥　（面面相觑后，同声发言）先生！我们有话要向你说呀！

张果老解开帽绊，倾耳作谛听状。

先生前两天不是说过？你说这株树儿长得太高太大了，把学堂遮得怪黑暗的，要把它斫倒。先生不是说过这句话吗？

张果老颔首。

先生，我们今朝来，便是要请先生斫倒这株树儿。要斫倒后，我们才好进学堂里去读书。就请先生今朝把它斫倒吧！

张果老　（颔首）我说过的话是定要做的，我做过的事情，不做到头是不罢手的。好吧，你们走两个去，去把我的板

斧给抬来，等我今朝就动手斫倒它吧。费不了多大劲的。等我斫倒了之后，你们再进学堂来也好。

嫦娥数人应声往书院中去。

张果老　这株树儿，原来不是月宫中的树木，把它斫了，倒也没有甚么可惜。在你们所不能计算的多少年辰以前，那天河南岸的织女姑娘，想和对岸的牛郎相会。她因为不能渡河，才剪了十三只鸦鹊，放往尘世上去。放去衔些香木来在天河上架起桥儿，使她得和牛郎相会。那时从鸦鹊口中落了小小一枝枯枝来，我不该多事，把它插在这儿。它才一年长似一年，竟长得这么大了。它不该在这明净地方，生出许多阴影来了。

嫦娥数人抬一玉斧出，授诸张果老。

张果老　好了，我便斫倒它吧。生在我手里的，照例是死在我手里。你们各人去吧，等我斫倒了之后，改天再来读书吧！

众嫦娥　（向果老鞠躬高声告退）先生！我们走了。（向左翼而退，低声相语）我们往广寒宫去作霓裳羽衣舞去吧！（再回顾果老，行一鞠躬礼）我们看你几时才能够把它斫倒呢！（退。）

张果老执斧斫树，丁丁作声。

树枝只见震摇，树身永不受些儿伤痕。

——幕　下

1922年4月2日脱稿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广寒宫，指月宫。传说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曾在中秋那天到月亮上游玩，看到一所宫殿，题名"广寒清虚之府"，后人因称幻想中的月中宫殿为广寒宫。

① 张果老，即唐代方士张果，传说中的"八仙"之一。

〔本集注释者：黄淳浩〕

瓶

献　诗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①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我攀折了你这枝梅花
虔诚地在瓶中供养，
我做了个巡礼的蜂儿
吮吸着你的清香。

啊，人如要说我痴迷，
我也有我的针刺。
试问人是谁不爱花，
他虽是学花无语。

我爱兰也爱蔷薇，
我爱诗也爱图画，
我如今又爱了梅花，

我于心有何惧怕？

梅花呀，我谢你幽情，
你带回了我的青春。
我久已干涸了的心泉
又从我化石的胸中飞迸。

我这个小小的瓶中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哟，我深深祝你长存，
永远的春风和煦。

1925年3月9日夜

第 一 首

静静地，静静地，闭上我的眼睛，
把她的模样儿慢慢地，慢慢地记省——
她的发辫上有一个琥珀的别针，
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针上反映。

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刘海几分，
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脸色呀，是的，是白皙而丰润，
可她那模样儿呀，我总记不分明。

我们同立过放鹤亭② 畔的梅荫，
我们又同饮过抱朴庐内的芳茗。
宝叔山上的崖石过于嶙峋，
我还牵持过她那凝脂的手颈。

她披的是深蓝色的绒线披巾，
有好几次被牵挂着不易进行，
我还幻想过，是那些痴情的荒荆，
扭着她，想和她常常亲近。

啊，我怎么总把她记不分明！
她那蜀锦的上衣，青罗的短裙，
碧绿的绒线鞋儿上着耳根，
这些都还在我如镜的脑中驰骋。

我们也同望过宝叔塔上的白云，
白云飞驰，好象是塔要倾陨，
我还幻想过，在那宝叔山的山顶
会添出她和我的一座比翼的新坟。

啊，我怎么总把她记不分明！
桔梗花色的丝袜后鼓出的脚胫，
那是怎样地丰满、柔韧、动人！
她说过，她能走八十里的路程。

我们又曾经在那日的黄昏时分，
渡往白云庵里去，叩问月下老人。
她得的是："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③
我得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④

象这样漫无意义的滑稽的签文，
我也能一一地记得十分清醒，
啊，我怎么总把她记不分明！
"明朝不再来了"——这是最后的莺声。

啊，好梦哟！你怎么这般易醒？
你怎么不永永地闭着我的眼睛？
世间上有没有能够图梦的艺人，
能够为我呀图个画图，使她再生？

啊，不可凭依的哟，如生的梦境！
不可凭依的哟，如梦的人生！
一日的梦游幻成了终天的幽恨。
只有这番的幽恨，嗳，最是分明！

2月18日晨

第二首

姑娘哟，你远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扣问了三次的信箱，
　一空，二空，三空，
　几次都没有你寄我的邮筒。

姑娘哟，你远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过度了三载的辰光，
　一冬，二冬，三冬，
　我想向墓地里呀哭诉悲风。

20日晨

第 三 首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不是专有你的林和靖，⑤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不能移植你在庭园中，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梅花，放鹤亭畔的梅花呀！
　我虽然明知你是不能爱我的，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爱你呢？

21日夜

第 四 首

湖水是那么澄净，
梅影是那么静凝，
我的心旌呀，
你怎么这般摇震？

我已枯槁了多少年辰，

我已诀别了我的青春，
我的心旌呀，
你怎么这般摇震？

我是凭倚在孤山的水亭，
她是伫立在亭外的水滨，
我的心旌呀，
你怎么这般摇震？

21日夜

第五首

你是雕像吗？
你又怎能行步？

你不是雕像吗？
你怎么又凝默无语？

啊啊，你个有生命的，
泥塑的女祇！

22日夜

第六首

星向天边坠了，
石向海底沉了，
信向芳心殒了。

春雨洒上流沙，
轻烟散入云霞，
沙弥⑥礼赞菩萨。

是蔷薇尚未抽芽？
是青梅已被叶遮？
是幽兰自赏芳华？

有鸩不可遽饮，
有情不可遽冷，
有梦不可遽醒！

我望邮差加勤，
我望日脚加紧，
等到明天再等。

22日夜

第 七 首

你是生了病吗？
你那丰满的柔荑⑦
怎么会病到了不能写字？

你是功课忙吗？
只消你写出一行两行，
也花不上一二分的辰光。

你是害着羞吗？
你若肯写个信筒，
我也要当着圣经般供奉。

你是鄙夷我吗？
嗳，我果是受你轻鄙，
望你回个信来骂我瘟厮！

22日夜

第 八 首

你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
我顾虑着他们不好盼望。

你目不旁瞬地埋着头儿，
你是不是也有几分顾虑？

我的手虽藏在衣袖之中，
我的神魂已经把你抱拥。
我相信这不是甚么犯罪，
白云抱着月华何曾受毁？

22日夜

第　九　首

我的眼睛在无人处瞥着你时，
我是在说：我爱你呀，妹妹！妹妹！
我看你呀也并没有甚么惊异。
你眼中送出的答词，也好象是：
哥哥哟，哥哥哟，我也爱你！爱你！

22日夜

第　十　首

你手上的冰感呀，还留在我的手上，
你心上的冰感呀，又移到我的心上。
你虽是不关痛痒，我怎能不痛不痒？
你虽是不痛不痒，我怎能不关痛痒？

我已经等了八天，你总是不写回信，
你真冷，真冷，真冷，比这寒天的深夜还冷！
我如今跨着一个火盆，抚着我的寸心，
我这将破未破的寸心，总在我胸中作梗！

啊，我只好等到明天，我又怕等到明天：
明天也没有回信来时，那是多么危险！
后天不是星期，或者她是没有空闲，
要到星期来时，她才有写信的时间？

22日夜

第十一首

啊，她的信儿来了！
我的心儿
好象有人拍着的
皮球儿般跳跃。

我在未开信前，
匆匆地
先把她邮筒儿上的名儿
亲了半天。

啊，你邮筒口上的信胶！
她的芳唇
是曾经
把你吻了！

啊，她说是："因校中功课很忙，
要到星期
才有空的时间呢，
要请先生原谅。"

啊，我有甚么呀不能原谅？
你这玉缄一封
好象是腾黄⑧飞下九重，
我要没世地感恩不忘。

她说是：她平日读我的文章，
早知道
我的学问很好，
以后的赐教还望常常。

啊，她那知
我在她的面前
（啊，腼腆！）
只是个无知的乞儿。

她说是：我到了西湖，
她真真觉着
幸福，
她愿我能在西湖长住。

啊，这真是道破了我的肺腑，
假使是我能长住，
伴你读书，
我愿意死在西湖。

她教我春假时再来，
西湖里
很美丽的花儿
那时候已经都开。

啊，春假哟，你快，快！
西湖里
即使没有花儿，
我是怎得不来？

24日夜

第十二首

默默地步入了中庭，
一痕的新月爪破黄昏。

还不是燕子飞来时候，
旧巢无主孕满了春愁。

27日夜

第十三首

啊，明珠暗投！
罢休，
我是不在呀她的心头！

我求她立地回音，
她却是不肯遵守。
空空又等了一周！

啊，春风哟！
你纵有归来时候，
为甚要向我温柔？

我身在半淞园，⑨
心在西湖边上孱走，
遨游那破牢愁！

3月1日

第十四首

北冰洋，北冰洋，
有多少冒险的灵魂
死在了你的心上！

2日晨

第十五首

啊，我骂你无赖的邮差！
为甚只送些不打紧的信来？

哦，奇怪，无赖的邮差！
你偏偏在和我们斗才！

你把她的信筒儿藏在报中，
空使我又饱受了一番心痛。

啊，我骂你个聪明的败种，

你以后要好生郑重!

2日

第十六首

春莺曲

姑娘呀,啊,姑娘,
你真是慧心的姑娘!
你赠我的这枝梅花
这样的晕红呀,清香!

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头?
这清香敌赛过百壶春酒。
这清香战颤了我的诗喉。

啊,姑娘呀,你便是这花中魁首,
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你的灵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我想吞下呀,但又不忍动口。

啊,姑娘呀,我是死也甘休,
我假如是要死的时候,
啊,我假如是要死的时候,

我要把这枝花吞进心头!

在那时,啊,姑娘呀,
请把我运到你西湖边上,
或者是葬在灵峰,
或者是放鹤亭旁。

在那时梅花在我的尸中
会结成五个梅子,
梅子再迸成梅林,
啊,我真是永远不死!

在那时,啊,姑娘呀,
你请提着琴来,
我要应着你清缭的琴音,
尽量地把梅花乱开!

在那时,有识趣的春风,
把梅花吹集成一座花冢,
你便和你的提琴
永远弹弄在我的花中。

在那时,遍宇都是幽香,
遍宇都是清响,

我们俩藏在暗中，
黄莺儿飞来欣赏。

黄莺儿唱着欢歌，
歌声是赞扬你我，
我便在花中暗笑，
你便在琴上相和。

（莺之歌）

“前几年有位姑娘
兴来时到灵峰去过，
灵峰上开满了梅花，
她摘了花儿五朵。

她把花穿在针上，
寄给了一位诗人，
那诗人真是痴心，
吞了花便丢了性命。

自从那诗人死后，
经过了几度春秋，
他尸骸葬在灵峰，
又迸成一座梅薮。

那姑娘到了春来，
来到他墓前吊扫，
梅上已缀着花苞，
墓上还未生春草。

那姑娘站在墓前，
把提琴弹了几声，
刚好才弹了几声，
梅花儿都已破绽。

清香在树上飘扬，
琴弦在树下铿锵，
忽然间一阵狂风，
不见了弹琴的姑娘。

风过后一片残红，
把孤坟化成了花冢，
不见了弹琴的姑娘，
琴却在冢中弹弄。”

（尾　声）

啊，我真个有那样的时辰，
我此时便想死去，
你如能恕我的痴求，

你请快来呀收殓我的遗尸！

3日

第十七首

我苦醉了终宵，我也苦睡了中宵，
无端地又牵惹了一天的烦恼——
啊，姑娘呀，不料你晨来却早！

见你面，便禁不着向你相告：
“啊，我昨宵是真真醉了！”
啊，你回答我的呀，那嫣然一笑！

我把行期改到了明朝，
专是为的你呀，你知不知道？
我的痴心，嗳，实想在西湖终老。

月轮对着梅花有如渊的怀抱。
欲诉，又碍着星星作扰。
如今是花信已遥，月也瘦了。

4日晨

第十八首

我看她这回的来信
少称了几声“先生”，
啊，我可爱的呀，我的生命，
我谢你未把我当作老人！

我虽然早生了十年，
我的青春纵去也还未远；
去年开罢了的蔷薇花
还得在今年再见。

我的花要永远为你畅开，
我常住的青春已经再来，
我不稀罕他诗圣们的襟怀，
我也不叹诉我的生沦苦海。

啊，我的生命呀，我的可爱，
我的心花要永远为你畅开。
你少称了我几声“先生”呀，
啊，我是哟，多么愉快！

5日午

第十九首

我同时放出的传书鸽子一双，
雄的已经飞回，雌的却无影响。

她是在长途中遇着了鹰雕？
还是误飞到何处的荒岛？

我遣她去取个梦的画图，
她可是在梦中迷了归路？

嗳，我安得她是她的哥哥，
他爱我，她却不肯爱我。

7日午刻

第二十首

有一封挂号的信件来了，
我以为是她的相片寄到，
啊，却原来有人请图醉饱。
啊，我只好向我自己冷嘲。

接信时是那么的呀心跳，

见信后又这般的呀无聊。
乐园在一瞬之间坍倒掉，
啊，我只好向我自己冷嘲。

7日黄昏

第二十一首

我看她的来信呀，
有一个天大的转徙：
前回是声声“先生”，
这回是声声“你”。

啊，“你”！ 啊，“你”！ 啊，“你”！
这其中含蓄着多么的亲意！
只这点已经是令人心疼，
更何况还赠了梅花一枝！

我把她比成梅花，
寄送了一首诗去，
她却是赠我一枝梅花，
还问我欢不欢喜！

她说她喜欢我的新诗，
不知她是曾否会意？

她赠我的这枝梅花，
是花呀，还是她自己？

9日午

第二十二首

梅花的色已褪了。
梅花的香已微了。
我等她的第三函，
却至今还不见到。

邮差过了两遍了，
送来了些东邦的时报，
这样无聊的报章，
我有甚么呀看的必要！

我每次私自开缄，
吮吸这梅花的香气；
我怕这香气消时，
我的心是已经焦死。

我翻读些古人的恋诗，
都象我心中的话语，
我心中有话难言，

言出时又这般鄙俚！

啊，春风哟，你是那样的芳菲，
你吹来邻舍的兰香清微，
我却不能呀吹出一首好诗，
咏出她丰腴的静美。

我毕竟是已到中年，
怎么也难有欲滴的新鲜。
也难怪她不肯再写信来，
翩飞的粉蝶儿谁向枯涧？

9日午

第二十三首

我又提心地等了半天，
时或在楼头孤睡，
时或在室中盘旋。

她写信是惯在星期，
今天是该信到时，
我的希望呀已经半死！

邮差已送了三封信来，

但她的却是不在，
这个哑谜儿真费寻猜！

或许是挂号费时，
我还得平心地等到夜里，
但这如年的辰光如何度去？

我读书也没有心肠，
那更有闲情去想做文章？
啊，你是苦煞了我呀，姑娘！

也难得你有那样的冰心，
你的心怕比冰还坚冷。
骀荡的春风哟，你是徒自芬温！

我明知你是不会爱我，
但我也没可奈何：
天牢中的死囚也有时唱唱情歌。

象这样风和日暖的辰光，
正好到郊原里去狂倾春酿，
啊，我的四周呀，已筑就了险峻的高墙。

我的心机沉抑到了九泉，

连你信中的梅花也不敢再去启验，
它那丝微的余香太苦刺了我的心尖。

人生终是这样的糊涂，
盼得春来，又要把春辜负，
啊，有酒，你为甚总怕提壶？

偶尔有甚声丝，
总疑是邮差又至，
我一刻要受千遍的诈欺。

我想来真是痴愚，
等封信来又有甚么意思？
啊，我也实在呀没有法子！

10日午后

第二十四首

春风哟，我谢你，谢你！
这无限的苦情
也是你给我的厚赐。
我坐看着这瓶里的梅枝
渐渐地，渐渐地，向我枯死。

我到此还说甚么，
这无限的苦情
我把它在心头紧锁？
我也止住了我的哀歌，
要看它把我究竟如何！

11日午后

第二十五首

新鲜的葡萄酒浆
变成了一瓶苦汁，
姑娘哟，我谢你厚情，
这都是你赐我的。

人如要说我痴愚，
我真是痴愚透底，
我在这旷莽的沙漠里面，
想寻滴清洁的泉澌。

我新种的一株蔷薇，
嫩芽儿已渐渐瘦了，
别人家看见我的容颜，
都说是异常枯槁。

我是怎得呀不枯，不瘦？
我闷饮着这盈盈的一瓶苦酒。
啊，我这点无凭的生命哟，
怕已捱不到今年的初秋。

15日晨

第二十六首

啊，是我自己呀把她误解，
她是忙着试验呀才没有信来。
她的来信这回是分外葱茏，
她的热情微微象春风闪动。

她说是诗人最真，
要象我才算是一个诗人。
她说是我年纪虽然大些，
但还是一个孩子。

她说是她望我做她哥哥，
她真的要做我的妹妹；
啊，姑娘呀，你就做我的妈妈，
你也些儿无愧。

她乐意做司春的女神，

好完成我的新诗，
但她又谦逊一回，
说她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女儿。

啊，女儿，妹妹，母亲，
我想叫你呀千声万声！
我真是幸福到可以死了，
我的信还亏你为我保存！

啊，我的心哟，你又在痛些甚么？
你是不是因为做了哥哥？
这哥哥却是有些难做呀，
你知道吗？不知道吗？

15日夜

第二十七首

沉深的地狱化成了天堂，
我的妹妹哟，我的姑娘！
啊，晚风是这样的清香，
无声的音乐在空中荡漾，
欢笑笑满了我的玻窗，
邻舍的时钟也发出悠扬的声响。
啊，一瞬化为了久长。

无限的哀情已不知逃向何方？
啊，姑娘哟，我的姑娘！
我的姑娘哟，我的女王！
沉深的地狱化成了天堂！

15日夜

第二十八首

我凭依着南窗远望，
西方的天际一抹斜阳，
那儿是蔷薇花的故乡，
那儿有金色的明星徜徉。

晚风哟，你是这样的清凉，
少时顷你会吹到那西湖边上，
你假如遇着了我那姑娘，
你请道我呀平安无恙。

16日暮

第二十九首

我又等了呀许久，许久！
你说你无论怎么事忙，

也要写给我一行，两行，
你怎么又不肯遵守？

你是要等到夜深才写？
你是怕在人的面前，
使你的心机被人看见？
或者你还是要等到星期？

我心想到西湖的计划，
我现在已决心抛弃，
我怕的是见了你时，
我们的心情反要破卦。

你赠我的梅花已经枯了，
我暗暗地生出了几分哀想；
幸好有袅袅的余香
到如今还未尽消。

啊，人是同这梅花一样，
纵使是临到春来，
又赢得一番的花开，
但我试问是谁能久长？

姑娘呀，你既是司春的女神，

为甚又吝惜你的和风，
使我常常地被冰霜抱拥，
开不出繁茂的花英？

这无限的焦情向谁解道？
我整日地翘望着远方，
我翘望着我心爱的姑娘，
啊，我是怎能呀化只飞鸟？

20日晨

第三十首

我的心机是这般战栗，
我感觉着我的追求是不可追求的。
我在和夸父一样追逐太阳，⑩
我在和李白一样捞取月光，⑪
我坐看着我的身心刻刻地沦亡。
啊，已经着了火的枯原呀，
不知要燃到几时！
风是不息地狂吹，天又不雨，
已经着了火的枯原呀，
不知要燃到几时！

20日午

第三十一首

我已成疯狂的海洋，
她却是冷静的月光！
她明明在我的心中，
却高高挂在天上，
我不息地伸手抓拿，
却只生出些悲哀的空响。

20日午

第三十二首

看看快到星期了，
写信的好呢？不写的好？
我想问她个理由：
为甚要使我这般难受？
有人堕在海中了，
她却是旁观袖手。
是春光烂缦的时候，
我想向海外逃走，
逃到那东邦的樱花树下，
喝尽我最后的一尊苦酒。
歌德的Sesenheim，⑫

我的西湖，
回想起宝叔山上的攀援，
好象是隔了千年的怀古。
啊，那时的幸福哟！
那时的欢娱！

28日午

第三十三首

月缺还能复圆，
花谢还能复开，
已往的欢娱
永不再来。

她的手，我的手，
已经接触久，
她的口，我的口，
几时才能够？

20日午

第三十四首

我想从她的信中寻出一个字，
不是“喜欢”，也不是“乐意”；

啊，这个字！这个字！
这是天地万物的开始！

这个字不待仓圣⑬的造就，
也不用在字书里去寻求，
这个字要如树上的梅花，
自由的开出她的心头。

这个字是苏生我的灵符，
也会是射死我的弓弩，
我假如寻出了这个字时，
我会成为个第二的耶稣。

20日午

第三十五首

得陇而望蜀，
我的灵魂哟，你是太不知足！
她已经叫你哥哥，
你还要教她怎么？
啊，你怎么这般隐痛哟，
我的心窝！

“哥哥哟，我写信时，

便这样叫你，
以后见你面时，
也要这样叫你，
你说好不好呢？”
啊，好却又有甚么不好，
只是在这个称谓之中
总象是有些缺少。

“我很欢喜
真的做了你的妹妹，
我也希望你
永远地
把我看做你的妹妹。”

啊，姑娘哟，我岂止把你看做我的妹妹？
你的信已经成了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已经为你焦死，
你却只“真的”做我的妹妹。

啊，眼泪哟，你又潸潸欲坠！
你何不倒向心流，
熄尽我胸中的焦火！
淹死我这个无谓的哥哥！

第三十六首

我请求她的照片，
她不肯应我的请求，
她教我等到将来，
她说她现在没有。

她说她等到将来，
如有了好的照片，
她定要寄我一张，
永远地做我纪念。

啊，有了又何必要“好”；
你教我等到将来，
是不是要等到天荒地老？

纵等到地老天荒我也不能忘怀，
你纵使是不爱我呀，
你总不能禁止我不把你爱！

24日傍晚

第三十七首

她把我写给她的信件
转示了她的哥哥，
可笑的她的哥哥
却反转说我幸福。

他说他纯洁的妹妹，
原值得伟大的诗人赞美，
他许我以后自由，
他是决不呀从中作垒。

啊，你真是好个哥哥，
但怎奈她不爱我？
我虽然也是一个诗人，
但怎奈不是伟大的一个？

我其实希望你从中作垒，
那是证明她已经开了心扉；
你纵筑就道万仞的高墙，
你却怎能呀把爱潮挡退！

啊，海水荡着地球，

地球是永远不动!
波震着的我的心哟,
你是只有呀终天的永痛!

24日晚

第三十八首

啊,姑娘哟,我是爱你,
比爱我肉身的妹妹还要强烈,
你想来是早已知道,
你不会是不知道的。

但你总冷冷清清,
决不曾说到这件事来,
假如你明说是不爱我时,
也是有一个“爱”字存在。

啊,你何苦定要那样牵延,
使我如油锅上的蚂蚁旋转?
我望你大开你的心门,
你到底是敢也不敢?

我想你深邃的心中
断不会只有一枝枯花,

我想你受着春风的爱种
断不会永不抽芽。

你假如是全不爱我，
何苦又叫我哥哥？
你假如是有些爱我，
何苦又只叫哥哥？

象这样半冷不温，
实在是令人难受。
我与其喝碗豆浆，
我情愿喝杯毒酒。

要冷你就冷如坚冰，
要热你就热到沸腾，
我纵横是已经焦死，
你冰也冰不到我的寸心。

好吧，你究竟是甚么心肠，
你请放着胆儿呀向我明讲！
我是并不怕你说不爱我的，
你大胆地讲吧，我的姑娘！

24日夜

第三十九首

我羡你青年脸上的红霞，
我羡你沉醉春风的桃花，
我怨你怪不容情的明镜呀，
我见你便只好徒伤老大。

啊，我这眼畔的绉纹！
啊，我这脸上的灰青！
我昨天还好象是个少年，
却怎么便到了这样的颓龄！

啊，我假如再迟生几时，
她或许会生她的爱意，
我与其听她叫我哥哥，
我宁肯听她叫我弟弟。

不可再来的青春哟，啊，
你已被吹到荒郊去了。
不肯容情的明镜哟，啊，
你何苦定要向我冷嘲！

27日夜

第四十首

我自家掘就了一个深坑，
我自家走到这坑底横陈；
我把了些砂石来自行掩埋，
我那知有人来在我尸头蹂躏。

他剥去了我身上的一件尸衣，
他穿去会我那杀死我的爱人，
我待愈的心伤又被春风吹破，
我冰冷冷地睡在墓中痛醒。

28日夜

第四十一首

空剩着你赠我的残花一枝，
它掩护在我的心头已经枯死。
到如今我才知你赠花的原由，
却原来才是你赠我的奠礼。

29日

第四十二首

昨夜里临到了黎明时分，
我看见她最后的一封信来。
那信里夹着许多的空行，
我读后感觉着异常惊怪。

她说道："哥哥哟，你在……
啊，其实呀，我也是在……
我所以总不肯说出口来，
是因为我深怕使你悲哀。

到如今你既是那么烦恼，
哥哥哟，我不妨直率地对你相告：
我今后是已经矢志独身，
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酬报……"

啊，可惜我还不曾把信看完，
意外的欢娱惊启了我的梦眼：
我醒来向我的四周看时，
一个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30日晨

① 花信，指花的信息。我国古代有二十四番花信之说。据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等书记载，一年中自小寒至谷雨，应花期而吹来各种花的风，从梅花开始，到楝花终了，共二十四番。

② 放鹤亭，和本篇后面提到的抱朴庐、宝叔（应为宝石）山、宝叔（应为保俶）塔、白云庵、孤山、灵峰等，皆西湖胜迹。

③ 《礼记·大学》："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④ 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⑤ 林和靖，即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诗人，终身不愿做官，亦不娶妻，在西湖孤山隐居二十年，种梅放鹤，人称"梅妻鹤子"，死谥和靖先生。

⑥ 沙弥，男子初出家受戒者之称。

⑦ 柔荑，柔软的嫩芽。《诗·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本以形容妇女手的美好，这里借指妇女的手。

⑧ 腾黄，传说中的神马名。《文选》张衡《东京赋》李善注引《瑞应图》："腾黄，神马。一名吉光。"

⑨ 半淞园，原在上海南郊。

⑩ 夸父，古代神话中人物。《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⑪ 我国古代民间传说，李白因醉酒在江中捞月溺死。

⑫ Sesenheim，塞森海姆，歌德年轻时的爱人富雷特得里克所居之地，在当时德、法两国交界处亚尔萨斯（Alsace）州，现属法国。

⑬ 仓圣，指仓颉。传说中的黄帝史官，中国象形字的创造者。

附　记

我们看过他的《文艺论集》序文的人，大概都该知道，沫若近来的思想剧变了。

这抒情诗四十二首，还是去年的作品，他本来不愿意发表，是我硬把它们拿来发表的。

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① 的囚狱。

南欧的丹农雪奥② 作纯粹抒情诗时，是象牙塔里的梦者；挺身入世，可以作飞艇上的战士。中古有一位但丁，逐放在外，不妨对故国的专制，施以热烈的攻击，然而作抒情诗时，正应该望理想中的皮阿曲利斯③ 而遥拜。我说沫若，你可以不必自羞你思想的矛盾，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况且这过去的恋情的痕迹，把它们再现出来，也未始不可以做一个纪念。

郁达夫④

1926年3月10日

① 白斯底儿（Bastille），现在通译为巴士底，法国大革命前巴黎著名的监狱。

② 丹农雪奥，即加百列·邓南遮。

③ 皮阿曲利斯（Beatrice），现在通译为贝娅特丽齐，但丁理想中的爱人。

④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现代作家，创造社的创始人和主要成员之一。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印尼苏门答腊遭日本宪兵队杀害。著有小说、散文、诗词、文艺论文、政论。代表作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

〔**本集注释者：**黄淳浩〕

前 茅



序　诗

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
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
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

在当时是应者寥寥，
还听着许多冷落的嘲笑。
但我现在可以大胆地宣言：
我的友人是已经不少。

1928年1月11日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

黄河与扬子江流贯了中华之后，同会于黄海。

他们最近在黄海的中央彼此谈起话来。

黄　河　扬兄弟，久违了呢。

扬子江　哦，黄兄，你也到了这儿吗？我们真的久违了呢！我们自从昆仑山下一别后，你取道北边，我取道南边，我们没有想出在这儿再会。

黄　河　啊，说起来真痛心极了。你不知道住在北边的人好苦。我自从通过了黄土之后，便带了一身血水出来。他们这几年来没有一天不在流血。他们头上顶着些甚么“毒菌”，更还有许多数不清的甚么“菌队”。① 这些“毒菌”和“菌队”无日无夜都在毒杀他们，他们的血液流得遍地都是；连我也被他们的血液充满了。啊，我真哀怜他们。

扬子江　唉，黄兄，南边又不是一样吗？你看，我的一身不也是血液吗？我流到四川的时候，还受过些人们的眼泪，他们的血液是被本身的“毒菌”和外来的“菌队”吸完了，他们只剩得些清淡的眼泪在流。我流出四

川来，洞庭湖送我一摊血水，鄱阳湖也送我一摊血水，沿途都是血水流来，我的一身都弄得血腥臭了。那些“菌队”和“菌队”们为争食人肉分赃不平，他们在人头上打起仗来真是厉害，死的人真是不少！你不看我带了许多尸骸出来了吗？

黄　河　唉，我才没想出，“赤县”② 的命名就是这样的意义！我听说，古时候这中国叫做“赤县”。原来就是流血不断的，一片被血染红了的土地呀！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的历史。自我看见他有历史以来，他的血的确是没有流断过，他这“赤县”的名称真是适合呀！

扬子江　住在这中国的人民古时候也曾繁荣过一时。他们出过些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艺术家。这些人费尽了不少的心血在中国的历史上开过一片鲜红的花来；所以这一片的大陆才叫做“中华”，又才叫做“赤县”。可怜到了现在，花是雕谢了，只成了一片脓血的世界！可怜，可怜，可怜那一大族的人民才为么魔的“毒菌”们所扰！我不知道他们有手有力，为什么不把那头上的细菌们扫去？

黄　河　我想来也是他们自己讨得的。他们好象把他们古代的思想误解了，或者是受了些囫吞外国的思想不能消化的毒。他们古人叫人“非战”，这是叫人反对那不义的战争，他们竟连对于恶魔的义战也要反对了。他们古人高唱过“爱的哲学”，这是只限于人类爱而

言，他们竟把它扩展到爱害虫、爱恶魔的上面去了。他们见了蛇是不敢打的，还有的把它当成菩萨。他们是蚊蚋、苍蝇、臭虫、蚤虱的好朋友，他们是不想根本除绝这些好朋友的。他们的禾稼只好任蝗虫糟蹋。他们生了病，只好向菩萨求怜……

扬子江　你还不曾知道，近来还出了一群畸形儿。他们怕见流血，他们怕采取直接行动去驱除那些"毒菌"，他们竟向那"毒菌"求怜，希望它生出些人心来呢！

黄　河　啊，他们的毒还没有受够！

扬子江　他们在人们头上替"毒菌"做培养基。他们叫人们向"毒菌"去叩头，求它把"菌队"减少一点，毒素减少一点。这些畸形儿真比那泥塑木雕的菩萨还要险恶：他们不知道把人们的杀菌的力量减弱了多少！他们这些畸形儿都是为虎作伥的大害虫，这是一定要除掉才行的！据我想来，他们人们要想多活些年辰，而且是幸福的年辰，要想自己的儿孙过些幸福的生活，他们是非大流血一次不可！他们硬要施行大手术牺牲一切和"毒菌"们作战，硬要用剧烈的消毒药把那"菌队"们扫除得干干净净，然后才有希望！不消说一切姑息的手段，一切求神拜佛的行为，一切求端工③信符咒的迷信，都非扫荡不可！就是一切欺人骗人的偶像，谈鬼话的男巫、女巫，都要消毁得个干干净净，不许他们有一些儿的根蒂留存！黄兄，你觉得我的话怎么样？

黄　河　扬兄弟，你是不错。我年纪老了，只是哀怜他们。你是比我年青得多，你能替他们想出个方法来解救。我看，我们两个还是到人间去宣传一下吧？

扬子江　这是当然的。我们现在也只好做到这一点。我们向他们宣传，叫他们由内发作，叫他们取直接的自由行动。我们把他们的迷梦唤醒了，再看今后的世界如何。

他们把话谈完了之后，合为一体；把一半的合体化为蒸汽飞向太空。

他们用间接的暗示来提醒人们。

他们用直接的声舌来唤醒人们。

他们化成雪，化成雹，飞打下来；这是暗示人们说："你们快造些榴散弹来打在'毒菌'们的头上来吧！"

他们泛成浮云，激成电光；这是暗示人们说："你们快如陈涉、吴广一样揭竿为旗，丛祠篝火，④直接和'毒菌'们作战！"

他们又鼓荡出雷声，直接唤醒人们："动哟！直接行动！动……"

大风也在替他们声援，放开喉嗓，在人们头上叫道：

"杀！杀！杀！……"

他们见人们不动，又流起眼泪，降下滂沱大雨来哭醒他们。

不久之间人们总有自动的势子要起了。

其余的一半在浩莽莽的大黄海中，无日无夜，鼓荡出一片

澎湃的歌声。

那歌声沿着黄河扬子江而上，又顺流而下；
更沿着黄河扬子江的一切支流而上，又顺流而下；
就这样，那澎湃的歌声传遍了中国：

人们哟！醒！醒！醒！
你们非如北美独立战争⑤一样，
自行独立，拒税抗粮；
你们非如法兰西大革命⑥一样，
男女老幼各取直接行动，
把一大群的路易十六⑦弄到断头台上；
你们非如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
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
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
人们哟，中华大陆的人们哟！
你们是永远没有翻身的希望！

人们哟，醒！醒！醒！
已往的美与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
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哟，
快起！起！起！
快在这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
人们哟，莫用永在泪谷之中欷歔！
你们把人权恢复了之后，

人类解放的使命，世界和平的使命，
要望你们二十世纪的两个新星双肩并举！
人们哟，起！ 起！ 起！

1922年11月12日于日本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上海《孤军》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打倒军阀”专号。

① “毒菌”、“菌队”，分别是“督军”和“军队”的谐音，双关语。

②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战国时驺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后世因用“赤县”或“神州”代称中国。

③ 四川民间俗称巫为端工。

④ 陈涉、吴广，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前208），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吴广（？—前208），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公元前二〇九年（秦二世元年）他们被征去戍守渔阳（即今北京市平谷县、河北省蓟县一带），途经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时，发动同行戍卒起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民政权，国号张楚。陈胜被推为王，吴广为假王。后因战事失败，陈胜在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车夫庄贾杀害，吴广为部将田臧所杀。揭竿为旗，贾谊《过秦论》：“（陈涉）蹑足行伍之间，俛起阡陌之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丛祠篝火，《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⑤ 指一七七五年北美十三洲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胜利后，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⑥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民推翻波旁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

⑦ 路易十六（Lousi XⅥ，1754—1793），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人民送上断头台。

留别日本

一

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在这樱花烂缦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还。
邪马台① 的兄弟们哟！
我如今要离别你们，
我也是不无喟叹。

二

你们岛国的风光诚然鲜明，
你们岛国的女儿诚然诚恳，
你们物质的进步诚然惊人，
你们日常的生涯诚然平稳；
但是呀，你们，无产者的你们！
你们是受着了永远的监禁！

三

新式的一座文明监狱哟！
前门是森严的黑铁造成，
后庭是灿烂的黄金照眼。
无期徒刑囚的看守人
——文人、学者、教徒、艺术家……
住的是白骨砌成的象牙宫殿。

四

虽然有有为之人想破狱而逃，
但可怜四方的监墙太高，
前后有狰狞的恶犬守门，
更比那山中的虎狼残暴；
你们竟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大了，你们便要地涂肝脑。

五

可怜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乡虽然也是一座监牢，
但我们有五百万的铁槌，

有三亿二千万的镰刀。
我们有一朝爆发了起来，
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②

六

永别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去。
我看着那一片片的樱花乱飞，
好象是你们的血汗如雨，
永别呀，邪马台的兄弟！

1923年4月1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上海《孤军》杂志第一卷第八、九期合刊“五九纪念”号。一九二八年收入《前茅》初版本（即《沫若文集》所据版本）时，文字有改动。

① 邪马台，日本古国名，这里借指日本。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一至二世纪，日本岛上有许多原始部落，战事频繁，相互吞并。至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本州畿内（一说九州岛北部）出现了一个较强大的邪马台国，由女王卑弥呼统治。东汉、曹魏时，曾几次同我国通好。

② 这一节有较大改动，最初发表时为：

“可怜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山虽是荆棘满涂，
可是那儿有清洁的山茶可煎。
那儿有任鸟飞的青空，
那儿有任鱼游的江湖，
那儿的牢狱是虽有如无。”

上 海 的 清 晨

上海市上的清晨
还不曾被窒息的 gasoline① 毒尽。
我赤着脚，蓬着头，叉着我的两手，
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傲慢地行走，
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

兄弟们哟，我们路是定了！
坐汽车的富儿们在中道驱驰，
伸手求食的乞儿们在路旁徙倚。
我们把伸着的手互相紧握吧！
我们的赤脚可以登山，可以下田，
自然的道路可以任随我们走遍！
富儿们的汽车只能在马路上面盘旋。

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
面的是劳苦人的血汗与生命！
血惨惨的生命呀，血惨惨的生命
在富儿们的汽车轮下……滚，滚，滚，……

兄弟们哟，我相信：

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

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

1923，4，?②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二号。

① 汽油。

② 本篇和后面的《励失业的友人》，最初发表时都没有标明写作时间。收入《前茅》时，《上海的清晨》注“?、IV、1923”，《励失业的友人》注“?、V、1923”。这两首诗，《沫若文集》俱作“1923、1、6”，但当时作者尚在日本。从诗的内容看，应在回国以后，今据《前茅》初版本更正。

励失业的友人

朋友哟，我们不用悲哀！不用悲哀！
打破这万恶的魔宫正该我们担戴！

在这资本制度之下职业是于人何有？
只不过套上一个颈圈替资本家们做狗！

朋友哟，我们正当得庆幸我们身是自由！
我们正当得庆幸我们身是自由哟，朋友！

我们的猛力纵使打不破这万恶的魔宫，
到那首阳山的路程也正好携着手儿同走！

朋友哟，我们不用悲哀！不用悲哀！
从今后振作精神誓把这万恶的魔宫打坏！

1923，5，?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三号。

力的追求者

别了，低回的情趣！
别要再来缠绕我白热的心曦！
你个可怜的扑灯蛾，
你当得立地烧死！

别了，虚无的幻美！
别要再来私扣我铁石的心扉！
你个可怜的卖笑娘，
请去嫁给商人去者！

别了，否定的精神！
别了，纤巧的花针！
我要左手拿着《可兰经》，①
右手拿着剑刀一柄！

1923，5，27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三日上海《创造周报》第四号。

① 可兰经，一作古兰经。伊斯兰教的经典。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象这上海市上的赁家
不是一些囚牢吗？
我们看不见一株青影，
我们听不见一句鸟声，
四围的监墙
把清风锁在天上，
只剩有井大的天影笑人。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象我们这样的生涯
不是一些囚徒吗？
我们囚在迷茫的雾中，
我们囚在惨毒的魔宫，
金色的魔王
坐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是呀动也不敢一动。

啊啊，

我们是呀动也不敢一动！

我们到兵间去吧！

我们到民间去吧！

朋友哟，怆痛是无用，

多言也是无用！

1923，5，27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上海《创造周报》第八号。

怆恼的葡萄

青青的田畴之中
围住了一座荒坟——
诗人哟，别再右眼观赏风光，
左手蒙住你左边的眼睛。

娟妍的蔷薇花下
施肥的粪中蛆涌——
诗人哟，别再右鼻吮吸芬芳，
左手蒙住你左边的鼻孔。

矛盾万端的自然，
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
人世间的难疗的怆恼，
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

1923，5，27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

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

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
那小鸟儿们的歌笑。
啊，我愿意有一把刀，
我要割断你们的头脑。

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
那花木们的歌笑。
啊，我愿意有一把刀，
我要割断你们的根苗。

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
你只是在谄媚富豪！
我从前对于你的赞美，
我如今要一笔勾消。

1923，5，27

本篇在收入《前茅》前未见发表过。

黑魆魆的文字窟中

朋友说：没有一点价值的书
值不得排字的工人如此受苦！
著作家哟，你们要知道这句话的精神，
请到排字房里去坐个二三十分！

黑魆魆的文字窟中
一群苍白的黑影蠕动，
都是些十二三四的年轻兄弟！
他们的脸色就象那黑铅印在白纸。

这儿的确是没有诗，
的确是没有值得诗人留恋的美，
有的是——的确是"死"！
的确是中铅毒而死的未来的新鬼！

——朋友哟，这儿有首"诗"哟！
高贵的诗人抒写着高贵的情绪，
而且形式是新鲜，学的是东方的俳句。①

明朝这首“诗”出世时，
诗人的名誉可以无翼而飞：
排字的工人值得中毒而死！

——“一将功成万骨枯”，②
何只是指说那将军幕府！
可怜的兄弟们哟，请你们容恕我吧！
便是我这首不成其为诗的诗，
也要促进你们早迟是该死的死！
我这点没有价值的泪珠
不敢作为你们容恕我的谢礼，
我明天还要来陪伴你们，
要死我们便大家同死！

1923，6，9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六日上海《创造周报》第六号。

① 俳句，日本的一种短诗体，由三句十七音（首句五，次句七，末句五）组成，又称十七音诗。

② 唐代曹松《己亥岁》诗：“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长夜纵使漫漫，
　终有时辰会旦；①
焦灼的群星之眼哟，
　你们不会望穿。

在这黑暗如漆之中
　太阳依旧在转徙，
他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

太阳虽只一轮，
　他不曾自伤孤独，
他蕴含着满腔的热诚
　要把万汇苏活。

轰轰的龙车之音
　已离黎明不远，
太阳哟，我们的师哟，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1923，12，5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孤军》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① 春秋时齐国人宁戚《饭牛歌》："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太 阳 没 了

啊！太阳没了——在那西北的天郊，
猕天的暗云也暂时泯却了它的嘲笑，
消沈的万象都象随以消亡，
四海的潮音都在同声哀悼。

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
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
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
受了他天上盗来的炎炎圣火。

圣火炎炎筑就了祝融① 的宫殿，
猛烈的妖氛瘴雾却是漫野猕天；
好象在黄梅时分，时阴时晴，
艰苦的太阳哟，你终竟不能脱险！

啊，黑暗的魔怪会再来夜里跳梁，
眼前的坦途会见些森森鬼影来往，
已着火的炭块又会埋在死灰，

未倒坍的冰山又会负势竞上。

虽有群星丽天，可怜力太微远。
虽有月魄清媚，只伴幽人睡眠。
啊，我盼那散漫的群星淋成泪雨，
我盼那倡优般的玉兔化作杜鹃！……

"朋友哟朋友，莫用徒作杞忧！"②
我的耳边突然有默雷的声音怒吼：
"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
各秉着赤诚的炬火，前走！前走！"

1924,1,25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创造周报》第三十八号。这是作者在列宁逝世时做的一首表示悼念的诗，发表时有副题"——闻列宁死耗作此。"

① 祝融，火神。《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② 杞忧，不必要的忧虑。《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前　进　曲

一

前进！前进！前进！
同胞们在愁城中，
恶魔们在愁城外：
滔滔的牛鬼、蛇神
四面攻着愁城在。
前进！前进！前进！
驱除尽那些魔群，
把人们救出苦境！

二

前进！前进！前进！
点起我们的火炬，
鸣起我们的金钲，①
举起我们的铁槌，
撑起我们的红旗，

前进！前进！前进！②
我们虽是支孤军，
我们有无数后盾。

三

前进！前进！前进！
胸中有热血沸腾，
眼中有热泪滚滚，
我们前途的行军
不是蔷薇的路径。
前进！前进！前进！
挥起我们的镰刀，
开除路上的荒荆！

四

前进！前进！前进！
世上一切的工农，
我们有戈矛相赠。
把我们满腔热血
染红这一片愁城！
前进！前进！前进！
缩短我们的痛苦，

使新的世界诞生！③

1922,8,28于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上海《孤军》杂志创刊号，原题《孤军行》。一九二八年编入《前茅》时，改作今题，文字亦有改动。

① 金钲，古代行军时用的打击乐器。

② 这一节诗句，最初发表时为：

“进！进！进！
点起赤诚的炬火！
鸣起正义的金钲！
张起人道的大纛！
撑起真理的戈铤！
进！进！进！
我们虽是孤军，
我们有多少后盾。”

③ 这一节诗句，最初发表时为：

“进！进！进！
世如有无衣的男儿，
我们有戈矛赠你。
我们愿携手同行，
向着那魔群猛进！
进！进！进！
愁城中的人们哟，
请替我们喊叫三声！”

暴　虎　辞

这首诗是一九二一年夏间的旧诗。

这在形式上和内容与前面诸作均不相伦类，但因为它的精神是反抗既成的权威；

我所以不能割爱，也把它收在这儿。

1928.1.11

一

地在咸阳，
时当汉武。
汉武游猎甘泉宫，
猎罢登楼看猛虎。
猛虎在圈中，
成群相聚处：
或眈眈而仰视，
或低头而徐步，
或跳，或跃；
或怵，或忨；

楼头观者人如堵。
美女曳长裾，
壮士挟弓弩。
东楼鸣钲，西楼鼓，
南楼北望太华山，
群芳之中坐雄主。

二

汉主一世雄，
布令挥长弓：
命女投狐兔，
命士投麋熊。
投未及地，
群虎腾空；
巨掌掀拿，
长舌翻红。
毛血成雨，
咆哮生风。
人声轰轰，
金鼓隆隆。
汉皇心喜，
高唱从容：
“昔有李广① 兮，

见石草中，
疑是猛虎兮，
射石没镞。
今之士兮，
谁可与同？”

三

歌声方毕，
一人出座，
乃是侍中贵人，
发语觇缕：
“粤有李广之孙，
其名为禹，②
昔饮宫中
自逞雄武。
怒骂宫中之人，
营营如青蝇，
无耻不如鼠；
父遭暗箭祖自残
都是权贵之人中作蛊。
自称有力能暴虎，
先仇没报心欲腐。
今日之会禹在乎？

何不令其自献武威快天睹？”

四

汉主闻之呼曰“禹！”
禹在东楼应声起。
帝命左右缚执之，
悬入圈中使刺虎。

五

禹默不一言，
躬自就绳缚；
倒悬在空中，
人虎均胆肃。
帝怜禹是名将之子孙，
不忍见其充虎腹。
悬未及地召止之，
令人引绳不令落。
禹在空中始放呼，
呼声如雷震华屋：
“男儿虽死不愿受人怜，
虎不如人之暴殄！
与其混迹在人中，

吾宁葬身入虎圈。”
拔剑斫绳绳立断，
观者惊呼天地撼。
禹身立落群虎间，
群虎震慑不动弹。
挥剑方将四乱斫，
一群勇士救止之，
幸得不为群虎噉。

六

群拥禹至汉主前，
惟闻赞叹之声喧。
有曰“不愧李家儿”，
有曰“可为大将事朔边”。
有曰“普天之下一人耳”，
有曰“历史之中罕曾见”。
上曰：“壮士能饮乎？
愿赐美酒斗十千。”
此时李禹扬眉怒目按剑在两手，
大呼：“穷兵黩武汉天子！
汝是天下万世仇！
生民何罪复何尤，
被汝趋去实荒陬？

我祖死于是，
我父死于仇。
我弟李陵③失救陷匈奴，
为何母子遭虔刘？④
我恨不欲饮汝血而漆汝头，
岂止区区酒几斗！”

七

嗟乎，勇士竟此下灾死，
令人至今思慕之。
余慕许雷《手套吟》，⑤
挥笔而成《暴虎辞》。

1921年8月于日本⑥

附　录：

上海《学艺》杂志三卷二号发表的《苏武与李陵》“楔子”全文如下：

史的悲剧《苏武与李陵》

楔　　子

（未开幕前，舞台监督出场，向观客一鞠躬后。）

舞台监督：诸君！我们今天为诸君排演的是部新编的历史悲剧，名叫《苏武与李陵》。叙的便是汉朝时候苏武与李陵底故事了。剧中的

情节，不多一刻便要一一开展于诸君底面前，到不劳鄙人在此多费唇舌。不过戏曲虽只一篇，所叙的却是十九年中的故事。作剧诗人不消说已经是煞费苦心，便是我们装置舞台也真是经营惨淡。舞台装置底要务要“一草一石都要有音乐底精神，活现如生”。所以我们再也不肯有一些儿苟且。现在我们的装置大概已经停妥，不多一刻便可开场；我们很希望不至辜负诸君底热诚，于我们全剧演完后，对于诸君底精神上能生出多少些微的贡献，因为离开幕的时候还要费一些儿时间，这儿虽是新派剧园，但是我们知道诸君还是很有些人喜欢旧调，所以我们也要不免落俗：我们的女友中有位会打时调大鼓的女士，我要去特别地把她请来，请她打曲新鲜的调儿，为诸君们短缩时间底间隔。（退场）

（杂役一人陈花鼓一架于幕前正中，随一青年女士出场，向观客微微鞠躬。）

青年女士：——诸君！我打时调大鼓本是外行，是舞台监督定要叫我出场，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在诸君面前献丑。打鼓卖唱，一般的人把他看得异常下贱，其实据我看来只要打的人精神不下贱，唱的词子内容不卑鄙时，到是顶可以珍重的一种国技——诸君！望你们也别要误会！我这么说，也并不是要自抬身价，要自行标榜；诸君须要晓得，我并不是靠打鼓吃饭的人呢！我们今天要替诸君排演的，不是苏武与李陵底悲剧吗？我因为要演扮这剧中的一位女主人翁，我在前几天所以也不免把《前汉书》中《李广苏建列传》翻来读了一读；我在《李广传》中才另外发见了一段奇异的故事来。诸君！苏建便是苏武底父亲，李陵便是李广底孙子，这想来是大家所知道的了——其实便毫不知道，对于今天的悲剧底鉴赏上，是全不关紧要的；不过我要另外表白一段故事，所以不免要在诸君面前讲讲历史。李广是汉朝底名将，是不待说的。他还有位孙子名叫李禹，便是李陵底从兄。这李禹有段很有趣的逸事，我看很与德国诗人许雷 Schiller《手套》一诗中所叙的故事相仿佛。西历十五世纪法王佛郎西一世 Francis I 底时候，法王和许多骑士贵女们正观看斗兽时，突然有一女子名叫瞿尼恭德 Cunigonde 抛其手套一只于狮群虎豹之中，笑向着她的爱人杜罗杰 Delorges 说道：你平常说是爱我，你能下那斗圈中把我的手套取回来，便足以证明你爱情底真挚。杜罗杰竟公然冒着生命底危险走下圈去，把瞿尼恭德底手套取了转来。观看

的贵女骑士们莫一个不齐声喝彩，瞿尼恭德也非常高兴地立起身来欢迎杜罗杰，杜罗杰却把她的手套投向她的面孔，就不愿意受她的赞美，杜罗杰便永远把瞿尼恭德弃了。这便是许雷诗中所咏的情事。究竟李禹有甚么逸事与这诗中所咏的事情相仿佛呢？诸君！我的表白太长了，待我随口把他编成曲子，唱来给诸君听听吧。（打鼓而唱）

其 一

地在咸阳　时当汉武　汉武行猎甘泉宫　猎罢登楼看猛虎
猛虎在圈中　成群相聚处　或眈眈而仰视　或低头而徐步
或伏地而假眠　或相搏而戏舞　或叫或跃　或怒或怃　楼头
观者人如堵　美女曳长裾　壮士挟弓弩　东楼鸣钲西楼鼓
北楼南面泰华山　群芳之中坐雄主

其 二

汉主一世雄　布令挥长弓　命女投狐兔　命士投麋熊　投未
及地　群虎腾空　巨掌掀拿　长舌绯红　毛血成雨　咆哮生
风　人声哄哄　金鼓隆隆　汉皇心喜　高唱从容　昔有李广
兮见石草中　疑是猛虎兮射石没铖　今之士兮谁可与同

其 三

歌声方毕　一人出座　乃是侍中贵人　发语觇缕　曰有李广
之孙　其名为禹　昔饮官中　自逞雄武　怒骂官中之人　营
营如青蝇　无耻不如鼠　父遭暗箭祖自残　都是权贵之人中
作蛊　自称有力能搏虎　先仇不报心欲腐　今日之会禹在乎
何不令其自献武威快天睹

诸君！我在此处不免又要谈说一番历史了。李禹底祖父李广本是弓箭底名手，他与当时的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终莫有甚么大功。后来到了六十多岁，跟随着大将军卫青出征，卫青不信用他，使他去纡回远道。他因此迷失路途，误了军势，遂至刭头自杀了。他的第三个儿子李敢，便是李禹底父亲，因为替他父亲报仇，曾经把卫青打伤；他也就因此

被人暗杀了。卫青和暗杀李敢的人都是些外戚权贵，所以李禹说父遭暗箭祖自残，都是权贵之人中作蛊呢。

汉主闻之呼曰禹　禹在东楼应声起　帝命左右缚束之　悬入圈中使刺虎　禹默不一言　躬自就绳缚　倒悬在空中　人虎均胆肃　帝怜禹是名将之子孙　不忍见其充虎腹　禹未及地诏止之　命人引绳不令落　禹在空中始放呼　呼声如雷震华岳　男儿虽死不愿收人怜　虎不如人之暴殄　与其混迹在人中　吾宁葬身入虎圈　拔剑斫绳绳立断　观者惊呼天地撼
禹身立落群虎间　群虎震慑不动颤　挥剑方将四乱斫　一群勇士救起之　幸得不为群虎啗
群拥禹至汉主前　惟闻赞叹之声喧　有曰不愧李家儿　有曰可为大将事朔边　有曰普天之下一人耳　有曰历史之中罕曾见　上曰壮士能饮乎　愿备美酒斗十千　此时李禹扬眉怒目按剑在两手　大呼穷兵黩武汉天子　汝是天下万世仇　庶民何罪复何尤　被汝驱去置荒陬　我祖死于是　我父死于仇
我弟李陵失救陷匈奴　为何母子遭虔刘　我恨不欲饮汝血而漆汝头　岂只区区酒几斗　呜呼勇士竟此下吏死　令人至今思念之　吾慕许雷《手套吟》　击鼓而成刺虎词

诸君！我的弹词也就在此告个结局了。你们想想看，李禹底精神和杜罗杰底精神是怎么样相似！杜罗杰虽是只反抗得一个女子底权威，但是我们女子本是有帝王一样的权威的呀！单是"威"这一个字，不是从我女子生出来的吗？这个只不过是个笑话，总之我们所渴慕的是藐视一切权威的那种反抗的精神，所以我们女子要营谋种种独立的生活，要要求种种平等的待遇呢！（幕后闻吹角声人马步武杂踏声）诸君！悲剧立刻就要开幕了！我要去做我悲剧中的女主人翁去了！（退场）

（杂役运花鼓去后，开幕。）

本篇原为"史的悲剧《苏武与李陵》"楔子中的鼓词，这个楔子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上海《学艺》杂志第三卷第二期。全剧尚未见，今将这个楔子附

于篇后。

暴虎，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论语·述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诗·郑风·大叔于田》："袒裼暴虎，献于公所。"

① 李广（？—前119），汉代名将。《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后随卫青攻匈奴，曾因失道误期受责，后自杀身亡。

② 禹，指李禹，李广之孙，李敢之子。《史记·李将军列传》："广死军时，敢从骠骑将军。""怨大将军（卫）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霍）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汉书·李广苏建传》："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尝与侍中贵人饮，侵陵之，莫敢应。后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县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救止焉。""后人告禹谋欲亡从（李）陵，下吏死。"

③ 李陵（？—前74），李广之孙。汉武帝时为骑都尉，率兵骑五千与匈奴作战，力竭而降，后病死于匈奴。

④ 虔刘，《左传·成公十三年》："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杜预注："虔、刘，皆杀也。"

⑤ 许雷（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现通译作席勒，十八世纪德国启蒙时期的诗人和剧作家。

⑥ 这里所注写作日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学艺》杂志发表《苏武与李陵》之后，原因待查。

哀时古调

一

阮嗣宗，
哭途穷。①
刘伶②欲醉酒，
挥袖两清风。
嵇康③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④
人贱不如铜。

二

一碗饭，
五羊皮，
养活淮阴侯，⑤
买死百里奚。⑥
伯夷、叔齐首阳山，

不合时宜活该死。
四支，五微，
秋高马正肥。

三

羡煞人，
黄金印，
顺口说合纵，
横目说连衡。
富贵在天生有命，
一朝尸被五牛崩。
酒醴，三牲，
准备哭苏秦。⑦

四

唐藩镇，
势绝伦，
当年炙手热，
今日几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尽，
满地鹅鸭可成兵。⑧
虎口，当心，

骊龙有逆鳞。⑨

五

白居易，
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
犹自嫁商人。
怀抱琵琶邻舟去，
赢得青衫泪满襟。⑩
五鼓，三更，
关公走麦城。⑪

六

孙悟空，
齐天圣，
十万八千里，
只消一翻身。
才闻专使拜曹公，⑫
又见三桂哭清庭。⑬
三正，五行，
相克还相生。⑭

七

楚狂人，
笑孔丘。
七十二大贤，
三千小猕猴，[15]
包办中华教育界，
老庄无分吃猪头。
三跪，九叩，
缘木把鱼求。[16]

八

博浪椎，
何处有？[17]
荆轲今已死，
狗屠不可留。[18]
陈涉、吴广起田间，
农民之中今在否？
一笔，全勾，
醉死梦生俦！

九

天风吹，
海浪流。
满怀悲愤事，
聊以寄笠簑。⑲
神州原来是赤县，
会看赤帜满神州。
朋友，朋友，
努力事耕耰！

1922.9.19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孤军》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原题《哀时古调九首》。一九三二年，作者在《创造十年》第十节，曾对这九首诗的创作详细地加了注脚，并说这些诗“可以暗示出当时中国的大势和我自己的心理”，可参阅。

① 阮籍(210—263)字嗣宗，魏晋时人，与刘伶、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等常聚集在竹林之下，纵酒谈玄，蔑视礼法，号称“竹林七贤”。《晋书·阮籍传》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② 刘伶，著有《酒德颂》。据《晋书·刘伶传》载，他尝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③ 嵇康，《晋书·嵇康传》说，嵇康“长好老庄”，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④ 一东二冬和第二节的四支五微，都是旧日诗韵的韵目。

⑤ 淮阴侯，指韩信(？—前196)。《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为布衣时，家贫。“钓于城下，诸母漂，有……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

⑥ 百里奚，春秋时秦国大夫。据《史记·秦本纪》等书记载，他原为虞国大夫，后流亡楚国，为楚王牧马，被秦穆公用五头羊皮赎回，称为五羖大夫。

⑦ 苏秦，战国时纵横家。先游说秦惠王，不用，乃往游说燕、赵、楚、齐、魏、韩六国联合御秦，兼佩六国相印。后与齐大夫争宠，被刺。将死，求贼尚不得，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如其言，杀秦者果自出，因而诛之。（据《史记·苏秦列传》）

⑧ 唐代安史乱后，各军事重镇节度使形成军人割据，专横跋扈，史称藩镇割据。宪宗时出兵讨伐，据《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平淮西时，李愬袭蔡州，"近城有鹅鸭池，愬令击之，以混军声。""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

⑨ 骊龙，即黑龙。《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⑩ 此处合用白居易《琵琶行》和"徐娘老大"两个典故。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代诗人，曾贬任江州司马。他的《琵琶行》，借长安一名伎的沦落故事以自比，诗中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等句。

徐娘已老大，据《南史·列传·后妃下》记载，元帝徐妃以"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季江每叹曰：'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

⑪ 关公，即关羽（160—219），三国时蜀大将。守荆州时，败走麦城，被杀。

⑫ 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表奏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

⑬ 据《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和《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记载，明末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攻克北京后，因"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乞降于清，并迎清军入关。

⑭ 三正是我国古代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的三种历法。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战国时期，有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

⑮ 相传孔丘有弟子三千，著名者七十二人。他周游列国，到楚国时，据《论语·微子》记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⑯ 绝不可得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⑰ 据《史记·留侯世家》：张良以家世相韩，韩破，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始皇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

⑱ 荆轲，战国时卫国人。据《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后燕太子丹派他去刺秦王，不成，被杀。

⑲ 箜篌，古拨弦乐器。

〔本集注释者：黄淳浩〕

恢　　复

恢　复

我已经病了三个礼拜，
我这三个礼拜都是没有睡眠；
但我的脑筋是这样的清醒，
我一点也不忧虑，也不熬煎。

当我的病是在危笃的时候，
我已曾祈求过那和蔼的死神。
我祈求他迅速地迅速地前来，
前来结束我这痛苦的生命。

我已经把遗嘱告诉了我的内人，
她已经准备着把我化成骨灰；
但是，那死神终竟是回避了，
他没有和我觌面，我又生回。

当我的病是在危笃的时候，
我曾希望过有把犀利的匕首，
或者是一管灵巧的手枪，

那我的灵魂也曾早赋天游。

但我现在是已经复活了，复活了，
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我实在已超过了不少的死线，
我将以天地为椁，人类为棺。

当我的病是在危笃的时候，
我还大声疾呼地演过许多说辞。
我说，我要以彻底的态度洒尿。
我说，我要以意志的力量拉屎。

这些呓语不消说是粗俗得可笑，
但在这里却也包含着真理不少：
我们是除恶务尽，然而总是因循；
我们对于敌人，应得如拉屎、洒尿！

革命家的榜样就在这粗俗的话中，
我要保持态度的彻底，意志的通红，
我的头颅就算被人锯下又有甚么？
世间上决没有两面可套弦的弯弓。

我现在是已经复活了，复活了，
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我虽然三个礼拜都没有睡眠，
但我一点也不忧虑，也不熬煎。

1928年1月5日

述　怀

我几曾说过我要把我的花瓣吹飞？
我几曾在监狱中和你对话过十年？
但你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再有诗了；
我已经成为了枯涧，不会再有流泉。

我不相信你这话，我是不相信的；
我要保持着我的花瓣永远新鲜。
我的歌喉要同春天的小鸟一样，
乘着和风，我要在晴空中清啭。

我头上的黑发其实也没有翻白，
即使白发皤然，我也不会感觉我老；
因为我有这不涸的，永远不涸的流泉，
在我深深的，深深的心涧之中缭绕。

我的歌要变换情调，不必常是春天，
或许会如象肃杀的秋风吹扫残败，
会从那赤道的流沙之中吹来烈火，

会从西比利亚的荒原里吹来冰块。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甚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引领高歌。
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邦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

朋友，你不知道我，有时候连我也不知道，
在白昼的阳光中有时候我替我自己烦恼；
但在这深不可测的夜中，这久病的床上，
我的深心，我的深心，为我揭开了他的面罩。

1928年1月5日

《关雎》的翻译

夜怕已经深了吧？深了吧？深了吧？
那凄切的水鸟儿还在河心的沙洲上哀叫。
在那儿我遇见过一位美好的少女呀，
她，她使我无昼无夜地日日为她颠倒。

我遇见她在那洲边上采集荇菜，
那青青的荇菜参差不齐地长在洲边。
她或左或右地弓起背儿采了，
她采了，采了那荇菜的嫩巅。

她采了，又把那荇菜来在河水中冲洗，
在那涓洁的河水中她洗得真是如意。
我很想把我的琴和我的瑟为她弹奏呀，
或者是摇我的钟击我的鼓请她跳舞。

我自从遇见她，我便想她，想她，想她呀，
沙洲上我不知道一天要去多少回；
但我遇见她一次后，便再也不能见她了，

我不知道她住在何处，她真是有去无归。

啊！这夜深真是长呀，长呀，长呀，
我翻来覆去地再也不能睡熟。
河中的水鸟哟，你仍然在不断地哀叫，
你是不是也在追求爱人，和我一样孤独？

1928年1月5日

《关雎》，《诗·周南》篇名。

歇司迭里

姑娘，我不能爱你，
请你不要焦躁。
我就爱上了别的姑娘，
请你也不要懊恼。

你为甚么要造谣言，
说我和妻儿已成歧路？
说我是骄傲异常，
我所有的爱人无数？

我纵有无数的爱人，
这于你有甚么紧要？
革命也是我的爱人，
你难道也要和她计较？

我与你并没有甚么怨尤，
姑娘，我只是不能爱你。
你何苦定要和我寻仇？

你真是害了歇司迭里！

1928,1,5

歇司迭里（Hysteria），癔病，神经症之一种。有时也用以形容情绪激动、举止失常的状态。

怀　亡　友

朋友，你那赤铜色的面孔好象还在面前，
你那微微口吃的声音好象还在谈天；
但你的头颅是老早被人锯了呀，锯了，
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你被抛在哪边。

我们的相识虽然还不上半年，
我们的亲密实际上如同兄弟一般。
你有一个赤诚的性格，不免迂得一点，
但别人说你的计谋是十分周全。

那时候希望还笼罩着我们的大陆，
我们同居在岭南，革命的策源地点。
那时候是你劝我参加实际的行动，
我兴高采烈地随着大军北伐中原。

那时候你留守后方，在我出发的前天，
你曾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
那时候你赠我一个徽号“戎马书生”，

我真真感觉得十分夸耀，十分荣显。

我们别后也不过仅仅半年，
革命的潮流涨到了帕米尔高原。
我们已经扫荡了中原的半壁，
长江流域的租界也快要次第收还。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笑脸开颜，
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为我们喜欢；
但不幸我们的革命在中途生了危险，
我们血染了的大旗忽然间白了半边。

那时候从后方逃到前方，你想直趋武汉，
但不料就在这春申江上你便遭了摧残。
你的生命不消说会长留在天地之间，
但我们的革命势力呀已经是五零四散。

不过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在抱着悲观，
我们相信着革命是操着最后的胜算。
所悲的是减少了你这样热诚的同志，
所悲的是牺牲了许多勇敢的同伴。

啊，朋友，你的头颅是老早被人锯了，
一直到现在不知道你被抛在了哪边。

不过你那口吃的声音还在和我说笑，
你那赤铜色的面孔还活在我的面前。

1928,1,5

亡友，指孙炳文。孙炳文（1885—1927），四川省南溪县人，一九二二年九月与朱德同赴德国，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成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归国。一九二六年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时与作者相识。后任北伐军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由广州赴武汉，途经上海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龙华特务处惨遭杀害。

黑夜和我对话

“我把地球拥抱着了，我是黑夜。”
“你是黑夜，其实你只抱着半边。”
“抱着半边？唉，我倒要问你：
哪个爱人和爱人拥抱能够抱全？”

“你抱着了又有什么？我也问你。”
“我可以使世上的人少做些罪恶。”
“罪恶！都是在你的羽翼之下长成；
你的话十分靠不住呀，你要晓得！”

“不过我在这时候可以使世人安眠。”
“哼！那做夜工的工人我却不敢保险——
我劝你不要再夸讲你的功德了吧，
我在这儿睁着眼睛睡了二十四天。

“你的朋友是那钢丝床上的温柔缱绻，
你的职务是守护那灯光灿烂的华筵，
那儿有跳舞，有音乐，有无数高华的装饰，

那儿有 curacao, vermouth, brandy① 的酒泉。

“你的面孔也好象沽戴着了无上的荣典，
你同非洲的黑人、印度的巡捕站立门边。
你哪管贫苦的工农们睡的是甚么地点，
他们睡在木板上、土炕上，还有恶梦盘旋？

“你资本化了的黑奴，你印度巡捕的鬼脸！
去吧，去吧，去吧，你不要在这儿和我纠缠！
西半球的资本家们在欢迎你，欢迎你了，
我不愿见你的尊容，只好闭着眼睛不看。”

1928,1,6

① curacao，柑香酒。vermouth，苦艾酒。brandy，白兰地酒。

归　来

冷风吹着我的颜面，
我睡了二十四日之后才走出院来。
朋友扶着我回到了我的寓中，
我的心头真是十分的愉快。

我四脚四手地爬上了楼梯，
我的楼房是收拾得异常整洁。
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
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

当我还睡在病院里的时候，
她每日要来看我两次。
其实她的病比我还要深沉，
她得的是慢性 nephritis！①

她每次来时都不是空手，
不是美好的鲜花，便是果品；
她早上来时要坐到中午，

她午后来时要坐到夜深。

听说我在危笃时骂詈过她
还数过她无数的冤枉的罪名。
她来时有时竟不敢和我见面,
只坐在偏僻处,望着我伤神。

啊! 我如今是清醒了,忏悔了:
你是我永远的唯一的爱人!
我所以要赶快的退出院来,
我是不愿你再为我奔波劳顿。

孩子们在楼上表示欢迎,
被他们的母亲喝住,吞了声音。
因为我的身子是失掉了自由,
她怕有侦探藏在周围附近。

我上了楼又倒睡在床上,
孩子们都觉得异常欢喜:
所有的玩具都搬到了床前,
游戏在电灯光下带些矜持。

嗳,我看着他们觉得要噙眼泪:
他们四个之中是或瘦或肥,

他们都不曾充分地受我爱抚，
只有我的老友，清贫阁下，时刻相随。

他们飘泊，飘泊，年年都飘泊不定，
大的两个已老早失掉了学龄，
我看见他们虽然在欢喜着游戏，
但我想到这些，不免暗暗焦心。

我也曾决定志向不再离开他们，
想聊尽我做父亲的一番责任；
但是祖国的呼唤有无限的引力，
我不能不为解放前进，为群众牺牲。

啊！一切，一切都已辗碎了，
我们的恋爱，我们的家庭。
你在一切，一切的身上辗过，
你资本主义魔鬼，你的车轮！

1928，1，6

---

① nephritis,肾脏炎。

得了安息

窗外的天色已经蔚蓝了，
现在是四点多钟的时辰。
我在病院里怎么也不能安眠，
我今晚上真是睡得十分安稳。

自从我吃了晚粥以后，
到现在怕睡了八个钟头；
我的精神是这样的新鲜，
如象那窗外的蔚蓝的宇宙。

我老早就想要退出院来，
朋友们说我的家异常危险。
但我睡在我危险的家中，
反转得着了这样的安眠！

床前的 tatami 上睡着晓芙，①
我伸出一只手去把她探试。
她是老早地老早地醒转来了；

我说："我是睡得十分惬意。"

她抬起半身来和我亲了一下，
她叫我快把手缩进被里。
她说："你不要伤了风，很冷，
这将要天亮的时候的空气。"

啊，这不是药品所能赠与我的，
不是 morphin，不是 veronal；②
这是爱的联系，骨肉的联系，
这是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

1928，1，6

---

① tatami，日文叠（たたみ）字之音读，日本人铺在室内地板上的草席，日常寝坐其上。

晓芙，《恢复》一九二八年初版本作"安娜"，即佐藤富子，作者的妻子。

② morphin，吗啡。veronal，一种催眠药粉。

诗的宣言

你看，我是这样的真率，
我是一点也没有甚么修饰。
我爱的是那些工人和农人，
他们赤着脚，裸着身体。

我也赤着脚，裸着身体，
我仇视那富有的阶级：
他们美，他们爱美，
他们的一身：绫罗、香水、宝石。

我是诗，这便是我的宣言，
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
不过我觉得还软弱了一点，
我应该要经过爆裂一番。

这怕是我才恢复不久，
我的气魄总没有以前雄厚。

我希望我总有一天，
我要如暴风一样怒吼。

1928,1,7

对　月

月亮，你照在我的窗前，
我是好久没有和你见面。
你那苍白的圆圆的面孔
和我相别好象有好几十年。

我的眼中已经没有自然，
我老早就感觉着我的变迁；
但你那银灰色的情感，
还留恋着我，不想离缘。

我没有你那超然的情绪，
我没有你那幽静的心弦。
我所希望的是狂暴的音乐
犹如鞺鞑的鼙鼓声浪喧天。

或者如那浩茫的大海
轰隆隆地鼓浪而前，
打在那万仞的岩头，

撼地的声音随水花飞溅。

啊，我的心中是这样的淡漠，
任有怎样的境地也难使我欢呼。
你除非照着几百万的农人
在凯旋的歌吹中跳舞！

1928，1，7

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一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陈涉，
我想起了几千年前的吴广，①
他们是农民暴动的前驱，
他们由农民出身，称过帝王。

他们受不过秦始皇的压迫，
在田间相约："富贵毋得相忘！"②
那时候还有凶猛的外患，匈奴，
要攘夺秦朝的天下侵陵北方。

秦始皇帝便要筑下万里长城，
使天下的农夫都为徭役奔忙。
他们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丛祠的一夜篝火淼天炎上。

就这样惊动了林中的虎豹，

就这样惊散了秦朝的兵将；
就这样他们的暴动便告了成功，
就这样秦朝的江山便告了灭亡。

二

中国有四万万的人口，
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三万二千万以上的农民，
他们的生活如今怎样？

朋友，我们现在请先说北方；
北方的农民实在是可怜万状！
他们饥不得食，寒不得衣，
有时候整村整落的逃荒。

他们的住居是些败瓦颓墙，
他们的儿女就和猪狗一样；
他们吃的呢是草根和树皮，
他们穿的呢是褴褛的衣裳。

南方呢？南方虽然是人意差强，
但是农村的雕敝触目神伤。
长江以南的省区我几乎走遍，

每个村落里，寻不出十年新造的民房！

三

农民生活为甚么惨到了这般模样？
朋友哟，这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
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

他们的炮舰政策在我们的头上跳梁，
他们的经济侵略吸尽了我们的血浆。
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
这便是我们中国的无数新出的始皇。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涉、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1928，1，7

① 参看《前茅·黄河与扬子江对话》注。

② 《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

"从前我们谈过一次话,但已经隔了好久,
我的老大哥,你在北方究竟觉得怎样?"
"没有甚么哟,我只是在我的道路上奔走,
我没有闲心肠再去管那些老虎和羔羊。"

"我在南方和从前却是大不相同,
我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朝代,多少英雄!
我的周围也不知道杀死了多少人类,
我的水被他们的血液已经染得更红。"

"说到那一层,或许我也更染红了一点,
不过北方的屠杀总怕还赶不上南边。
北方的事情差不多一切都还是旧套,
就是杀人的手腕也没有南方的新鲜。"

"还有,我的身上不知道载着好多外国兵舰,
我的身上也不知道载着好多外国商船,
她们都是横冲直撞,真真是肆无忌惮,

她们从黄海便可以一直地跑进巫山。”

“唉，我恨我一身的泥沙总不能把黄海充满！
我流了几千万年的泥沙总不能把黄海填干！
我假如把它填干，变成了茫茫一片的平原，
或许也可以少见些外国兵舰和外国商船？”

“嗳呀，老大哥，其实你那么依然还是一样：
你使大陆增长，仅是替他们开拓殖民地方！
这位置在温带区域的中国实在是个宝藏，
因为这样的原故，所以才成了榨取的屠场。”

“我恨那些割据的英雄就和死猪相仿，
他们是已经忘记了他们祖先的荣光。
他们为甚么总要那样地自相屠杀？
为甚么不一致地抵御外侮，立志图强？”

“老哥，你这样的话是老早成为了既往，
你这样的话倒有点象国家主义者①的主张。
其实他们是受着重重的经济的束缚，
所以便起了分化：不做走狗，便做猪羊。”

“到底有甚么方法可以挽回命运？
有甚么方法可以幸福中国的人群？

难道就在那重重的经济压迫之下，
他们是永远当着猪狗，永远不能翻身？”

“他们应该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亲，
他们应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
但这联盟的主体，和亲的主体，绝对不能
属诸新旧军阀，更不能夸称着甚么‘全民’！

“他们有三万二千万以上的贫苦农夫，
他们有五百万众的新兴的产业工人，
这是一个最猛烈、最危险、最庞大的炸弹，
它的爆发会使整个的世界平地分崩！”

“朋友，你这样说来我觉得还很有希望，
我今后也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在北方。”
“不消说他们也还要饱受无数的痛苦，
但在这痛苦之中也就含孕着新的胎囊。”

1928，1，7

---

① 国家主义者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政治派别。

传　　闻

租界与华界都是非常的戒严，
听说上海的工人们快要暴动，
听说南京方面也快引起战争，
又是太阳与太阳的甚么内讧。

如今的太阳实在也未免太多，
怕不只有九个日头出在地上。
但它们一点也没有甚么威力，
它们的重量毕竟是半斤八两。

谁管你们干吗？你们尽去争闹！
我们有的是我们的铁锤、镰刀。
我们有一天翻了身的时候呀，
无论你甚么个太阳都要打倒！

1928，1，7

如火如荼的恐怖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的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我们是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杀了一个要警惕百个，
我们的恐怖是如火如荼！

1928，1，7

外　国　兵

我看你的面孔分明是一个人，
但别人却把你当成机械用了。
你从你的故国送到了我们这儿，
你的使命是来屠杀我们的同胞。

你已经成了一个杀人的机械，
你和你手中的枪炮不能离开。
你是那枪炮身上的一个机关，
或是那枪炮是你的一个肢骸。

你有时还在市街上酗酒暴行，
因为你是枪械，谁也不敢抗争；
但其实你和我们一样的可怜，
你和我们一样是时代的牺牲。

你仅仅是资本社会的一个爪牙，
你何曾在捍卫着你们的国家？
你的生命被些少的薪饷买来，

你露天地立着替人守护银匣。

我们不消说是被人榨取的物资，
但你呢，又何尝不是被人榨取？
你的生命在那儿一寸一寸的短缩，
你睡在天幕里面也应该深思。

你应该知道要那个才是你的朋友，
你应该知道要那个才是你的对头。
那把你当成机械用了的，你要知道，
那是你本国的资产阶级，你的寇仇。

朋友，我劝你掉转手中的枪身，
对准你的寇仇，结果那黄金的生命。
你不要永远只是做一个机械，
你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真正的人！

1928，1，8

梦　醒

一

我昨晚梦见了三姐、四姐，
梦见在故乡和她们共饭，
此外还有不少的女眷，
她们的面貌都和从前一般。

四姐问我："你受过严刑？"
我说我不知道。
"说你受了伤还能走路？"
我说我不知道。

二

我忽然从梦里醒来，
我现在记起了那严刑一幕。①
那是去年的八月三号，
我从九江赶往洪都。②

那时候八一革命已经发动，
九江和南昌成了两个对垒。
九江的军队开到了德安，
德安以南便是我们的军队。

八月三号的晚上
我连夜乘着摇车：
因为德安以南的铁路
还毁坏了几段铁轨。

我连夜赶到了德安，
那时候天没有黎明。
在那儿我便被人阻住了，
他们要检验后才准放行。

好容易通过了德安，
那已经是八月初四；
我们以为此去南昌，
一路上可以平安无事。

谁知道刚好走了一站，
便遇见南来的溃兵。
那是八一革命的时候，

被我们缴了械的敌人。

他们占领了一列火车，
准备向着九江开回；
人数怕在二三百以上，
都是些渴了枪械的魔鬼。

他们看见了我们的手枪，
我们便遭到了他们的劫抢。
我还遭了他们的毒打，
几乎在那拳脚之下死亡。

我们同行的一共四人，
另外还有一个护兵。
挨打的便有三个，
护兵还遭了敌人生擒。

我们算逃脱了性命，
很狼狈地又坐上了摇车。
我们匆匆地赶向南昌，
心中只有喜欢没有后悔。——

怕就是这件往事
激刺了我的脑筋。

这便投射到我的梦中，
投射到我四姐的嘴唇。

三

我梦见了我的姐姐，
令我回想到我幼时的家庭。
我的家在那峨嵋山下，
我们的同胞是男女八人。

八人的同胞之中
男女是平均四个，
我有两位姐姐，
还有两位哥哥。

四姐是我最爱的姐姐，
她嫁在邻村的地主之家；
她丈夫染了一身的病毒，
这便摧残了我四姐的鲜花。

我三姐是一位忠厚的女性，
她丈夫用木柴把她毒打；
她一身打得都是伤痕，
但她一句也不敢回家说话。

还有我可怜的六妹，
她命运就和四姐一样；
她十五岁便出了闺阁，
一样的是夫也不良。

我所不知道的只有七妹，
我不知道她嫁后的情形；
听说她已经有了儿女，
已经是几个儿女的母亲。

我们的姐妹四个，
有三个便是婚姻的牺牲，
再把我也加添上去，
我们真正是饱受了严刑！

但我们受了伤还是要走路，
我现在是脱离了痛苦。
只可怜我那姐妹三人，
她们的不幸真是无辜！

最可惜的是我的四姐：
她的聪明真可算天纵。
她没读书便有中学的程度，

她的刺绣也异常精工。

四姐哟，我们除梦中不能相见，
可惜你的聪明埋没乡间。
你现在是四十多岁的寡妇，
我们的相别已经十有五年。

我是永远不愿回乡，
你怕也永远不能出外。
我们姐弟的当中，我们的思想，
不消说是隔了好几个时代。

但是哟，我亲爱的姐姐，
我对于你的爱慕是丝毫未改，
就给你出现在我的梦中
还是十五年前一样的形态。

---

① 这段经历，详见作者自传《革命春秋·海涛集·涂家埠》。

② 洪都，即今江西省南昌市。隋置洪州于此。唐代王勃《滕王阁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峨嵋山上的白雪

峨嵋山上的白雪
怕已蒙上了那最高的山巅？
那横在山腰的宿雾
怕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蜿蜒？

我最爱的是在月光之下
那巍峨的山岳好象要化成紫烟；
还有那一望的迷离的银霭
笼罩着我那寂静的家园。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
是滔滔不尽的诗篇。

大渡河的流水浩浩荡荡，
皓皓的月轮从那东岸升上。
东岸是一带常绿的浅山，

没有西岸的峨嵋那样雄壮。

那渺茫的大渡河的河岸
也是我少年时爱游的地方；
我站在月光下的乱石之中，
要感受着一片伟大的苍凉。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在今晚的月光之下，
峨嵋想已化成紫烟。

1928，1，8

巫峡的回忆

巫峡的奇景是我不能忘记的一桩。
十五年前我站在一只小轮船上，
那时候有迷迷蒙蒙的含愁的烟雨
洒在那浩浩荡荡的如怒的长江。

我们的轮船刚好才走进了瞿塘，
啊，那巫峡的两岸真正如削成一样！
轮船的烟雾在那峡道中蜿蜒如龙，
我们是后面不见来程，前面不知去向。

峡中的情味在我的感觉总是迷茫，
好象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
我头上的便帽竟从我脑后落下，
当我抬起头望那白云叆叇的山上。

轮船转了一个湾峡道又忽然开朗，
但依然是摩天的群峭环绕着四方。
依然是后面不见来程，前面不知去向，
虽然没有催泪的猿声，总也觉得凄凉。①

我觉得人生行路就和这样相仿，
虽然所经过的道路，时刻，有短有长。
我们谁不是幽闭在一个狭隘的境地，
一瞬的昙花不知来自何从，去向何往？

那时候我还是只会做梦的一个少年郎，
我也想到了古代的诗人，他们的幻想：
有甚么为云为雨的神女要和国王幽会，
但我总觉得不适宜于这样雄浑的地方。

巫峡的奇景我只能记得个模糊影像，
我当年的眼睛实在也还是一个明盲。
有个机会时我很想再去详密的探访，
但我这不自由的身子不正想向国外逃亡？

啊，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
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
我如今就好象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
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1928，1，8

---

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诗和睡眠争夕

（睡眠）

现在是该我陪伴他的时候，
请你不要来和我争宠。
我怕听你那哀怨的声音，
我怕见你那含愁的面孔。

（诗）

我的声音为甚么总不粗暴？
我的面孔为甚么总是怆恼？
我为甚么总是夜深才来？
我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

（睡眠）

我对于你其实真是宽和，
但这儿哪能容下两个？
不是我为你让出空间，
便请你还是暂时让我。

（诗）

我其实也不是有意倔强，
不过我来了，他总是不放。
你为甚么不使他神魂陶醉，
牵着他的手儿同入天乡？

（睡眠）

啊，我现在也没有甚么话说，
不过你看他是那样的衰弱。
我为他真费了不少的苦心，
他没有我实在是不能恢复。

（诗）

我对于他也好象是个安慰：
你看，我来了，他便把眼睛闭起。
我也并不是要来扰乱他的清神，
不过他惺忪忪地终难使人过意。

（睡眠）

好，那我就让你去和他纠缠，
你是他的爱人，他自然慰安。
我老早就失掉了他的恋慕，
你要把他怎样，我也不管。

（诗）

啊，你又何必要那样懊恼，
我其实也是在替他心焦。
他爱我或许是出于一时，
可惜我的面孔又并不美貌。

1928，1，8

电车复了工

罢了三礼拜的电车已经复了工，
我想那街上的人一定欢喜；
但在这长时期的罢工期间
工人方面不知道又出了多少悲剧。

若是能够的时候，我很想去探访，
但我不幸的依然病在床上；
我怕听那传来的轰隆隆的声音，
那好象含着了无穷的怨望。

我不知道他们是占了胜利，
抑或是完全绝望地受了屈服。
但我想在这样高压的政策之下，
工人们也断不会得到甚么满足。

然而上海的工友们毕竟英勇，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公然罢工；
罢了工，又还支持了三个礼拜，

我们上海的工人们实在是英雄。

我们有的是这样勇敢的工人，
我们有的是这样坚强的意志，
不管目前的斗争是成还是败，
我们终会得到的是最后的胜利！

1928，1，9①

---

① 这里所注写作时间据初版本增加。

我看见那资本杀人

我清风两袖而去，
我清风两袖而回，
这一点是我的慰安，
我的心没有些儿惭愧。

我病了要费金钱，
这是我失眠的原因。
我便睁着眼睛看见，
看见那资本杀人。

我住在病院的一天
要抵我家中的一个礼拜，
象这样的薪桂米珠，
疾病也实在是不好乱害。

我所以竟存过自杀的念头，
免得我病愈后为金钱痛苦。
但一回念到我的妻儿五口，

我只好还是曳尾于泥涂。①

1928,1,9

---

① 《庄子·秋水》："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金钱的魔力

“我昨晚上又睡得非常满足。”
“我十一点钟的时候早就醒了。”
她的失眠症比我还要深沉，
我不知道我们要怎样才好。

多产，贫困，苦了她十有三年，
她实在是受了不少的熬煎。
她从前是极肥壮的一个身体，
到现在只弄得个皮骨相连。

不消说这也是我自己的残暴，
但是那金钱的魔力实在不小。
它已经吃遍了全世界的穷人，
我的一家看看也快要被它吃掉。

1928,1,10

血 的 幻 影

昨天的这个世界好象快要崩溃，
今天的这个世界又回复到混沌以前；
我周围是一片望不透的黑暗，
我好象囚禁在一座铁牢中间。

啊，我们的力量为甚么这样衰微，
我们的民族为甚么总不觉醒？
象这样猪狗不如的生涯也能够泰然，
我实在也佩服我们同胞的坚忍！

我们昨日不是还驾御着一朵红云，
为甚么要让它化成一片血雨飞散？
我们便从那高不可测的火星天里
堕落到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之渊。

我看见无数的恶魔在我眼前跳舞，
无数的火焰天使化成血影模糊，
一望的血海、血山，我不知身在何处，

瞬时间我又感觉到这万幻虚无。

绵绵的春雨，你洗不净这大地的腥膻，
我们的食粮便是这无穷的慢性忧患。
一般是有理智有情感的方趾圆颅，
为甚么化成了一群猛兽这样凶残！

对于猛兽哪里还容得着片刻的容忍，
我们快举起我们的火炬烧灭山林！
把我们一切的耻辱、因循、怀疑、苦闷……
投向大火中，不然，我们是永远不能再生！

1928,1,10

战　取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沉闷了吗？
这是暴风雨快要来时的先兆。
朋友，你以为目前过于混沌了吗？
这是新社会快要诞生的前宵。

阵痛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高潮，
母体已经不能支持横陈着了。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喜酒，
但这决不是莱因河畔的葡萄。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1928,1,16

〔本集注释者：黄淳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一卷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409
下载位置=http://book4.5read.com/300-37/diskdo/do100/09/!00001.pdg

第一卷目录